

中學國文補充讀本

第一集

古今名人日記選

汪馥泉選註

主編者

王雲五 丁毅 音 張容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讀充補文國學中

集一第

選記日人名今古

註選泉馥汪

者編主

軸寄張 音般丁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 導言

禮玉藻中說，「天子元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這便是別人替皇帝寫日記。固然，「言爲尙書，事爲春秋」的話是靠不住的，但是，左史右史替皇帝寫的日記，想是很早便有了的，只是不傳吧了。至於個人寫日記，大約發生得很晚，我們現在看到的，最早的是唐李翱的來南錄。這是一篇紀行的日記。到了宋代，如黃庭堅的宜州家乘，這才看到了紀載日常生活的日記。以後的日記，一般地講來，總不出於這兩種形式，便是紀載行役及紀載日常生活。元代留下的日記不多。明代，日記的筆觸便向各方面發展了，在紀敘兼描寫之外，夾雜議論及發抒了。到了清代，除了我們要在下面敘述的兩個缺點之外，日記在各方面都發展到頂點了。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到清代末年，有連續數十年的日記了（在過去，只徐霞客遊記，是鉅製的日記。）

在從前的日記中，我們看到兩個很大的缺點。（一）他們並不紀載他們底內心生活。如本書中

所選的葉紹袁的甲行日注，比較地說來，這是記載到了他底內心生活的，但是還總覺得太不能滿人意。近人的日記，漸漸注意到這一點了，（二）他們不注意到當時的社會生活。這一點，在近人的日記中，都還沒有被充分地注意到的。上列的兩點，希望日記的作者，儘可能地做到它。

關於日記的體例，清薛福成在出使日記凡例中說，「後世纂日記者，或繁或簡，尙無一定體例。竊謂排日纂事，可詳書所見所聞。如別有心得，不妨隨手劄記，則亭林顧氏日知錄之例，亦可參用。」

日記的繁簡，是不會有一定的體例的，也不必有一定的體例的。形式方面，薛氏提出了兩種，便是「排日纂事」與「隨手劄記」。固然，在用「日記」的名稱之下，有「隨手劄記」的那一種形式的，例如許浩（字復齋，明餘姚人）的復齋日記：

會稽王冕元章有高才，其墨梅冠絕古今。斷縑殘楮，人爭寶之。其畫梅，多自題，有云：「我家洗硯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用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其初見高廟應制題梅詩曰：「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北人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上大賞之。

錢宰，武肅王之裔，善詩文，高廟徵修尙書（按錢宰與劉三吾等所纂之「尙書」即書傳

會選是也。會選「孟子」節文。宰爲詩曰：「四鼓琴琴起着衣，午門朝見尙嫌遲；何時得遂歸田願，睡到人家飯熟時。」察者以開明日文華殿宴，上笑曰：「錢宰昨日好詩，然朕曷嘗「嫌」汝，何不改爲「憂」字？」宰惶恐，謝罪，未幾遣還。高廟待士之隆如此。

我以爲，日記是應該「記日」（不一定「排日」）的，隨手割記是不足爲訓的（隨手割記的，祇可參用。復齋日記中所記的，我們不能知道他在什麼時候記下，也不知道他所記的是故事，還是他那個時候的事。

所以，我以爲，日記只有一個單純的形式，便是「排日纂事」（當然不一定「排」）。

先一談「排日」，然後再講「纂事」。

「排日」是說按順序記錄年月日，不管所記年月日底下，他所纂的事，或長或短。當然，所記的年月日，也不管是長到數十年，或短到只三數天。

年及日，從前每每記甲子，這在當時，是通用的，到後來，便很使人爲難。例如，王穉登的客越志略

歲丙寅五月，余方有事於故相國袁公之喪，以十二日壬寅治裝。

這所謂「歲丙寅」，不知是那一年，這要知道他的生卒年份，及查了「大事年表」之類的書才能知道。王氏生於嘉靖十四年乙未，卒於萬曆四十年壬子，其間丙寅歲，只有嘉靖四十五年。如其一個作者很長壽，他有碰到兩個相同的甲子的可能，如三十歲及九十歲，都可以有日記留下，那只有細檢其纂事了，萬一所纂的事，同時可以發生於三十歲或九十歲，那只有細考其身世了，萬一身世查考不到，那末，所記甲子，便沒有下落了。

又例如，李翱的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翱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這所謂「己丑」，便很難知道其日期了，要從下面的「二月丁未朔」來倒推，才能知道。

所以，關於年月日，我們最好用公曆，如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或者寫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日。所記日期下的所纂的事，在體裁上來講，或長或短是沒有關係的。但是我們自己寫日記，應該儘可能地寫得詳細，不可單記「晴」「雨」草率了事。例如，來南錄：

〔二月〕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

又如黃庭堅的宜州家乘：

〔閏二月〕十一日己卯，雨。十二日庚辰，雨。十三日辛巳，不雨。

上兩例，都是很短的。

又例如徐宏祖徐霞客遊記：

〔崇禎元年八月〕初四日，冒雨爲龍洞遊。同導僧砍木通道，攀亂磧而上，霧滑棘鋸，苔石籠崖，瘁惡如奇鬼；穿簇透峽，窈窕者，益之詭而藏其險；岢嶲者，益之險而斂其高。如是二里，樹底睨峭崿，攀踞其內，右有夾壁，離立僅尺，上下如一，似所謂「一線天」者，不知其卽通頂所由也。乃爇火篝燈，匍匐入一罅，罅夾立而高，亦如外之一線天，第外則頂開而明，此則上合而暗。初入，其合處猶通竅一二，深入，則全黑矣。其下水流沙底，濡足而平。中道有片石，如舌上吐，直豎夾中，高僅三尺，兩旁貼於洞壁。洞既束肩，石復當胸，無可攀踐，逾之甚艱。再入，兩壁愈夾，肩不能容，側身而進，又有石片如前，阻其隘口，高更倍之。余不能登，導僧援之。既登，僧復不能下，脫衣宛轉，久之

乃下，余猶側倚石上，亦脫衣奮力，僧從石下掖之，遂得入。其內壁少舒，可平肩，水較泓深，所稱龍池也。仰睇其上，高不見頂，而石龍從夾壁盡處，懸崖直下。洞中石色皆赭黃，而此石獨白，石理瑯瑤成鱗甲，遂以龍神之。挑燈逼矚而出。石隘處上逼下礙，入時自上懸身而墜，其勢猶瀾，出則自下側身以透，胸與背既貼切於兩壁，而膝復不能屈伸，石質刺膚，前後莫可懸接，每度一人，急之愈固，幾恐其與石爲一也。既出，歡若更生。而嵐氣忽澄，雲霄在望。由明峽前行，芟莽開荆，不半里，又得一洞，洞皆大石層疊，如重樓複閣，其中燥爽明透，徘徊久之，復上躋重崖。二里，登絕頂，爲浮蓋最高處。踞石而坐，西北霧頓開，下視金竹里以東，崩坑墜谷，層層如碧玉輕綃，遠近萬狀；惟頂以南，尚鬱伏未出。循西嶺而下，乃知此峯爲浮蓋最東。由此而西，蜿蜒數峯，再伏再起，極於疊石菴，乃爲西隅，再下爲白花巖矣。既連越二峯，卽裏山趨寺之第三岡也。時余每過一峯，輒一峯開竊，西峯諸石，俱各爲披露。西峯盡，又超二峯，峯俱有石層疊。又一峯南向居中，前聳二石，一斜而尖，是名梨頭尖石；二石高五十丈，堪爲江郎支庶，而下俱浮綴疊石數塊，承以石盤，如坐嵌空處，俱可徙倚。此峯南下一支，石多嶙峋，所稱「雙筍石人，攢列寺右」者，皆其派也。峯後散爲五峯，



迴環離立，中藏一坪可廬，亦高峯所罕得者。又西越兩峯，爲浮蓋中頂，皆盤石累疊而成，下者爲盤，上者爲蓋；或數石共肩一石，或一石復平列數石，上山俱成臺臺雙闕，「浮蓋仙壇」，洵不謬稱矣。其石高削無級，不便攀躋。登其巔，羣峯盡出，山頂之石，四旁有苔，如髮下垂，嫩綠浮煙，娟然可愛。西望靈石、石仙諸勝，尙隔三四峯，而日已過午，遂還飯寺中。別之南下十里，卽大道，已在梨嶺之麓。登嶺過九牧，宿漁梁下街。

這便相當地長了（當然還有更長的。）

所記的日期，長到數十年，短到數天，是無關的，這就讀前人的日記而言的，但是我們自己記日記，要有恆心，不可一暴十寒。

例如，本書所選王闈運的湘綺樓日記，自同治八年迄民國五年，是很長的，又如揚州十日記，記載清康熙八年四月二十五至五月初五，只十天，是很短的。

現在，講「纂事」。所謂「纂事」，是籠統地講的。日記，一般以「纂事」爲主，但同時，當然夾雜了議論等等的，再講一句，夾雜議論等等，並非例外。

日記中最多的，是紀載日常生活，及紀載行役。

例如：吳大澂（字清卿，號恆軒，又號憲齋，清吳縣人）的憲齋日記：

元旦，晴。至花草街匏樽會叔祖寓中賀禧。遇黃梅先自常熟之顧涇移家來滬，與三叔同寓南香花橋。時因城門盤查甚嚴，恐行李過多，是晚不及進城，約於明日出東門往候。下午至登雲橋，葉蓉庵表伯寓中賀禧。候孫秋槎不值。夜雨。

初二日，大雨竟日，與三弟至葉蓉庵表伯寓中。畫窗心一幅，兩窗無聊，藉以遣悶。

初三日，晴。與三弟至俞家街秋濤會叔祖寓賀禧。過喬家浜，秦誼亭、顧夢籬兩君寓中，見夢籬所臨冷啓敬、王麓臺山水兩軸。誼亭出示羅兩峯梅花扇面，一罔一點，俱得王元章遺弦，洵屬精品。出小南門至成大木行內，王生甫師寓。還至趙紫卿姨丈韓芝生母舅寓中賀禧。過萬祥昌洋貨店午飯。進大東門至憩棠叔寓。黃南枝表伯挈眷進城。

初四日，晴。出北門，至陳家木橋，謁吳平齋太守，見四王、惲、吳扇面畫冊，內有八大山人、石濤和尚兩帙，尤爲奇妙。至熙和、明保衛局，晤周存伯、吳樸當、郁子楛。至松記號中坐談片晌。過春陽

洋貨店午飯。午後回寓。

這是紀敘日常生活的。

例如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清新城人）的北歸志：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初一日庚寅，出廣州府南門，登舟。鎮海王將軍等相送，入夜別去。藩臬諸君餞於別舟，酒三行而別。

初二日，王將軍等餞五羊門舟中。已刻解纜，晡次佛山。

初三日，陳恭尹元孝自龍江來追送，有詩。登岸，哭房師陳美公彩先生，及周量殯所。飲崙孩宅。過海日堂，衍祖留飯。昔在京師，衍祖甫數歲，今弱冠授室矣。午，歸舟，雨，宗德送新荔，方回別歸。

初四日，午潮至舟發，崙孩追送五里始別。宗德衍祖買舟相送。

初五日，微雨。過三水縣，趁潮不泊。雨中看山，口濛萬態。午後晴。次長利口。

初六日，過羚羊峽。登峽山寺。寺前有束江亭。寺西偏有小圃，荔子紅綠相間。又有人面黃，口

初七日，晤程舍人化龍、禹門。禹門，休寧人，庚戌進士，東亭同年友，於周量爲族孫，數千里哭其喪，爲營窆，有古人之誼。屈大均翁山，自春山至。

初八日，微雨。同翁山、禹門、衍祖登閱江樓。樓前石磯，下俯端江；端江，牂牁江也，亦曰鬱水。這是紀行的。（紀行的，時多描寫景物。）

上舉的紀敘日常生活及紀行的，是指一般的。（如揚州十日記，也可以叫作紀敘生活，但那種生活，卻不是日常的，所以這一類的日記，最爲人愛讀。）還有，對於「幕事」，不十分留心，而老發議論的。例如黃淳耀的甲申日記：

〔崇禎十七年正月〕三日，晏起，是一過。管幼安自訟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此。」今豈可習以爲常耶？

聖人亦人也，四十而不惑。今我尙未到「立」境界，一可懼也。顏子不貳過，今有過皆復犯，二可懼也。「朝聞道，夕死可矣。」今此身可以死乎？三可懼也。古人蒙養時，便有天下國家之具，今時過而後學，從前歲月，皆棄擲於無用之地，四可懼也。

與人說一句話，便有成物作用在內；若謔浪笑敖，及順口應人，便是不誠無物。

已前覺得歲月易過，只是工夫未曾積累。

晚，赴熙孟飲，心境在半清半濁之間。古人每夜必焚香告天，使略有穢滓，便不堪告天矣。

人之生也直，直者，率性之謂。

閒話多，是一大病，中間逗漏不覺。

燈下，讀紀事本末二十八頁。

這，紀事很少，儘在發議論。

此外，還有發抒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葉紹袁的甲行日注：

〔九月〕十六日甲子，晴。風日霽，霧潔，纖雲不飛，花影移紙窗上，蕭疎如畫，能無思發花前之歎？  
初食苦珠，似榛栗而小，同豆煮之，則苦味出矣。山中最多。

十七日乙丑，晴，暖。寧初又來，云，田園尚猶如故，室廬亦幸儉存。故鄉風景，則半似遼陽以東矣，但村人未會吹蘆管耳！

我們看了上面的敘述，可以知道，日記，雖則簡說「纂事」，但就文體上來看，是以紀敘爲主，兼包描寫、議論及發抒的，只說明的文體，在日記中很少應用。

上面，對於「排日」及「纂事」，已簡單地講過了。這裏，再把本書的編製，申述一下。

本書，共選二十篇：唐人一，宋人四，元人一，明人六，清人八。（一個人只選一篇。）

（一）唐李翱來南錄。這是現在看到的最早的日記。是很簡單地記述行程的。

（二）歐陽修于役志，是現在看到的最早的完整的行役的日記。

（三）黃庭堅宜州家乘，是現在看到的最早的紀敘日常生活的日記。

以上三種，因爲是最早的，而且並不長，所以全錄了。（如其不是最早的，在這本書的編製上，是要加以刪節的。如宜州家乘中很多單記晴雨的，這是不足爲訓的。）

（四）陸游入蜀記，是紀行的，是選錄的，選錄那描寫風景及紀敘勝蹟的。

（五）范成大吳船錄，紀行，選錄。這單單選錄最好的遊峨眉山的那幾天的記載。

(六) 郭昇雲山日記，選錄選錄連續的「客杭」的一部分。

(七) 王穉登客越志略，全錄。從家裏出發，客了一客越，一直到還家。

(八)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李日華是書畫鑑賞家，所以這日記裏，紀敘書畫的鑑賞的，最多。現在只選了四天的日記，鑑賞書畫的兩天，其他兩天。

(九) 徐宏祖遊廬山日記。作者徐宏祖霞客，是中國空前的大旅行家，他的遊記，是一部了不得的著作。這里，選了他遊廬山的部分。

(十) 黃淳耀甲申日記。黃淳耀是有名的明末嘉定殉難者。他這日記，什九是「自律」的警戒。選錄。

(十一) 歸莊尋花日記。這位「歸奇顛怪」的歸莊，明亡後，在山林間佯狂度日，「尋花」便是他的伴狂。這裏，選錄了整個的兩段。

(十二) 葉紹袁甲行日注。我們在前面已經說到過，是典型的以發抒情感爲主的日記。他見了一朵花，一根草，都會引起他的隱痛的。選錄。

(十三) 王秀楚揚州十日記。這是紀敘「非常」生活的，作者是無名之人，因為他的經驗太動人了，所以，一位不慣執筆的人，也會寫出那樣動人的文章來。這在本書，是一個特殊的形式，是專門記載一個動亂的（如「嘉定三日記」也是如此的，文章也寫得好。又如明朱祖文北行日譜，也是這樣的一個形式，但是，這是「未入流」的作品。）

(十四) 姚鼐使魯日記。姚鼐，是有名的所謂桐城派領袖，所以選一篇，全錄。

(十五) 林則徐荷戈紀程。這是紀載關外的行程的。選錄。

(十六) 何紹基歸湘日記。何紹基，以「寫字」著名的，這是紀述應鄉試的。

(十七) 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這是由王啓源編輯的，在這本書裏是特殊的體例。

(十八) 郭嵩籛使西紀程。這寫出了當時的外交生活。

(十九)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這與王闈運湘綺樓日記一樣，太多了，只選了一個月的。

(二十) 王闈運湘綺樓日記。這是熱嘲冷罵的結晶品。

這樣的選擇，以「錄文」為主，「存體」為輔，還把最早的日記包括了進去。



在上列二十篇中，文章最好的，我認爲是尋花日記，甲行日注及揚州十日記。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

# 目次

來南錄	李朝	一
于役志	歐陽修	四
宜州家乘	黃庭堅	一四
入蜀記	陸游	三七
吳船錄	范成大	五六
雲山日記	郭昇	六五
客越志略	王穉登	八一
味水軒日記	李日華	九一
遊廬山日記	徐宏祖	九八

甲申日記	黃淳耀	一〇五
尋花日記	歸 莊	一一二
甲行日注	葉紹袁	一二〇
揚州十日記	王秀楚	一三七
使魯日記	姚 鼎	一五一
荷戈紀程	林則徐	一五七
歸湘日記	何紹基	一七五
求闕齋日記	曾國藩	一八六
使西紀程	郭嵩燾	一九一
越縵堂日記	李慈銘	一九八
湘綺樓日記	王闈運	二〇八

# 古今名人日記選

## 來南錄

李翱

李翱，字習之，唐趙郡人（一作成紀人）。貞元進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性峭鯁，仕不顯。著作有李文公集、論語筆解、五木經。

來南錄，是記載行程的日記，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最早的日記。所記（元和三年）爲公曆八〇八年。

元和三年十月，翱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糟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宿

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賢察脈，使人入盧父。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父來，宿雍邱。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激水，順湖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棲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寅，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海樓，觀走砌石，將遊報恩，水涸舟不通，無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陵之山，臨曲波，觀輪轄，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翠峯，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翱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翱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予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於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遊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潁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山。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

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笋如嬰兒，過滇陽峽。己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

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五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章江。自大庾嶺至滇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滇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滇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 于役志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自號醉翁，廬陵人。生於宋景德四年丁未，歿於熙寧五年壬子（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年六十六。

歐陽氏，舉進士甲科，慶曆初召知諫院，改右正言，知制誥，時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歐陽氏上疏極諫。出知滁州，徙揚州、潁州，還爲翰林學士。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嘉祐間，拜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熙寧初，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著作有文忠集、新唐書、新五代史等。

于役志，是記載行役的日記。所記「景祐三年丙子」爲一〇三六年。

景祐三年丙子歲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知饒州。

戊子，送希文，飲於祥源之東園。

壬辰，安道貶筠州。

甲午，師魯貶鄆州。

乙未，安道東行，不及送；余與君貺追之，不克。還過君謨家，遂召移之。公期、道滋、景純夜飲。

丁酉，與損之送師魯於固子橋西興教寺，余留宿。明日，道卿、損之、公期、君貺、君謨、武平、源叔、仲輝皆來會飲，晚乃歸。余貶夷陵。

己亥，夜過蘧卿家話別，蘧卿病也。

庚子，夜飲君貺家，會者公期、君謨、武平、秀才范鎮。道滋飲婦家，不來。

辛丑，舟次宋門，夜至公期家飲，會者君謨、君貺、景純、穆之。道滋飲婦家，不來。

壬寅，出東水門，泊舟不得岸，水激，舟橫於河，幾敗；家人驚走登岸而避，遂泊亭子下。損之來，弈棋飲酒，暮乃歸。

癸卯，君貺、公期、道滋先來，登祥源東園之亭。公期烹茶，道滋鼓琴，余與君貺弈。已而君謨來，景純、穆之、武平、源叔、仲輝、損之、壽昌、天休、道卿皆來會飲；君謨、景純、穆之、壽昌遂留宿。明日，子野始來。君貺、



公期、道滋復來。子野還家，餘皆留宿。君謨作詩，道滋擊方響，穆之彈琴，秀才韓傑居河上，亦來會宿。

乙巳，晨興，與宿者別。舟既行，武平來追，及至下鏢見之，少頃乃去。午，次陳留，登庾廟。

丙午，在陳留。

丁未，次南京。明日，留守推官石介，應天推官謝鄂，右軍巡判官趙袞，曹州觀察推官蔣安石來，小飲於河亭。余疾不飲，客皆醉以歸。

六月己酉，次柳子。

庚戌，過宿州。與張參約，泊靈璧鎮。遊損之園，會余有客住宿州，參先發，檣靈璧；待余不至，乃行。晚次靈璧，獨遊損之園。舟失水道，敗枻。

辛亥，次青陽。

壬子，至於泗州。晚，與國器小飲州廨中。

癸丑，始見春卿。

甲寅，乙卯，丙辰，獨在泗州，始食淮魚。

丁巳，次洪澤。與劉春卿同年黃孝恭相遇，始識大理寺丞李惇裕。洪澤巡檢顏懷玉者，錢思公在洛時故吏，遂與四人者夜飲，五鼓罷。明日食畢解舟，與飲者別。春卿復相送以前。晚入沙河，乘月夜行，嚮山陽。與春卿聯句。二鼓，宿闌下。黎明，元均來，遂至楚州，泊舟西倉，始見安道於舟中。安道會飲於倉亭。始食瓜。出倉北門看雨。與安道弈。

庚申，小飲舟中，會者元均、春卿、安道。余始飲酒。移舟橫城西門，門閉，泛月以歸。

壬戌，與元均小飲倉北門舟中，夜宿倉亭。

癸亥，夕與元均坐水次納涼，已而大風雨，震霆暴至。

乙丑，與隱甫及高繼隆、焦宗慶小飲水陸院東亭。看雨。始見荷花。

丙寅，與元均、隱甫飲於西倉。

丁卯，隱甫來會。登倉北假上亭納涼，遲客至，遂及元均小飲舟中。已而大風震雹，遂宿舟中。

戊辰，余生日，具酒爲壽於舟中。

己巳，與元均泛舟北辰，會隱甫小飲。宿倉亭。

庚午，同年朱公綽來自京師。

辛未，子聰來自壽州，夜飲倉亭，留宿。

壬申，泛舟，飲於北辰。

癸酉，隱甫來飲別，夜與元均小飲，宿倉亭。

甲戌，知州陳亞小飲魏公亭，看荷花。與者隱甫、朱公綽。晚，移舟楚望亭。陳從益來自京師，見余於舟中，始開君謨動靜。秀才陳策來自京師，夜見余於楚望亭。作常州書。自泊西倉，至於楚望，凡十有七日。

乙亥，次寶應。

丙子，至於高郵。

七月丁丑，復見子聰。會飲弭節亭。

戊寅，遂與子聰同舟以前，次邵伯。

己卯，至於揚州。遇秀才廖倚。夜與倚及子聰飲觀風亭。明日，子聰之潤州，廖倚之楚州。伯起來，宿

觀風亭。

辛巳，與伯起飲遡渚亭，會者集賢校理王君玉，大理寺丞許元，太常寺太祝唐詔，祠部員外郎蘇儀甫。

壬午，儀甫來，小飲觀風亭。會者許元、唐詔、君玉。伯起先歸。

癸未，與許元小飲遡渚亭，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

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爲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爲行宮，盡圯漫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爲絕筆，嘆息久之。

乙酉，小飲秀才呂有家，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余遂留宿。

丙戌，至於直州，大熱無水。

辛卯，飲僧於資福寺。移舟溶溶亭，處士謝去，華援琴待涼，以入客舟。

戊戌，入客舟，泊涵虛亭。

庚子，次江口。

辛丑，次長蘆。

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

癸卯，晨至江寧府。

八月丙午，猶在江寧。

丁未，小飲君績家。

己酉，小飲於水關。

庚戌，次采石。

辛亥，阻風，與侍禁陳宗顏飲。

壬子，過太平州，夜乘風宿帶星口。

癸丑，過蕪湖繁昌，宿慈母磯。

甲寅，乘風晝夜行。

丙辰，禱小姑山神，至江州。

丁巳，在江州。約陳侍禁遊廬山，余病，呼醫者，不果往。遂行，次郭家州。

己未，阻風郭家州，與豐陽縣令趙師道飲村市，就村人市羊供膳不得。余疾，謀還江州。召廬山僧以醫，不果。

庚申，次盤唐港。

辛酉，至於蘄陽。

壬戌，小飲瞿珣家，會丹稜知縣著作佐郎范佑，蕲春主簿郭公美。

癸亥，次新冶，禱江神，得大魚。

甲子，至於磁湖。

乙丑，猶在磁湖。自丁巳余體不佳，至是小間。

丙寅，至於黃州。

丁卯，與知州夏屯田飲於竹樓。與國寺火。約余明日爲社飲，不果。夜登江漢，次漆磁。

戊辰，次雙柳夾。

己巳，次白楊夾。

庚午，至於鄂州，始與令狐修己相識。

辛未，遣人之黃陂，召家兄。大風雨，不克渡江而還。

壬申，小飲修己家，遂留宿。明日，家兄來見余於修己家，始中酒，睡兄家。

甲戌，飲於兄家。

乙亥，飲令狐家，夜過兄家會宿。

九月丙子，次沌口。

丁丑，次昭化港，夜大風，舟不得泊，禱江神。

戊寅，次穿石磯，夜大風擊舟，不得寢。

己卯，至岳州，夷陵縣吏來接，泊城外。

庚辰，假舟於邵陵。

辛巳壬午，入官舟。

癸未入荆江，次李家洲。

甲申，次烏沙。

乙酉，次魯汛。

丙戌，次塔子口，觀望魚五鵝、麀角、望夫諸山。

丁亥，次石首。夜大風。

戊子，阻風。

壬辰，次公安渡。



## 宜州家乘

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號涪翁，洪州分寧人，生于宋慶曆五年乙酉，歿于崇寧四年乙酉（一一〇四—一一〇五）年六十一。

黃氏，幼警悟，舉進士，知太和縣。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遷著作佐郎，實錄成，擢起居舍人。紹興中，知鄂州，章惇、蔡卞惡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徙戎州。徽宗初，起知太平州，復謫宜州，卒。長於詩，又善行草書。著作有山谷內外集等。

宜州家乘一卷，是魯直自崇寧四年正月朔，迄八月二十九日在宜州的日記。魯直便于九月死于宜州。

羅大經鶴林玉露說，「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元明自永州與唐次公俱來，居四日矣。是日州司理管時當來謁元明，飲屠

蘇。

二日辛未，小雨，遣永州脚夫四人回，寄糟蟹蝦、胸梨、蠔子、大燭、草豆蔻蠟，作未酉亥臍臍，元明次公會食罷，步出小南門，西過龍水縣，道遇崇寧道人文慶。

三日壬申，陰，微寒，食罷，元明次公對棋，子獨步至安化門，得黃雀數十。

四日癸酉，微陰，區叔時與元明次公同飯，爲元明作花吉貝背子，與叔時棋，叔時再勝而三敗。

五日甲戌，晴，郡守而下，來謁元明，得柘姑。

六日乙亥，四山起雲，而朝見日，大熱，纔袂衣，始遷書藥入新居。

七日丙子，陰，辰巳大雨，入新居，大寒。

八日丁丑，晴，發張戴熙兄弟馮當時周惟深書，得大含笑一枝，叔時來棋，人勝一籌，叔時三勝而

四敗。

九日戊寅，晴，從元明步至管時當莫疎亭。

十日己卯，晴，步至三角市，食罷，從元明步自小南門，繞城觀，四面皆山，而無林木，歷西門、北門、東

門、正南門，復由舊路而還，得曹醇老書，寄二酒、乾筍菌、生熟栗、黃甘山葫。

十一日庚辰，陰，從元明步出小南門，西入慈恩寺，又西入香社寺，乃折而東，入植福寺，略龍水鄉而歸。

十二日辛巳，朝雨霰霖，巳午晴。

十三日壬午，立春晴，又陰，從元明步出小南門，訪崇寧道人文慶，臥於慶公之室，紫堂山人王漸、僧惠宗同行。

十四日癸未，晴，又陰。夜從元明步出東門，上高寺，入天慶觀，乃至崇寧寺，僧從廣自融州廻。

十五日甲申，晴，得嗣文書，送五縑。報嗣深自光山罷歸。得先民辟通行交子司勾當。兄弟仕同郡而不閤法，可慶也。報知命長女與其婿張鈞及其姑之乳媪，來留半月。

十六日乙酉，晴，夜從元明步至崇寧寺。

十七日丙戌，晴，從元明浴於小南門石橋上民家浴室。與叔時棋，叔時三北，太醫朱激饋雙鵝。

十八日丁亥，晴，大熱，不可袂衣。

十九日戊子，又陰，小冷可袂衣。得華陰細辛於王紫堂，初見棟實，與口產不異。

二十日己丑，陰，大寒，可重繭，得永州平安書，并得南豐無恙書，知李倩女睦家音問，云欲遣人至宜。元明得李磁州及女嫺書相書。報張子發出自認齋，會蔣子人鄒得久稅於高山寺。借馬從元明游南山，及沙子嶺，要叔時同行。入集真洞，蛇行一里餘，秉燭上下，處處鐘乳蟠結，皆成物象，時有潤壑，行步差危耳。出洞頃之，得張貴州書，傳致范德孺，晁無咎書，夜中急雨，寒甚。

二十一日庚寅，陰，夜從元明過王紫堂，中夜，大雨達旦。

二十二日辛卯，雨，不已。

二十三日壬辰，曉，雨乃晴，遣武陽秦書，象州書，貴州書。入夜，小雨微明。

二十四日癸巳，雨不已，得曹醇老書，以元明至宜，予暫開肉，故寄一羊，及子魚蝦胸、蛤蜊醬、蟹醋、蟹醬、金橘三百，并爲督到王漑通錢九十千。

二十五日甲午，晴，袁安國對棋，且勝且敗，而安國負七局。

二十六日乙未，晴，不見日，崇寧道人來，速元明及予同飯。

二十七日丙申，陰，不雨。

二十八日丁酉，晴，從元明游北山，由下洞升上洞，洞中嵌空，多結成物狀，又有泉水清澈，勝南山也。

二十九日戊戌，晴。

三十日己亥，陰，不雨，氣候差溫，叔時來棋，且勝且敗，而叔時負三局。爲元明作平氣丸，成樂善寨黃遠送雪菌臘，酉後凍雨，夜雨達旦。

二月庚子朔，雨不已，小寒，帶溪文頤剖羊見餽，繼以建溪北果，又以萬錢爲壽，是張子發之媚培也。

二日辛丑，雨甚，可復近火。

三日壬寅，要秦禹錫區叔時同酌，元明與叔時棋，叔時負三局。

四日癸卯，雨。

五日甲辰，晴，又雨，諸人置酒餞元明於崇寧，并召子，子亦宿崇寧寺。

六日乙巳，晴，天極溫，才可袂衣，與諸人飲錢元明於十八里津。

七日丙午，晴，似都下四月氣候也。象州人回，得才叔書，報松柏市之緯已達，得李仲牖書，寄建溪葉剛四十銖，婆婁香四兩，蜀牋四軸，蠻桶赤魚鱉五十，并得少伊書。

八日丁未，曉寒甚，已而小雨，又晴。

九日戊申，陰，寒不雨，步到崇寧，采薺作羹，叔時來對棋。

十日己酉，雨，不甚寒，得元明丙午柳城書，報周通叟作象州教授，要來蘇舟爲鄒至虛乞正書兩紙。唐次公自柳州來，送菖蒲酒四器，是日午後雨止。

十一日庚戌，晴，唐次公來，共蔬飯。

十二日辛亥，雨，又霽，夜中凍雨。

十三日壬子，雨，作素包子，召次公不至，得元明書。

十四日癸丑，晴，又雨，柳州僧禪進，送才叔上元日書，遣高德修書。

十五日甲寅，雨，發元明甲子書，夜重醞酒。

十六日乙卯，晴，答禪進書。夜中月明。

十七日丙辰，晴，葉筠元禮來約相見。

十八日丁巳，晴，又陰，而不雨，天小寒，唐叟元老寄書。并送崖香八兩。

十九日戊午，陰，不雨，得元明十二日師塘鋪書。

二十日己未，雨，崇寧道人同宗廣二僧，王紫堂來，噉素包子。累日苦心，合定志小丸成。

二十一日庚申，晴，初見日，發元明乙丑寄書。午，晚，晴。夜，雨。

二十二日辛酉，雨不已，崇寧慶公來，遂率至寺中，食包子。僧崇廣之全州。

二十三日壬戌，雨。

二十四日癸亥，雨止，氣微溫，小許送鳴鳩六，王沙監送溪魚十五。皆班諸鄰，得鞭笞二十餘，甚美。

二十五日甲子，晴，不可挾纊。蔣侃送蠻布坐薦四，絮以葦花。金鈴子雪菌皆一節。三鼓，馬軍營外

火焚十家。

二十六日乙丑，晴，得元明二月十四日丁卯書，寄詩一篇，青玉案一篇，滑石壓紙五枝。得相稅正

月二十八日平安書。得李德素泊李郎三十日本月十七日書。蔣侃送山藥，佳。莫洞送雪菌，得天民正月書，報鄉中事種種。（新知縣陳夬宣德二月上）得戴坤父正月五日書。

二十七日丙寅，晴，發元明丙寅書。

二十八日丁卯，微雨，不寒，發相悅書。

二十九日戊辰，社雨，得賓州王元道書，送丙椰子及來陽大箸。晝晴驟溫，可單衣。

閏二月己巳朔，晴，中夜，凍雨。

初二日庚午，曉晴終日，夜，雨達旦。

初三日辛未，雨，王侓來求白鷗，得雌雄一雙與之。此爾雅所謂翰雉也。

初四日壬申，過管當時西齋。

初五日癸酉，過西齋，終日夜大雷雨。

初六日甲戌，數日皆夜雨，晝晴。是夕星月粲然。

初七日乙亥，晴。



初八日丙子，晴，夜雨達旦。

初九日丁丑，雨止，得元明戊辰書。馮孝叔寄書，并送所買藥一節。

初十日戊寅，雨，蔣侃莫洞寄買崇寧倚卓錢四千，莫并寄橄欖百枚，笋數十頭，德謹砦秦靖寄筍檝山藥，食罷，過管當時西齋。

十一日己卯，雨。

十二日庚辰，雨。

十三日辛巳，不雨。

十四日壬午，晴，德謹砦秦靖餽筍山藥炭四籠，鑽竹攻火。

十五日癸未，晴。

十六日甲申，雨。

十七日乙酉，晴。

十八日丙戌，陰，辰巳晴，崇寧道人出諸巖作佛事。

十九日丁亥，晴，沐浴於石橋之湑室。

二十日戊子，陰，不雨，自南門步向東城，過望仙樓，復至小南門而歸。

二十一日己丑，晴，與僧惠宗了觀浴於石橋。叔時來對棋，子敗四局。

二十二日庚寅，晴，大熱，不可袂衣。叔時來對棋，叔時再勝而三敗。

二十三日辛卯，晴，觀書於南樓。

二十四日壬辰，晴，臥於南樓終日。叔時來棋，三勝而再敗。

二十五日癸巳，晴，天氣似京師五月。

二十六日甲午，晴，接癸巳夜凍雨。晨涼。辰已間陰噎，小冷。

二十七日乙未，晴，寒。

二十八日丙申，晴，發永州書，思立寨孫彥昇子漸，送石菖蒲二桶，小菜桶四枚。

二十九日丁酉，晦，晴，寒時作，數點雨不霑濕，發元明丁卯書至長沙。

三月十一日，戊戌，朔，晴。

初二日己亥，丁酉，戊戌，中夜皆澍雨。德謹塞寄大簾一牀，又寄大可筴數十頭，甚珍，與蜀中苦筴相似，江南所無也。

初三日庚子，大雷雨。

初四日辛丑，晴。

初五日壬寅，晴，入夜，星月粲然。

初六日癸卯，晴，郭戎送枇杷，甘甚，又送麵兩石。

初七日甲辰，晴，黨君送含笑花兩枝。

初八日乙巳，晴，黨君送含笑花三枝。

初九日丙午，晴，黨君送含笑花兩枝。

初十日丁未，晴，黨君送含笑花兩枝，作順風丸成。

十一日戊申，晴，暑氣欲不可堪，得元明閏月十四日己巳書，并得相稅書。

十二日己酉，晴。

十三日庚戌，晴，普義邵革送山藥二箬。

十四日辛亥，晴，夜中大雷雨。

十五日壬子，晴，成都范寥來相訪，好學之士也。得相稅書。

十六日癸丑，晴，長沙僧去，發元明戊辰書。

十七日甲寅，晴。

十八日乙卯，大雷雨，溝澮皆盈，得張八十外甥須城正月書。

十九日丙辰，晴，武陽莫彥照送粟米。

二十日丁巳，大雷雨，溪水溢入城濠，井泉皆達。王紫堂將諸雛入桂林。

二十一日戊午，雨，何濬范寥同飯。

二十二日己未，得高德脩書。

二十三日庚申，晴，思立孫子漸送入參芎。

二十四日辛酉，晴，普義邵革侍禁來。

二十五日壬戌，晴，普義送粟米二斛。

二十六日癸亥，晴。

二十七日甲子，大雷雨，郡守殺鵝於城南之龍泓，於是三日矣。

二十八日乙丑，又雨，農夫以爲慶。

二十九日丙寅，晴，又雨。

三十日丁卯，晴。

四月初一日戊辰，晴，城西南再火。

初二日己巳，晴。

初三日庚午，晴，馮孝叔送元明己巳書，及相稅書，寄紙藥鞞襪，及公衾褥，送紙六軸，人參十兩，朱彥明徐靖國皆有書，鄒德久及稅各寄詩來，皆可觀。夜雨震電。

初四日辛未，陰，欲雨，是日煨筍，作藕菹，藍菹，茄菹。

初五日壬申，晝晴，夜雨。

初六日癸酉，晴，崇寧僧法晏置飯，與范信同之。

初七日甲戌，晴，與時當信中剝粽子。

初八日乙亥，午風，未涼雨，少頃，又晴。

初九日丙子，晴。

初十日丁丑，晴。

十一日戊寅，晴。

十二日己卯，晴。

十三日庚辰，晴。

十四日辛巳，晴。

十五日壬午，晴，予病暴下，不能興。

十六日癸未，晴。

十七日甲申，晴。

古今名人日記選

十八日乙酉，晴。

十九日丙戌，晴，普義寨寄粟米山蕓。

二十日丁亥，晴，沙監王稷寄朱砂及猿皮。

二十一日戊子，晴，思立寨寄竹牀。

二十二日己丑，晴，德謹寨寄竹簟。

實。二十三日庚寅，晴，自丙子至庚寅，晝夜或急雨，簷溜溝水。行輒齋。問民間，未可以立苗也。食新蓮

二十四日辛卯，晴，大腑始和。沐浴於城南民家。

二十五日壬辰，晴，崇寧道人來同粥。

二十六日癸巳，晴。

二十七日甲午，晴，市人始賣木等（多改切）子，皮殷紅，肉甘酸，生者微澀，核狠大而肉少。余舊聞嶺南木等子，卽藥中山茱萸也。沙監王稷寄渠酒歷來，自去年十二月未請。

二十八日乙未晴。

二十九日丙申，四鼓欲竟，大雷雨至。寅卯，少止。農民遂有西成之慶。乙酉之夜，郡守齋宿，請雨於上帝。郭全甫置酒於南樓，與者四人，子及劉君。賜管時當范信中，思立孫子漸寄糴蓋簞涼牀，秦禹錫送鮮。

五月初一日，丁酉，雨。普義邵彥明寄木瓜及蜜。郭子仁送荷苞鮮。

初二日戊戌，雨。夏至。郭全甫管時當李元朴范信中會於南樓。

初三日己亥，雨。得元明長沙三月書。南豐三月書。轉附到睦三月書。

初四日庚子，雨。晚晴。夜見星月。

初五日辛丑，晴。郡中以令爲安化蠻置酒。

初六日壬寅，雨。

初七日癸卯，雨。自此宿南樓。范信中同之。

初八日甲辰，雨。陶君送牛脯、雀鮮、蜜梅。



初九日乙巳，雨，夜中，大雨。

初十日丙午，晴，邵彥明寄木瓜二十。

十一日丁未，晴。

十二日戊申，雨。

十三日己酉，雨。

十四日庚戌，雨。

十五日辛亥，晴，歐陽襄自柳州來。邵彥明來。

十六日壬子，雨，李元朴置酒郭全甫之東軒，與者向日華邵革管及王彥臣、賈琪、劉煥、高權、范寥。

歐陽襄，其一客則予也。彥明送粟五斛。

十七日癸丑，晴，陶君送魴魚鱠十包。

十八日甲寅，晴，同范信中、歐陽佃、夫浴於崇寧道人。過徐常，步至石泉。泉甚清壯甘寒，但不潔不

覓耳。邵普襄送荷鯉。

十九日乙卯，晴，佃夫弄琴，作清江引，賀若風入松，口口米七斛。

二十日至六月二十四日缺。

二十五日庚寅，雨。

二十六日辛卯，雨。

二十七日壬辰，雨。

二十八日癸巳，雨。

二十九日甲午，雨。

三十日乙未，雨，沐浴於崇寧。

七月初一日丙申，晴，郭全甫幸子宜，晚過南樓。

初二日丁酉，晴，步出城西。袁安國送梨亦可啖。

初三日戊戌，晴，郭全甫攜酒來，與李元朴范信中歐陽佃夫同飲。

初四日己亥，晴，甘祖奭來。訪問得巖西壽聖院，是計監院。又云：「其叔父表民第十三，在巖西居。」

未申間，大雨。醫黃寶全送安石榴。

初五日庚子，雨。馮才叔送八桂兩壺。

初六日辛丑，同信中佃夫浴於崇寧。

初七日壬寅，晴。

初八日癸卯，晴。吳彥成送焦子石栗。

初九日甲辰，晴。全甫送麥五石。

初十日乙巳，晴。佃夫聞其母夫人疾作，不俟晨飯而行。

十一日丙午，晴。與信中浴於崇寧。高允中來，臥南樓。

十二日丁未，晴。昌天河寄木瓜及瓷獸十枚。（昌惟賢字任子）全甫元朴允中信中來，會酌於

南樓下，月明中。

十三日戊申，晴。將官許子溫見過，彈履霜數章，又作霜鐘曉角而去。陶君送麵十斗，區君送梨及

蕉子紫水茄。全甫允中信中來，小酌月明中。

壺。

十四日己酉晴，幸子宜家莊客還南豐，附元明己巳書。

十五日庚戌晴，子溫來，弄琴數曲，秦禹錫惠牂柯酒，殊可飲。全甫允中信中月下飲牂柯酒，盡一

十六日辛亥晴，三人者又同飲牂柯酒。

十七日壬子晴，同信中浴於崇寧。

十八日癸丑晴，得牂柯酒一尊於劉君，同信中步至秦禹錫家，明日，劉君又送牂柯酒二壺。

十九日甲寅晴，自壬子至今，有風甚涼。

二十日乙卯晴，得任德公書。（黃丕微仲攜來）

二十一日丙辰晴，同允中信中浴於崇寧。

二十二日丁巳晴，同允中信中就全甫小飲。

二十三日戊午晴，帶溪文儀甫來，送二簞黃梁魚臘，前日黃微仲送沉香數塊，殊佳，從以烏橘花

梨木界方粉臘。天河昌任之送蜜。

二十四日己未，晴，聞郡官請雨，崇寧道人來，受粥而不受飲。

二十五日庚申，晴，同黃微仲范信中浴於崇寧，崇寧道人置飲。

二十六日辛酉，晴，全甫信中來，飲解醒酒。

二十七日壬戌，曉雨，又大晴，黃微仲文儀甫來，共蔬飯。同范信中過李元朴問疾。

二十八日癸亥，曉，大風而雨。

二十九日甲子，晴，同積微信中浴於崇寧。

八月乙丑朔，晴。

初二日丙寅，晴。

初三日丁卯，晴，宜守黨明遠是日下世。

初四日戊辰，晴。

初五日己巳，晴。

初六日庚午，晴。

初七日辛未，晴。

初八日壬申，晴。

初九日癸酉，晴。

初十日甲戌，晴，宋子正送八桂十二壺。

十一日乙亥，晴，德謹窳送香櫛子芭蕉。

十二日丙子，晴，允中置飯於南樓，全甫不至，與積微允中信中同飲。

十三日丁丑，晴。

十四日戊寅，晴。

十五日己卯，晴。

十六日庚辰，晴。

十七日辛巳，晴。

十八日壬午，晴。

古今名人日記選

十九日癸未，晴。

二十日甲申，晴。

二十一日乙酉，晴。

二十二日丙戌，晴。

二十三日丁亥，晴。

二十四日戊子，晴。

二十五日己丑，晴。

二十六日庚寅，晴，小雨甚急，不能久。

二十七日辛卯，小雨，不能斂塵。

二十八日壬辰，小雨，頗清潤，晚大雨，積微致糶三擔，八桂四壺。

二十九日癸巳，晴。

## 入蜀記

陸游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吳郡吳人。生於宋宣和七年乙巳，歿於嘉定三年庚午（一一二五—一二一〇），年八十六。

陸氏，早有文名，以父蔭補登仕郎，舉試薦送屢前列，爲秦檜所嫉，檜死，始爲寧德主簿。孝宗稱其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除樞密院編修。後知夔嚴二州，皆有建白。以寶章閣待制致仕。著作有南唐書、老學庵筆記、劍南文集、劍南詩錄等。

入蜀記，六卷，是陸氏入蜀途中日記。陸氏以乾道五年授夔州通判，次年閏六月十八日自江陰啓行，十月二十七日抵夔州。這裏是選錄的。

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遠役，謀以夏初離鄉里。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雲寺，兄弟餞別，五鼓始決去。



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已時至錢清食亭中，涼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堅好，非昔比。亭亦華潔，皆史丞相所建也。申後，至蕭山縣，憩夢筆驛，驛在覺苑寺旁，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有大碑，葉道卿文。寺額及佛殿榜，皆沈容達所書。有碑亦容達書。尤精古，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蓋佛後座大壁也。卒然見之，覺濤瀾洶湧，可駭。前輩或謂之死水，過矣。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曾槃來，曾原伯逢招飲於其子槃廡中，二鼓歸。原伯復來，共坐驛門，月如畫，極涼。四鼓解舟行，至西興鎮。

六月六日右奉議郎新通判荆南呂掇來，掇字彥能，進士。聞人綱來，綱字伯紀，方務德館客，自言諷毛德昭。德昭名文，衢州江山縣人，居於秀，子兒時從之甚久。德昭極苦學，中年不幸病盲而卒，無子。綱言其盲後，猶終日危坐，默誦六經，至數千言不已，可哀也。赴郡集於倅廡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樂章，云得句於此亭也。晚赴方夷吾導之集於陳大光縣丞家，二樊呂倅皆在。大光字子充，瑩中諫故孫，居第潔雅，茉莉花盛開。

八日雨霽，極涼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合路，居人繁夥，賣鮓者尤衆，道旁多軍中牧馬。運河水泛溢，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車出積水，婦人兒童謁作，亦或用牛。婦人足蹈水車，手猶績麻。

不置。過平望，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溼。少頃霽止，宿八洲，聞行舟有覆溺者。小舟叩舷賣魚，顏賤蚊如蠶，蠶可畏。

十一日，五更發楓橋，曉過潛墅，居人極多。至望亭，小憩，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壟，多陸種菽粟，或灌木叢篠，氣象窘隘，非楓橋以東比也。近無錫縣，始稍平曠，夜泊縣驛。近邑有錫山，出錫，漢末識記云：「有錫天下兵，無錫天下清；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至今錫見，輒拵之，莫敢取者。

十六日早發雲陽，汲玉乳井水，井在道旁觀音寺，名列水品，色類牛乳，甘冷熨齒，井額陳文忠公所作，堆玉八分也。寺前又有練光亭，下闕練湖，亦佳境，距官道甚近，然過客罕至。是日見夜合花方開，故山開過已月餘，氣候不齊如此。過夾岡，有二石人植立岡上，俗謂之石翁石媪，其實亦古陵墓前物。自京口抵錢塘，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闊十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朝廷所以能駐蹕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而爲吾宋之利，豈亦有數邪？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鎮江城外，是日立秋。

十九日金山長老寶印來，字坦叔，嘉州人，言自峽州以西，灘不可勝計，白傅詩所謂白狗到黃牛，灘如竹節稠是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熱特甚，堆冰滿坐，了無涼意。蔡自點茶，頗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人，云建茶舊雜以米粉，復更以薯蕷，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非精識者未易察也。申後移舟出三關，至湖關而止。

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遂遊金山，登玉鑑堂妙高臺，皆窮極壯麗，非昔比。「玉鑑」蓋取蘇儀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踞金鼇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時以爲詩識。新作寺門亦甚雄，翟耆年伯壽篆額，然門乃不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關。長老寶印言，舊額仁宗皇帝御飛白，張之則風波洶湧，蛟鼉出沒，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矣。印住山近十年，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塔，本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致和中，寺爲神霄宮，道士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盤羅霄台，至是五十餘年，印始復爲塔，且增飾之，工尙未畢。山絕頂有吞海亭，取毛吞巨海之意，登望尤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與焦山相望，皆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爲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薄，齧齧有聲。

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真偉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鶴山，舊傳有棲鶴，今無有，右曰雲根，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於玉鑑堂。至能名成大，聖政所同官，相別八年，今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爲金國祈請使云。午間過瓜洲，江平如鏡，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爲鉅麗。中流風雷大作，電影騰掣，正在江面，去舟才丈餘，急繫纜，俄而開霧，遂至瓜洲，自到京口，無蚊，是夜蚊多，始復設幘。

七月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鎮，泊太平州江口。謝元暉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登三山，望京陵，皆有詩。凡山臨江皆曰磯，水湍急，篙工併力撐之，乃能上，然今年閏餘秋早，水落已數尺矣，則盛夏可知也。三山自石頭及鳳凰台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才五十餘里。晉伐吳，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要濬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泊，卽此地也。是日便風擊鼓，掛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阻風，泊浦溆，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之矣，世事蓋多類此者，記之以寓一笑。烈洲在江中，上有小山曰烈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山巔。慈姥磯，磯之尤巖絕竝立者，徐師川有慈

《碣石詩》序云：「碣與望夫石相望，正可爲的對，而詩人未嘗掛齒牙。」故其詩云：「離鸞只說閨中恨，祗讀誰知目下情。」然梅聖俞《護母喪歸宛陵發長蘆江口詩》云：「南園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時磯。」師川偶忘之耳。聖俞又有過慈姥磯下及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詩，皆極高奇。與此山稱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爲狹，故隋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磯卽南唐樊若冰獻策，作浮梁渡，王師處，初若冰不得志於李氏，詐祝髮爲僧，廬於采石山，鑿石爲竅，及建石浮圖，又月夜繫繩於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江北，以度江面，既習知不謬，卽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隋煬帝征遼，蓋嘗用此策，渡遼水，造三浮橋於西岸，既成，引趨東岸，橋短丈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窳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始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窳以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之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已。其後若冰自陳母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冰所鑿石竅及石浮圖皆不毀，王師卒用以繫

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雖微若冰，有不亡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記，謂當縛若冰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豈不偉哉。文潛此說，實天下正論也。予自金陵得疾，是日方小愈，尙未能食。

十三日午後入州，見周元持呼郭醫就坐間爲予切脈，且議所用藥。州正據姑熟溪北，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綠，而澄澈如鏡，纖鱗往來可數。溪皆漁家，景物幽奇，兩浮橋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至浙中。姑熟堂最號得溪山之勝，適有客寓家其間，故不得至。又有一酒樓，登望尤佳，皆城之南也。往時溪流分一支貫城中，湮塞已久，近歲嘗浚治，然惟春夏之交暫通，今七月已絕流矣。李太白集有姑熟十詠，予族伯父彥遠嘗言東坡自黃州還，過當塗，讀之，撫手大笑曰：「膺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郭功父爭以爲不然，東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功父甚慍，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爲太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詠及歸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十四日晚晴，開南窗觀溪山，溪中絕多魚，時裂水面躍出，斜日暎之，有如銀刀，垂釣挽罟者，彌望。

以故價甚賤，僮使輩日皆饜飫。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魚，及飲之，水味果甘，豈信以肥故多魚邪？溪東南數峯如黛，蓋青山也。

十六日，郡集於道院，歷遊城上亭榭，有坐獻亭，頗宜登覽，城濠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晝，影入溪中，搖蕩如玉塔，始知東坡「玉塔臥微瀾」之句爲妙也。

十七日，郡集於青山李白祠堂，二教授同集，祠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尚十五里，墓在祠後，有小岡阜起伏，蓋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巾白衣錦袍，又有道帽擊裘，侑食於側者，郭功甫也。早飯罷，遊青山，山南小市，有謝元暉故宅基，今爲湯氏所居，南望平埜極目，而環宅皆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真佳處也。遂由宅後登，此路極險巖，凡三四里有兩道人，持湯飲迎勞於松石間。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周，濰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顛頰如丹，鬢髮無白者。又有李媪，八十矣，耳目聰明，談笑不衰，自言嘗得異人秘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絕頂又有小亭，亦名謝公亭，下視四山，如蛟龍奔放，爭赴川谷，絕類吾鄉舜山之巔，丰沃夷曠，無異平陸，此所不及也。亭北望正對歷陽，周生言完顏亮入寇時，戰鼓

之聲震於山中云。夜歸舟次，已一鼓盡矣。坐間信伯言桓溫墓亦在近郊，有石獸石馬，製作精妙，又有碑，悉刻當時車馬衣冠之類，極可觀，恨不一到也。

二十三日，過陽山磯，始見九華山。九華本名九子，李太白爲易名，太白與劉夢得皆有詩，而劉至以爲可兼太華女兒之奇秀。南唐宋子嵩辭政柄，歸隱此山，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由是九華之名益盛。惟王文公詩云：「盤根雖巨壯，其末乃修纖。」最極形容之妙。大抵此山之奇，在修纖耳，然無含音敦大氣象，與廬阜天台異矣。岸傍荻花如雪，舊見天井長老彥威云：「廬山老僧用此絮著衣，咸少時在惠日亦爲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噴，云：汝少年輒求溫暖，如此豈有心學道邪。退而問兄弟，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才三四，皆年七十餘矣。感愧恐，亟除去。」泊梅根港，巨魚十數，色蒼白，大如黃犢，出沒水中，每出水，輒激起沸白成浪，直壯觀也。

二十八日，過東流縣，不入，自雷江口行大江，江南翠山蒼翠，萬疊如列屏障，凡數十里不絕，自金陵以西，所未有也。是日便張帆，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搖兀掀舞，纔如一葉。過獅子磯，一名佛指磯，蘚壁百尺，青林綠篠，倒生壁間，圖畫有所不及。猶恨舟行北岸，不得過其下。旁



有數磯，亦奇峭，然皆非獅子比也。至馬當，所謂下元水府，山勢尤秀拔，正面山脚，直插大江。廟依峭崖，架空爲閣。登臨者皆自閣西崖腹小石徑，捫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飛甍曲檻，丹碧縹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舟至石壁下，忽晝晦，風勢橫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颿，趁小港，竭力牽挽，僅能入港繫纜。同泊者四五舟，皆來助牽，早間同行一舟，亦蜀舟也，忽有大魚，正綠，腹下赤如丹，躍起柁旁，高二尺許，人皆異之，是晚果折檣破帆，幾不能全，亦可怪也。入夜，風愈厲，增十餘纜，迨曉方少定。

二十九日阻風馬當港中，風雨淒冷，初御袂衣，有小舟，冒風濤來，賣薪菜豨肉，亦有賣野彘肉者，云獵蘆場中所得。飯已，登南岸，望馬當廟，北風吹人勁，甚至不能語，既暮風少定，然怒濤未息，擊船終夜有聲。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下，嵌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他石迥異。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彭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州宿松縣，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

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自數十里外望之，碧峯巖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他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又有別祠在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澎浪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遊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煙雨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俊鶻搏水禽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棲鶻甚多。

二日早行，未二十里，忽風雲騰湧，急繫纜，俄復開霽，遂行。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爲妙。始見廬山及大孤，大孤狀類西梁，雖不可擬小孤之秀麗，然小孤之旁，頗有沙洲葭葦，大孤則四際渺瀰，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江自湖口分一支，爲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波用，皆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如引繩，不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卽

唐之潯陽縣，柴桑栗里皆其地也，南唐爲奉化軍節度，今爲定江軍。岸上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頰」者也。泊溢浦，水亦甚清，不與江水亂。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首尾才六日，其間一日阻風，不行，實以四日半，泝流行七百里云。

十月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峯萬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拆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卽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躡石蹬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險，尤可畏。繚山腹，僂僂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巖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丁」下又缺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槃同道人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

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略無少異。

九日，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狀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碕，水晶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飽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巖嶺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碕洞相對稍西，有一峯孤起，侵雲，名天柱峯，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正如澗渠積土狀。晚次黃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棗者甚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巾首，然頗白皙，語音亦頗正。茶則皆如柴枝草葉，苦不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卽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舟過，乃不甚覺藍，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馬無左耳。蓋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不同，兒輩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哉黃牛，有大神力，輦聚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碾碗江側，澎湃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剖羊釀酒，千載廟

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脅人求祭饗。使神之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十日早以特豕壹酒祭靈威廟，遂行，過鹿角虎頭史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猶可畏，泊城下，歸州秭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黃牛峽廟後山，如屏風疊，嵯峨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亦黃，前有一人，如著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因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故城，今尚在。因相與訪之，城在一岡阜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江水，對黃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自荆以西，子胥廟至多。城下多巧石，如靈壁、湖口之類。

十一日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乘輜陸行，過灘，灘際多奇石，五色粲然可愛，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荆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蝦蟆

讀黃牛廟詩者，蓋在官時來遊也，故憶夷陵山詩云：「憶嘗祇吏役，鉅細悉經觀。」其後又云：「荒烟下牢戍，百仞塞溪湫，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猿也，晚泊馬肝峽口，兩山對立，修猿摩天，略如廬山，江面多石，百丈綦紆，極難過，夜小雨。

十二日早，過東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絕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名峽，其傍又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草被之，正如一青獅子，微泉泠泠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略如小孤山，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

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爲石所損，急遣人往拯之，僅不至沉，然銳石穿船底，牢不可動。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平聲）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銳石，故爲峽中最險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冒利，以至此，可爲戒云。遊江濱北廟，廟正臨龍門，其下石罅中有溫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木盎，長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卽倒坐旁石，東盎背上而去。大抵峽中負物，率著背。又多婦人，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爲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

大象牙梳，如手大。

十四日留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濱南廟。新修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尚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於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絕於天聖中，至是而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乘十二月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併力盡鑿去銳石。然灘上居民，皆利於敗舟，賤賣板木，及滯留買賣，必搖沮此役，不則賂石工，以爲石不可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敗，皆失於重載，當以大石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懲創。二者皆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與山口。肩輿遊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錄於水品。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里餘，洞門小纔袤丈，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宮殿，中有石成幢，蓋幡旗，芝草竹筍，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絕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能及者。有熙寧中謝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敘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

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不可秉燭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崖谷之險也。

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髣髴若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脈有年，兩脈中熟一派，或絕流，饑饉。泊疲石，夜雨。

二十三日過巫山，疑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卽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頂，山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一觀十二峯，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裴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鳥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羣鳥幸昨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鳥，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但黠闇，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旱，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徽之尉右迪功郎文庶幾來。



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絕頂，謂之一百八盤。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擡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卽謂此也。縣廨有故鐵盆，底銳似半甕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直作盆記，大略言「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攝縣事，予起戎州來寓縣廨，此盆舊以種蓮，余洗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雜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燕遊之地，今湮沒略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跌陷入地，碑傾前欲壓，字纔半存。

二十六日發大谿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匹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罇，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灑瀨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入關，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所立，庭中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爲賦詩者。

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卽東屯，少陵故居也。

二十七日早，至蘄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爲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顏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灤之西，故曰灤西。土人稱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灤云。州東甯有八陣積，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積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

## 吳船錄

## 范成大

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吳縣人。生於宋靖康元年丙午，歿於紹熙四年癸丑（一一二六——一九三）年六十八。

范氏，紹興進士，官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假資政殿大學士，充國信使，使金。初進國書，辭氣慷慨，不辱命而返。除中書舍人，累擢參知政事。著作有石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志等。

吳船錄二卷，是范氏自四川制置使召還，取水程，返臨安途中的日記。自淳熙四年丁酉（一一七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戊辰至十月己巳。日記的開頭，有一小序說「以淳熙丁酉歲五月二十九日戊辰，離成都，是日泊舟小東郭合下亭下。……蜀人入吳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於此。』後以此名橋。杜子美曰，『門泊東吳萬里船。』此橋正爲吳人設。」

陳士業題吳船錄說，「自成都至平江數千里，飽歷僦探，具有夙緣。其紀大峨八十四盤之奇，與銀色世界，兜羅錦雲，攝身清光，現諸幻異。筆端雷轟電掣，如觀戰于昆陽，呼聲動地，屋瓦振飛也。」這里選錄其峨眉的部分。

六月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泊嘉州。遣近送人馬歸者十九，留家嘉州岸下。單騎入峨眉，有三山爲一列，曰大峨、中峨、小峨。中峨、小峨，昔傳有遊者，今不復有路；惟大峨一山，其高摩霄，爲佛書所記。普賢大士示現之所。自郡城出西門，濟燕渡，水洶湧甚險，此卽雅州江，其源自雋州、邛部合大渡河穿夷界千山以來，過渡，宿蘇稽鎮。

壬辰早，發蘇稽，午過符文鎮；兩鎮市井繁選，類壯縣。符文出布，村婦聚觀於道，皆行而續慮，無索手者。民皆束艾蒿於門，燃之發煙，意者熏被穢氣，以爲候迎之禮。午後，至峨眉縣，宿。

癸巳，發峨眉縣，出西門，登山，過慈福、普安二院，白水莊、蜀村店，十二里，龍神堂，自是澗谷春淙，林樾雄深。小憩華嚴院，過青竹橋，峨眉新觀路口，梅樹壑、雨龍堂至中峯院。院有普賢閣，回環十二峯繞之，背倚白崖峯，右傍最高而峻挺者曰呼應峯，下有茂真尊者菴，人迹罕至。孫思逸隱於峨眉，茂真在

時常與孫相呼相應於此云。出院過樟木牛心二嶺及牛心院路口，至雙溪橋，亂山如屏簇，有兩山相對，各有一溪出焉，並流至橋下，石壑深數丈，竄然沈碧，飛湍噴雪，奔出橋外，則入岑蔚中，可數十步，兩溪合爲一，以投大壑，淵潭凝湛，散爲溪灘。灘中悉是五色及白質青章石子，水色麴塵，與石色相得，如鋪翠錦，非摹寫可具，朝日照之，則有光彩發溪上，倒射巖壑，相傳以爲大士小現也。牛心寺三藏師繼業，自西域歸，過此，將開山，兩石闕溪上，攪得其一，上有一目，端正透底，以爲寶瑞，至今藏寺中，此水遂名寶現溪。自是登危磴，過菩薩閣，當道有榜曰「天下大峨山」，遂至白水普賢寺。自縣至此，步步皆峻阪，四十餘里，然始是登峯頂之山脚耳。

甲午宿白水寺，大雨不可登山，謁普賢大士銅像，國初敕成都所鑄，有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所賜御製書百餘卷、七寶冠、金珠瓔珞、袈裟、金銀餅鉢、奩爐、匙筯、果壘、銅鐘、鼓鑼、磬、蠟、茶塔、芝草之屬，又有崇寧中宮所賜錢幡，及織成紅幡等物甚多，內仁宗所賜紅羅紮繡袈裟，上有御書發願文，曰「佛法長興，法輪常轉，國泰民安，風雨順時，干戈永息，人民安樂，子孫昌盛，一切衆生，同登彼岸」，嘉祐七年十月十七日，福寧殿御劄記。一次至經藏，亦朝廷遣尙方工作寶藏也。正面爲樓闕，兩傍小樓夾之，釘鈐

皆以瑤石，極備奇靡，相傳純用京師端門之制。經書則造於成都，用碧硃紙鎔銀書之。卷首悉有鎔金圖畫，各圖一卷之事，經籠織輪相鈴杵器物，及「天下太平，皇帝萬歲」等字於繁花縹葉之中，今不復見此等織文矣。次至三千鐵佛殿，云普賢居此山，有三千徒衆共住，故作此佛，冶鑄甚朴拙。是日設供，且禱於佛，旬三日好晴以登山。

乙未大霽，遂登上峯。自此至峯頂光相寺七寶巖，其高六十里，大略去縣中平地，不下百里，又無復蹊徑，斫木作梯，釘巖壁緣之而上，意天下登山險峻，無此比者。余以健卒挾山輜，強登，以山丁三十夫，曳大繩，行前挽之，同行則用山中梯輜。出白水寺側門，便登點心山，言峻甚，足膝點於心胸云。過茅亭，鴛石子雷大小深坑駱駝嶺簇店，凡言店者，當道板屋一間，將有登山客，則寺僧先遣人煮湯於店，以候蒸炊。又過峯門羅漢店大小扶捍錯喜歡木皮里胡孫梯雷洞平，凡言平者，差可以託足之處也，雷洞者，路在深崖萬仞，磴道缺處，則下瞰沈黑若洞然，相傳下有淵水，神龍所居，凡七十二洞，歲旱則禱於第三洞，初投香幣，不應，則投死麩及婦人髻履之類，以根觸之，往往雷風暴發，峯頂光明巖上，所謂「兜羅綿雲」，亦多出於此洞。過新店八十四盤娑羅平，娑羅者，其木葉如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

色，春夏間開，惟此山有之，初登山半，卽見之，至此滿山皆是。大抵大峨之上，凡草木禽蟲，悉非世間所有，昔固傳聞，今親驗之。余來以夏季，數日前，雪大降，木葉猶有雪漬爛斑之跡。草木之異，有如八仙而深紫，有如牽牛而大數倍，有如蓼而淺青；開春時異花尤多，但是時山寒，人鮮能識之。草葉之異者，亦不可勝數。山高多風，木不能長，枝悉下垂，古苔如亂髮鬢鬢，挂木上，垂至地，長數丈。又有塔松，狀似杉而葉圓細，亦不能高，重重偃蹇，如浮圖，至山頂尤多。又斷無鳥雀，蓋山高飛不能上。自娑羅平過思佛亭，軟草平洗脚溪，遂極峯頂光相寺，亦板屋數十間，無人居，中間有普賢小殿。以卯初登山，至此已中後，初衣暑綌，漸高漸寒，到八十四盤，則驟寒，比及山頂，亟挾纊兩重，又加毳衲，馳茸之裘，盡衣笥中所藏，繫重巾，躡氍毹，猶慄慄不自持，則熾炭擁爐危坐。山頂有泉，煮米不成飯，但碎如砂粒，萬古冰雪之汁，不能熟物，余前知之，自山下攜水一缶來，財自足也。移頃，冒寒登天仙橋，至光明巖，炷香小殿上，木皮蓋之；王詹叔參政嘗易以瓦，爲雪霜所薄，一年輒碎，後復以木皮易之，翻可支二三年。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已申後，不若歸舍，明日復來。逡巡，忽雲出巖下傍谷中，卽雷洞山也。雲行勃如隊仗，旣當巖，則少駐，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暈數重，倚立相對，中有水墨影，若仙聖跨象者。一盃茶頃，光沒，而其

傍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沒。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橫射巖腹，人亦謂之小現。日暮雲物皆散，四山寂然。乙夜，燈出，巖下徧滿，彌望以千百計。夜寒甚，不可久立。

丙申復登巖眺望，巖後巖山萬重，少北則瓦屋山在雅州，少南則大瓦屋近南詔，形狀宛然。瓦屋一間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謂之「辟支」，佛現此。諸山之後，卽西域雪山，崔嵬剝削，凡數十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曙光中，此雪自古至今，未嘗消也。山綿延入天竺諸蕃，相去不知幾千里，望之但如在几案間，瑰奇勝絕之觀，眞冠平生矣。復至巖殿，致禱，俄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頃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兜羅綿雲，復布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飛，俯視巖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青黃紅綠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虛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旣沒，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相光，橫亘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采，峯巒草木，皆鮮妍絢蕩，不可正視。雲霧旣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兜羅綿世界光相，依雲而去，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極難得。食頃，光漸移過山而



西。左顧雷洞山上，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須臾，亦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轉徙得得，與巖正相值，色狀俱變，遂爲金橋，大如吳江垂虹，而兩圮各有紫雲捧之。凡自午至未，雲物淨盡，謂之收巖。獨金橋現至酉後始沒。同登峯頂者，幕客簡世傑、伯雋、楊光商卿、周傑德俊、萬進士虞、植子建及家弟成績，今日復有同年楊慈伯勉、幕客李嘉謀、良仲自夾江來，甫至而光現。

丁酉下山。始登山時，雖躋攀艱難，有繩曳其前，猶險而不危。下山時，雖復以繩繩與，後梯斗下，與者難著脚。既險且危，下山漸覺暑氣，以次減去綿衲，午至白水寺，則絺綌如故。聞昨暮寺中大雷雨，峯頂夕陽快晴，元不知也。幕客范蓉季中、郭明復中行、楊輔嗣皆自漢嘉來會，而不及余於峯頂。食後，同遊黑水，過虎溪橋，奔流激湍，大略似雙溪而小不及。始開山僧自白水尋勝至此，溪漲不可渡，有虎踞伏其傍，因途跨之，亂流以濟，故以名溪。白黑二水，皆以石色得名，黑水前對月峯，棟宇稍潔，宿寺中東閣。

秋七月戊戌朔，離黑水，復過白水寺前，渡雙溪橋，入牛心寺。雨後斷路，白雲峽水方漲，碧流，白石照人肺腑，如層冰積雪。籃輿下行峽淺處，以入寺，飛濤濺沫，襟裾皆濡，境過清，毛髮盡竦。寺對青蓮峯，

有白雲青蓮二閣最佳。牛心木孫思逸隱居，相傳時出，諸山寺中人數見之，小說亦載招僧誦經施與金錢，正此山故事。有孫仙煉丹竈，在峯頂，及淘米泉，在白雲峽最深處。去寺數里，水深不可涉，獨訪丹竈，竈傍多奇石，祠堂後一石尤佳，可以箕踞宴坐，名玩丹石寺。有唐畫羅漢一板，筆跡超妙，眉目津津，欲與人語。成都古畫浮圖像最多，以余所見，皆出此下。蜀畫胡僧，惟盧楞迦之筆爲第一，今見此板，乃知楞迦源流所自，餘十五板，亡之矣。此寺卽繼業三藏所作。業姓王氏，耀州人，隸東京天壽院。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業預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寺。所藏涅槃經一函，四十二卷。業於每卷後，分記西域行程，雖不甚詳，然地理大略可考，世所罕見。出牛心，復過中峯之前，入新峨眉觀。自觀前山門新路，極峻斗下，冒雨以遊龍門。謁蹶數里，欵至一處，澗溪自兩山石門中湧出，是爲龍門峽也。以一葉舟棹入石門，西岸千丈巖壁，色如碧玉，刻削光潤。入峽十餘丈，有兩瀑布，各出一巖頂，相對飛下。嵌根有盤石承之，激爲飛雨，濺沫滿峽，舟過其前，衣皆沾灑透澤。又數丈，半巖有圓甕，去水可二丈，以木梯升之，卽龍洞也。峽中紺碧無底，石寒水清，非復人世。舟行數十步，石壁益峻，水益湍，亟回棹，舟人云：「前去更奇。」以雨大作，如飛瀑沾濡，暑肌起粟，骨驚神懣，凜乎其不可以久留也。

昔嘗聞峨眉雙溪，不減廬山三峽，前日過之，真奇絕。及至龍門，則雙溪又在下風，蓋天下峽泉之勝，當以龍門爲第一。要之，遊者自知，未之遊者，必以余言爲過。然其路險絕，亂石當道，將至峽，必捨輿躡草履，經營躡步於槎牙兀臬中，方至峽口。蓋大峨眉峯頂，天下絕觀，蜀人固自罕遊，而龍門又勝絕於山間，遊峨眉者，亦罕能到。非好奇喜事，忘勞苦而不憚疾病者，不能至焉。復尋大路而出山，初夜始至縣中。

己亥發峨眉，晚至嘉州。

## 雲山日記

郭昇

郭昇，字天錫，一字佑之，號雲山，丹徒人。生於元大德五年辛丑，歿於至正十五年乙未（一三〇一—一三五五）年五十五。

郭氏，工書畫，作窠木竹石，極有天趣。學書於趙孟頫，妙得其法，曾爲寫松雪集，孟頫跋其後，稱賞備至。有雲山日記。

雲山日記，載古學彙刻中，始於至大元年戊申（一三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止於二年十月三十日，是記載日常生活的。這裏選錄其「客杭」的部分。

至大戊申九月二十二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滿天，寒氣逼人。候北關門接待寺鐘動，換舟入城。拂明，潘伯起送予歇於施水坊橋梳頭沈待詔之樓。遇金壇尹子源，同寓。橋東訪趙伯可，儲叔儀。打豬巷見李伯玉，留茶，話乃事。次到江浙省中照磨所，見李叔義。省西見張菊存，下隰子敬書。會張松潤

府判。到五房後，見武臨清提舉，會王一初，周有道二都目，李教授，及武公令似口口教授。歸寓所，會吳茂之。房主人具酒小飲，余亦續酒。同茂之到長生老人橋，見唐仲文，新補廉吏，不遇而還。過紀家橋，解庫門首，見吳若遺提點。

至大元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客杭，晴，早，過井亭橋，解后張雲心州判。次遇湯北村同知，張景芳學正。到玄同觀，見吳若遺，若遺有他事，令師孫羅康伯相接。具早飯。鄭表白同集，柏窗鄭君之子也。飯已，入壺中林壑，次開北斗殿，看李息齋所畫松二株於壁間。是日，郝左丞，趙子昂方會而去，欲見子昂不果。見李伯玉，改所幹之文，約來日於省中見其子。出北關門，湖州市妙行寺中尋伏維那，已於昨日登天目山矣，徒有愜快。寺僧宗兄供紙，留數字而退。觀正殿佛三尊，偉甚，中設毗盧遮那佛像。前殿止有藏一座。次入法堂，有碑石數本，云喻彌陀神筆所畫佛像，傍刻本末，不暇記也。次禮古觀音像，相傳唐朝塑者。兩邊畫壁，以屋暗不可細覽。門有放生池，俗云接待寺者，卽此院也。回路，足行倦甚，坐小舟而還。唐仲文，李義叔來，值出。趙伯可來。寓樓頗潔，便於坐臥，大抵杭城樓居相連，自有一種風韻耳。暨州孔君立來，聞孔提舉新除。晚，見唐仲文外郎，出示米老研山圖。路遇王成之都目，相與立談久之。又

過王壽之。

九月二十四日晴。客杭。早到省中照磨所見李叔義，改抹元文。到儒學提舉司，攜李兄書，見王初都目，投呈子。會王壽之、王子芳、任伯和。是日分付該吏金君玉承行。次約金君玉、毛令史市樓小集。兩作。湖上兜率寺見趙子昂學士，不遇，乃姪趙仲美具茶訖，致意。是日遇牟學甫、宗壽卿、徐君美、袁義甫、楊廷秀、丹徒宣差狄仁卿、田君美、蔡宣使、許芳所。

九月二十五日陰。客杭。早到省中見李叔義。次入禮房，見張德輝外郎，話乃事。到提舉司催金君玉書卷，王初未允。再到省中見李叔義，託見王公。范成之主簿來。晚，張德輝請說話，會邱中山教授。德輝檢尋解由未見，託爲挨問。見范成之；尹子源約小飲。是夜客樓喧甚，必兩作也。

二十六日陰。客杭。湯北村同其子君白來。張德輝來。到省中。辛巳好晨，聚會禮房，見張德輝，德輝作書與王都目。見張菊存，會衢州鄭子實山長。到儒司，不聚。結縛橋西前洋街，回謁湯北村，同出訪張晴川。次見崔進之，回，北村具酒，午，麪。浼書數紙。屏褶高彥敬古松一株，可愛。窗外矮橘數樹，結子無數，壓枝欲折，若吾鄉則無此也。飲散，乃子君白由大街轉歸。張菊存來。晚見張德輝。吳茂之來，值出。今日

見北村，說葛元白、曹梅南、戴祖禹、金子仁、胡穆仲，皆爲古人，可惜！再到杭城，愈覺舊遊之落落也。客樓喧甚，衣襟流汗，借扇揮之。

戊申九月二十七日陰，寓杭。早到省中，見李叔義。次到儒司，見周都目，以官吏未允所請，歸寓寫狀，再到省中，見張德輝，德輝約晚來說話。是日於省卷中檢尋學錄解由方見。晚晴，登吳山，下視杭城，烟瓦鱗鱗，莫辨處所。左顧西湖，右俯浙江，望故宮蒼莽，獨見白塔屹立耳。次謁伍子胥廟，轉至拱北樓，卽朝天門，行大街宮巷而歸。茅山書院山長，赤蓋象賢，金壇教諭王竹所來，茶罷，同見趙伯可。見張德輝改告省狀子。會邱中山、趙伯可，儲叔儀來。吳茂之遣僕約來日早飯。尹子源相過夜話。路遇程鵬舉。

二十八日晴，客杭。鄉人胡君用來。赴吳茂之早飯，坐客余及運司宋外郎、廣平人也。訪王成之，託見武公。訪湯北村。訪吾子行，出所作『無稽集』，皆戲談也。玄同觀見趙子昂時，郝左丞坐正席，子昂問都下事。游開元宮，舊楊駙馬宮也，深邃可愛。正殿曰：「景命萬年之殿。」見鄭鵬南簽事，留席。坐客來僧，錄事柯以善、尹存菴、劉耕莘，又一客，及余，共七人。晚見張德輝，看省卷，又作學錄教諭，擬倒矣，託其宛轉，未知可行否？洩人幹事，不料其相誤也。湯君白來，值出。回謁赤蓋象賢，不遇。

二十九日客杭，晴，早到省中，見張德輝、李叔義。訪王成之，不遇。訪柯以善，再到省中禮房，爲立擬劄事。到儒司，司官不出，獨吏輩兀坐司房而已。訪張景芳學正。訪張竹村書院，觀諸公詩牌。湯君白來，同游明慶寺，看新塑佛像。次入廣化院。次游仙林寺，寺中無可觀者。相近一衛士之女，談星說命，若懸水然。次與君白午飯。君白具茶，茶已，自觀橋行至官巷而歸。吳若遺送魚鱸果盤來。晚持魚果見德輝。朱良齋山長來。是日，趙伯可歸湖溪，就付景明書。

三十日陰，客杭。早到省中禮房，見張德輝、李叔義。是日改正擬劄。次訪朱敬齋。湯北村遣乃子同李兄來求字。到儒司見二都目，催中狀。會王成之。同君白出遊宗陽宮，時裝塑未就。次遊新宮佑聖觀，看擁壁二十四堵，皆新畫也。路遇胡石塘主簿，煎魚沽酒。會尹子源、沈六郎。晚見德輝，約來日到省中計會選本。晚，雨喧甚，夜雨生寒。

至大元年戊申十月初一日雨，客杭城施水坊橋東岸沈氏樓。早冒雨到省中，次見張德輝。雨中悶坐。朱敬齋山長邀至其家，具小酌，午，麵，麵已，雨止。路遇莫知事，將文甫。

初二日雨終日，客杭。到省中付文書與選房，以未照元除，又欲刁蹬，張德輝宛轉言之。見李叔義。



到儒司，大雨中止，有武老兀坐廳上，諸吏無來者。湯君白，李君德來，算範圍數次，同到官巷問茶。茶已，訪周君遠道士。次到君德家，出子固墨戲閑看，看已，分路各歸。晚，尹子源招飲，沈六郎同集。子源爲財賦府吏求書。

初三日又雨，客杭。到省中見李叔義，伺候也。先伯提控不出。到儒司，二都目不出。同尹子源見儲叔儀，留小酌。次同叔儀到子源寓樓，開尊薦亥首。同子源到大街問茶。次見沈誠之，看翠雲子。次見唐仲文不遇。湯君白來。是日儒司緩慢吾事，略發數語，使之聞之。晚遇金君玉云，王都目書卷矣。德清吳菊泉相過夜話，子源同問茶。吳公，至元二十七年赴北寫金字經者。省東藥鋪遇張君遠。

初四日午晴，到儒司坐整日，方得解子。解后陳無逸昆仲，牟學甫，吳茂之來，值出。訪范成之。李君德、湯君白攜命書來。燒玄壇紙。宗壽卿來言，來日有人歸鎮江，付家書。晚見張德輝，付申狀。

初五日陰，飯後，到省中禮房，同張德輝見馬外郎，楊典，付申狀。午同小王覓舟到北新橋覓方仲明，不見，空費船錢壹貫貳百五十。大雨作，只得急回。晚見德輝於省前。到龍舌頭，西去漾沙坑，見馬從簡敬外郎，言乃事未允所請。回見德輝，云來日當爲著語，卻不必出也。付後司使用。吳菊泉見過，夜話。

省中遇賈州判。

初六日雨不可出，寓杭。吳菊泉攜紙二幅求書。別歸德清，付陳有之教諭記事。見湯北村。次見張晴川。見趙子昂不遇，見趙仲時。見陳無逸不遇，乃弟陳正一相接。湯君白來，同出，見李君德，留茶。訪羅康伯，不遇。晚，見張德輝。儲叔儀隔河樓上見呼，出紙索書，具酒晚飯。

初七日雨，客杭。到省中見張李二兄。李君德、湯君白來，攜紙索書。就送紙一幅，訪吾子行求篆字。閑話久之，惠印色方。路遇胡石塘、儲叔儀，相招五盃午麵。坐客焦君用、尹子源、余及陳外郎主人。飯罷，焦公買紙求書。晚，見張德輝，令來日見馬公。路遇范君用。

至大元年十月初八日雨，客杭。早拂曉，伺候馬外郎來，從所請，其意已諧之矣。見張德輝於省中。遊淨慈寺，禮佛，看羅漢五百尊。訪朱敬齋。張德輝來，同出，見唐仲文，不遇。次見廉司書吏趙潤卿，汴梁人也。會湖州路吏章共之，回路，德輝待羊飯。訪莫知事，路遇聶通父兵房。邱山中教授來。

初九日喜晴，客杭。早見鄭鵬南廉訪。次會柯以善，以善留三酌。劉悅心、張景芳寫篆字，邱秀才續至，邱、杭人，吾子行之高弟也。到省中，是日衆官爲別，不花平章送路，不聚。訪吾子行，不遇。訪湯北村，亦

出訪張晴川於崔進之家。訪張德輝。儲叔儀以今日登舟還義興。相呼午飯，出紙求字。會焦君用。路遇井同知，蓋爲后降香作使來杭。盛親家，章端甫自鄉中來，寄至家書，拉同市樓小酌，大街問茶，燈下自官巷歸，分路。尹子源請薦海蜇，話至二鼓。

初十日陰，早見鄭鷗南廉訪。見柯以善。到省中。盛親家見借鈔一笏，以今日歸，不及作別。張仲美、湯北村來，值出。李君德、湯君白來求書。鄉人趙翔甫求字本。晚再到省中，伺候吏輩。到新宮橋見井同知，浼於郭都事處著語。晚，方仲明尊舅來，留宿。

十一日又雨溼熱，早湯北村招早食。坐客方仲明、宋與之父子。同方舅到省中，見張德輝，會新市陳副使，省前具茶。是日，李叔毅著語馬外郎吏房。次同方舅見高國梁司丞。次同到下馬婆巷見李君實，新授宜興都目。茶罷，方舅拉往新門具麵。路遇宣州胡則大、梅主簿汝說。趙祥甫來，晚見馬公，猶未慨然。次見德輝，急步而回，汗流溼衣，幹事未成，殊焦煩也。

十二日，客杭。早到省中，換劄子候押。朝天門訪張雲心州判，留坐，具午酌，薦糟蟹雞麵。坐間，雨作，取傘乃回。再到省中，路遇劉希聲。胡則大來，值出，不及相會。晚，雨大作，張德輝送紙來，寫刷卷宗目，至

二更乃辦。

十三日雨，客杭。到省中。趙翔甫送果子求字本。尹子源具午酌。

十四日又雨，客杭。到省中。遣王二到湖州幹事。作趙文卿陳有之書。訪湯北村、吾子行、張景芳、尹子源待午飯，同出問茶。會溫長卿，金沙人也。路遇王敬臣，常州路司吏。見唐仲文，不遇。張景芳送紙，求書吳興，虛徵道人詩偈，道人費氏，景芳之曾祖母云。

至大元年戊申十月十五日，客杭城施水坊橋沈六郎樓。雨作，不可出。陳無逸教授來。朱敬齋山長來。張德輝外郎來。尹子源呼酒，過余寓樓，酌之。德輝去後，子源具午飯，蓋遣王二之湖州，客中乏僕故耳。李君德來。趙祥甫來。先妣憫忌日。

十月十六日又雨，客杭。張雲心遣僕寄書來，雨中約相遇，彼此客況蕭索耳。吳若遺招午麪。到省中伺候吏輩。方仲明來，雨中拉出見高國梁，說假借事。赴若遺之約，坐客朱澄齋提領，史元輔道判。是日若遺他出，令水邱養直相伴。訪王眉叟提點，不遇。晚見德輝。次見馬生，未允所請。回，再造德輝家。方仲明舅來，留宿，具晚酌待之，子源同。

十七日晴，客杭早，同方舅早飯。見張德輝，浼寫吏牘。方舅拉出見高國梁。會李君實。路遇王君澤邀茶，君澤來日之鄉，間托寄聲。王二自湖州回。路遇賈景顥、紀祥甫、周謙甫。李伯玉來。李君實來。鄰樓尹子源得財賦，府文書，了辨可喜，予滯留日久，所幹未就，愈覺憂悶耳。遣王二到省中間話。李君德、湯君白來。張德輝續至。晚，尹子源燒紙招夜飲，坐客，余及沈咸之、沈國寶、沈六郎父子。夜，與張公抄文字。

十八日晴，客杭。早到開元宮，見王眉叟提點，不遇。徒弟徐雲谷相接。會吳江張景亮州判，謝退樂府判。景亮，師道學士之長子也。時問方赫山禮任事，到省中本問乃事。楊生云，今晚可見馬公。聶通甫拉入兵房，出紙求書四幅。會湖州韋共之。次見叔義，德輝。到小堰門，回謁張仲美知事，不遇。遇王師善之姪。是日，遊大般若寺，寺在鳳凰山之左，卽舊宮地也。地勢高下，不可辨其處所。次觀楊總統所建西番佛塔，突兀二十餘丈，下以碑石墊之，有先朝進士題名，并故宮諸樣花石，亦有鐫刻龍鳳者，皆亂砌在地。山峻風寒，不欲細看而下。次遊萬壽尊勝塔寺，亦楊其姓者所建。正殿佛皆西番形像，赤體侍立，雖用金裝，無自然意。門立四青石柱，鐫鑿盤龍，甚精緻。上猶有前朝銅鐘一口，上鐫淳熙改元會觀篆字銘在，皆故物也。行至左廊，記得壁上一詩云：『玉輦成塵事已空，惟餘草木對春風。憑風□□□□

口，目斷蒼梧夕照中。」寺門，俗云望江亭，俯視錢塘江水，大略與揚子江同，但隔岸越山蒼翠，差勝耳。遠見西興渡口，烟樹如齋。次遊新建報國寺，行至殿後，有塊石僅留二十餘字。僧爲別立一木牌云：五十年前，理宗夢二老僧曰：後二十年，乞一住足地。恍然夢覺。今築地得此石，卻無年代可考。昔梵剎爲王宮，今茲復爲梵剎，如波入海。以予觀之，亦好事者爲之也。且朝代之廢興皆天也，二僧入君王夢中，孰記而傳之耶？浮屠之說妄矣！傍有二客，相與一笑而回。訪賈景顥，不遇。張景芳來，取詩卷去。賈景顥續至。晚見馬生。次見張德輝。遣小王下長安盛親家處借錢。路遇宋春卿、石剛中。

至大戊申十月十九日晴，客杭城。早到省中，見楊典。三橋早飯。飯已，見吾子行，寫篆字相送，仍取玉簫爲予吹數闋。子行隱居不仕，時能道滑稽語，亦近來罕有。同李君德訪崔進之，索小楷碑文，回路。君德邀市飯。再到省中，乃事小見次第。晚見宋春卿郎中，索根脚抹子。

二十日晴，客杭。早見宋春卿，與根脚抹子。到省中見馬公。真吳山城隍廟，壁畫二鬼，頗得。回立門首，左顧西湖，右視大江，杭郡人家，皆在足下。次遊玄妙觀，門立徽宗御書碑石，殿前立高宗御書「道德經」石刻經幢，二亭覆之，後有「真武觀記」。開平二年物也。有老道士云：吳越時已有之，昔爲紫

極宮。惜前朝碑石有天慶觀字，皆鑿去不存，殊失古意。且朝代更改，勅額曰「玄妙」，當存其已往，而新其方來可也。道士俗物，大敗人意。回到省中，石路高下，足力少倦。湯秋岩通判來。約尹子源同到旗亭，沽酒酌之。湯君白引張伯愚來，攜扇十柄求書。李君德後至。張菊存來。是日本司文書有好音，爲張士瞻者阻之，令人興敗。

二十一日晴，客杭。尹子源辭歸金壇。到省中未見書卷，次第而歸。湯秋岩來邀飲紅酒。次送秋巖至蘭陵坊分路。張景芳送照元除劄子來，路遇陳如心教授。開元宮見王眉叟，會張景亮，及二羽客。訪宋春卿郎中，會臧魯山廉訪，秦彥立外郎，（名植）省中選房之本把也。方仲明寄紙求書畫，情緒不佳，更遲一二日下筆。燒玄壇香，囑告乃事。省中，遇李君實、王儀之。

二十二日晴，客杭。到省中，馬生以張郎中未允所請，故爲託辭。會夾谷郎中。送照元陰符二下架。闍庫雷毅夫收。見李叔弼。胡則大來。湯君白來，同到府學見李霽峯教授。次見張晴川。次見湯北村。會韓竹間。路遇毛海雲山長。孫周卿來，同僉公之姪也。路遇王仲可，晚香。

二十三日晴霧，客杭。省中假日。早，冒霧到馬婆巷見李君實，託馬惟良見張士瞻說話。次到省中

見楊典口，見謝暉照會，到寶祐坊佑聖觀橋西，同謁胡則大，不遇。張景芳來，鄉人盛壽一官人相遇，爲高子西在此。子西病瘡，同見湯北村問藥，不遇。回路，盛兄邀小酌。湯北村、胡則大、張景芳來。晚盛壽一哥約飲于欽善坊。

戊申十月二十四日陰，客杭。早到省中。次到儒司，見金君玉，問白无咎禮任月日。湯北村、費謙夫來，費公鄉人也，年六十三。再到省中架閣庫見雷毅夫，爲照元除事。是日，解后郭千戶夾谷舍人王仲可相拉到天朝門酒家午飲。坐客大名人三都目，皆軍中掌案牘者。獨程其姓者通文。湯君白來，燈下同到官巷問茶。再到省中囑楊典。

二十五日晴，客杭。早到省中，解后孔良甫、楊廷秀、胡宗伊、李景仁。再到省中架閣庫，訪宋春卿，不遇。訪湯君白，借典章，幹事未就而回。遇蘇淳齋，杭之善醫者也。約市肆小飲。回謁王仲可，不遇。路遇田管勾，今爲臬府院令吏，在都下時，會同寓云。

二十六日，客杭。早，重霧中見唐仲文，不遇。爲長興欠俸，囑呈文催討。次見宋春卿，會江陰李外郎春卿，出紙四幅求書。盛親家公自長安來，同西。盛壽一哥，及二鄉人相訪。到省見馬生，催促之，到架閣



庫送吳令史使用紙錢。見李叔義。訪王眉叟，盛親家約到芳潤橋午麪，壽一哥同集。晚，又到省中，囑馬楊二生。李君實來，取字去，報馬惟良已見張士瞻說訖，商量甘結。晚，見德輝，不遇。夜，香。

二十七日，客杭。到省中伺候書卷已完，馬生改抹，但咨省而已，令人恨。再囑馬生，不允。見張德輝。盛親家來別，付家書，報事體如是。晚，見馬生云：非不用力，首領官不從，奈何！欲退元物，不曾收。再見德輝。見湯君白，同見李君德借錢。歸家悶甚，奔走兩月，今日壞盡！

二十八日，早，見唐仲文囑俸事。次見宋春卿，會李士可，同二公遊開元宮。次到寓所共茶。二公更欲相攜，余以事不如意，舍之而別。李君德來問卜。再到省中見楊生，令稍遲一二日。見張德輝論乃事。見賈景顥不遇，訪郭總管不遇，會李齊賢。又見德輝，值出。晚，燈下坐久，謀之無計，更遲二日，且往長與索俸作歸計耳。

二十九日霧中，早，見唐仲文，不遇。到張德輝家。到西倉橋見方仲明。到省中別李叔義。張晴川來，值出。晚，作家書，發王二來日歸。

三十日晴冷，王二歸鎮江。出別張晴川、崔進之、柯以善、吾子行。湯君白知余事不如意，呼舟過湖。

閨行散悶，遊南山惠因華嚴寺。次遊開化院。次遊石屋洞。俯視洞口，深暗不可測，覺陰風逼人，壁上記姓名而回。入勝果尼寺，與石壁相對，君白令親惟德母子爲尼，延坐，設茗罷。次游水樂洞，扣寺門，久之，乃得入，遶寺皆奇石，門有亭扁，曰：「聲在寺後。」泉滴洞中相應，鏗然有聲，故名亭。有石，刻坡翁「東陽水樂寺詩」，觀畢而下。踏石上黃葉，攀徑邊古松，山林間自有一種清氣。借筆題云：「至大元年十月三十日，京口郭天錫同湯君白來此聽泉。」寺僧具茶，飲之清甘，卽此水也。更過一二僧寺，以心緒不佳，不及詳記。泛湖而還，西北風起。同君白、錢唐門小酌，分路。見張德輝。路遇黃明叔。

至大元年戊申十一月初一日，辭吳若遣，不遇。會王介叔、朱提領、李君德、湯君白來，同出，到君白家，具茶，路遇鄉人孟子長。晚，別張德輝、德輝具酒，會邱中山、杜器之、宋口口、李仲雍，歸已盡醉。

初二日晴，客杭。到省中領文書，取回甘結。同孟子長見胡則大，值已回宣城。路遇鄭君祥宣使，同茶。同子長見吾子行，就別。次別湯北村。晚，見馬生，了絕乃事。晚，邀子長小酌，囑照元除事。別李叔義。

初三日早，別張德輝。同沈六郎買人事。午，覓小舟，至壩頭下。至西會橋，見方仲明，留小酌，晚飯，就宿於其寓。

初四日晴，離杭州。早，方仲明待早飯，飯罷，遣丁提控福童，般行李上航船。遇杭人魏提領，褚太醫，同載。唐涇晚飯，夜行。

## 客越志略

王穉登

王穉登，字百穀，江蘇長洲人（明史作長洲人，蘇州府志，說是武進人，移居吳門。）生於明嘉靖十四年乙未，歿於萬曆四十年壬子（一五三五一—一六一二）年七十八。

王氏十歲能詩，名滿吳會，繼文徵明後擅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萬曆中徵修國史，未上而史局罷。著作有王百穀集、謀野集、南有堂詩集等。

客越志略，是他從家中到杭州的日記。所記「歲丙寅」是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歲丙寅五月，余方有事於故相國袁公之喪，以十二日壬寅治裝。余未識南行道里，既從書肆買圖經載麓中，又要友人管建初同去。建初昔歲曾探禹穴，爲余談兩浙山川，曲折若在掌上，故遂挾之行。黃徵君一之，阮都尉時濟，皆爲詩贈別。已而王青州伯仲從東海來，聞余行，作壯士言相賞，易水悲風，不覺蕭蕭座上生也。坐久日斜，不及發。

十三日，早出金昌門，泊垂虹亭下，與建初對月賦詩。

十五日，嘉興南行十五里斗門，十五里阜林，五里石門。地饒桑田，蠶絲成市，四方大賈，歲以五月來買絲，積金如邱。山家及有年亦在，顧余舟中，爲言路難，慰勞良苦。雨濛濛不休，倉忙解維，十八里泊崇德城外。燈下焚枯魚佐酒，夜雨益甚。

十六日，稍霽。四十五里塘栖河。廣百尺，隔河人聲不相聞。星橋橫空，如白虹沈沈下飲波上。過塘栖，水益闊，桑益多，魚亦益賤。青田白鷺，小船如瓜，葉葉烟波中，有濠濮閒想。望見吳山翠微，神思翻飛，不可復禁。四十五里至杭州北新關。司徒主事奉命權稅其地，官衙壯甚。設鹿柴於河中，兩端鐵絙維之，以譏舟楫，大倍於吳中許市。

十七日，新晴，見青天，人意欣暢。入關，泊德勝壩。僮輩入城，僦得邸舍。過午，併當箱篋，擔夫三人尙有餘力，此雖土人猛憨，亦可知客子囊中如水耳。兜子輕如馬蹄，余以畏日，獨買一巾車，然不若兜子快意。從武林門入，風景大略似兩都，人家門外，悉是冬青樹。憶讀杭州志云：「洪武間都指揮徐司馬所栽，」今有如拱者，當猶是其舊植。蒼翠鱗鱗，屋瓦盡碧，略如山家青黛，人從樹裏行，不見赤日。小樓

黑戶，副以短扉，緯簫作垣，加墁其上。門門金像，奉浮屠氏甚崇。每慧燈不戢，卽千家爲墟。故臨安大火，非一燎矣。婦人低鬟，胡粉傅面，都作女郎妝。小兒白雪椎髻，甚多美少年，蓋山川淑清，生人韶秀，亦如吳中然也。邸屋在八字橋人家，甚湫，欲遷入吳山上道士觀，聞霜臺爲隣，遂不果。買輿訪陸丈，陸丈吳人，余姻也，爲布政幕僚，近擢海豐丞，將去，與余久別，亟欲見。時大方伯視事堂上，不容闌入。

十八日，路淖乾，去訪陸丈，相見烏烏，有安仁拙政之歎。行李已出關外，空堂如水。吳山樹色，半入衙齋，吏散鴉啼，廳事間有雲氣，真仙吏也。問秦觀察，願杭州，俱出候使者於江上未歸。命官廚飯余，辭以西子久待，爲之媯然而別。遂要建初出遊，同行者爲黃秀才。

從錢塘門出，山色層層，如芙蓉千片，欲插入人鬢。人家斷處，見湖色一星兩星。過溜水橋，湖波注其下，作瀑布聲。憩昭慶律寺，舊爲浙西叢林第一。設戒壇其中，每歲上巳，推高臘者一人，登座說法；雲水攜錫來受戒者，無慮千萬，居士長者，道品度門，爲之護法；四方檀越布施金錢山積，大爲常住之利。今寺爲兵燬，開府胡公助費重建，使者逐游僧，戒壇不復開，髡徒不逞，幾有戒心，恐亦小功之察也。

過寺折而西，湖光如鏡，千峯萬岫，寫影其中。入大佛禪寺，寺在寶石山麓，一峯數仞，僅刻半面，裝

以黃金射水如月，傳爲始皇繫舟石。傍有沁雪泉，深廣可二尺，大旱不枯。黃塵赤日之困，到此盡消。遊侶一剎而出。山巔保淑塔不及登。緣岡被磴，水竹叢叢，邱丹谷壑，人家如羃布，雞鳴犬吠，皆在雲中矣。

北行二里葛嶺，下爲岳武穆王祠廟，貌英英，有中原金字遺恨。同遊肅拜，相顧骨竦，我輩白面生，亦復英雄淚下。朱殿半圯，官爲修葺，材器苦窳，粉裝目前而已。從廊間小門入，當路有分屍棺。英皇朝郡丞馬偉鏘棺中開，下離上合，以當商君車裂，至今不彫。青塚一抔，金甲葬其下，無復有象。祁連山色者，範金作獄囚三，反接五木，雁行跪其前。中爲秦檜，一是其妻王氏，一卽方俟高。高煨獄得爲大理卿，王氏東窗下共謀者也。其軀盡爲遊人擊碎，守祠者加扁墓門乃已。

墓下邂逅鄒中吳山人，知李舍人來杭州住孤山別業。舍人家餘姚，相國南渠公長子，爲人開美汎愛，文采翩翩，在都下與余交善。聞其來，喜甚。從孤山造其門，方有貴遊，呵聲出松間，清吹金奏，湖波麻沸，僮輩辟易，莫敢問。

入謁四賢祠，四賢爲唐李鄴侯、泌、白舍人、居易、宋蘇學士、軾、林和靖先生。三人皆刺杭州，有惠政，而林以山中逸民，俎豆其間，信纓綵之不足貴也。山之陰，卽處士墓，野梅數株偃其傍，近土皆乾，不

知有爵椒漿否？北爲放鶴亭，俗子酣嘯其中，竊想在陰之聲，低回久之而出。

踏歌蘇堤上，桃葉柳絲，存者無幾。湖中舊植藕花，雲錦燦爛，香氣十里，皆豪家所據。近柱，後惠文惡其妨漁，一時拔去，刻石城闔，著爲令，雖釣徒快心，而湖色亡賴，殊寂寂無可觀。余意不若散水衡錢於種花之家，而留花娛人，庶幾兩利。或者謂去花爲西子洗妝，無足怪也。

遊船大小皆黑，猶是南宋遺製，惟一、二有酒客，餘皆野渡自橫。觀察戒嚴，人莫敢犯。或官令張弛，稍稍攜壺開出，而笙簧粉墨，非復當時之舊矣。

過斷橋，由故路入城歸。問逆旅主人，知秦觀察書來，約余明日晚當過邸中。是夕，篝燈撰祭袁相公文，夜分始寐。

十九日早，訪李舍人於城中寓宅。座上遇淨慈寺僧，談藕花居之勝。又聞余太史主其家，太史鄞人，相國門生，薊門同遊也。余旣心豔藕花，又欲見余君商略相國文字，別李君，李君邀遊孤山，辭以明日出湧金門，西過清波門外，沿湖人家，擊陂種藕，青葉田田可人。隔湖望昨日遊處，已在寒雲中，回首夢境。先過淨慈寺，不入，逕入藕花居。夾道皆士大夫家邱壠，烏塚白楊，秋氣瑟瑟。居傍臨湖，藕花四市，



木葉露下，如金莖承漢，明珠亂飛。經云：『佛宇爲青蓮，』又云：『遠公蓮社，』以今觀之，殆不虛也。李君座上僧出遊，問余君已出遊昭慶。僧打鐘，欲留齋飯，余意在淨慈，遂別去。遊淨慈寺，倚南屏山，周顯德二年錢俶建，南渡間燬而復興。山門高棟，可當他寺寶殿。殿三倍於門，累層百丈，龍象如山，皆非他刹可侔。東廊構田字殿，貯五百尊者像，作四層，相背坐，尊尊異形，位置曲折，屈指多迷，余默數亦誤其二。家人輩迴環舛訛，不覺失聲而笑。寺後有蓮花洞居然亭，極幽勝。聞鳩啼屋上，湖面昏昏欲雨，不及一探。還旅舍，岸犢，覓高枕，而顯杭州貞叔已在門，清官瘦馬，有古老參軍風氣。爲言小官之難，束帶負弩，頭鬚爲白。就邀余及建初過飲廊中。小屋新麗，丹粉光明，炊黍擊鮮，楚楚充案，客子爲之加餐，皆捐五斗所爲也。秦觀察來顧余，不值而去。是夕大風，木落如秋，星辰半在霧氣中，中夜雨作。

二十日，小雨如絲。李家使者來相屬問。其主人已在湖上，供張爲具，從早起至今，未得自便，買輿固請，乃乘李家輿先訪秦觀察。約日暮，留余集衙中，辭以湖上之席。余獨行出錢塘門，過斷橋，雨大作，衣幘沾濡，半透肌肉，從者張蓋莫能禦，然湖色濛濛，千頃一白，一處一奇，發狂大咤，不知滂沱之在體也。湖舩點點，如黑鸕鷀，隔烟歌竹枝，聲裊裊，意不知此曹誰何，興復不淺，故當是我輩人。李君揖客，便

誇湖色奇否相與大噱。酒數行，揮去。攜壺登樓，萬狀畢獻。君問客此何似，水墨畫圖。余謂是雲母屏後粉面黛鬢，但缺霓裳按拍。李君首肯再四。余沾醉，頭膏膏不能作客，命僕夫易巾車來。李君有他約，其主人已俟良久，隸人魚貫門外，欲俟客去乃去。余自謂以西子來，意豈在君，推使去。去未幾，鶯啼過湖，晉中曲調。余悔不留君去少遲，使聽霓裳拍也。輿來遂行，雨收山出，與來時所見又成異境。詩成，誦似建初，建初亦成一詩，佳甚，若與余對壘然。余堅壁待之。午後，雨益大，秦君折簡來招，辭不赴。是夜大雨，達旦不休。

二十二日，復大雨。出看門外，滔滔如江河，行人攝衣而涉。杭人堂構簡略，瓴甌疏脫不整瓦，溝泄水地，皆漫板如船。既無長廊曲阿，聯絡參差，皆短簷衰牖，不蔽風雨。每夏秋淫潦，上漏下溼，水鳴牀間，泥淖爛漫。客子到門，索履始入。因憶吾家高齋，蕭森若在天上。又無佳客晤言，日對生人作未同語，殊無味。越中故心僅一童子，鳴流落梁谿，不能歸來作東道主人。問其姓名，無一知者；向人讀其詩，亦茫茫不識其佳。雨中，顧丈來訪，衣袍盡溼，淙淙在地；隸人悉從泥中來，不能吐氣。問有蓋何乃爾？爲言州郡凡謁大府上官，雖甚風雨，不許持蓋，又不敢直立欄楯下，淋漓庭中以爲常。乃知柴桑輩不肯折腰，

真以有。余命沾濁醪爲飲，坐中談孫太守事，甚快。孫前刺杭州，風流蘊藉，無俗吏卑庸之氣。種荷花滿湖，堤上柳絲成畦。荒祠廢殿，丹青一新。建太虛樓於吳山絕巘，捐俸不給，從木客質千金，足成其事。樓成，望見百里，時時與琴酒客來登。晝游夕治，公事無留，後竟爲言者所中，投劾去。不知白傅蘇公之曠達，何以見容於當時，亦復有沾沾善宦者在耶？是夕，雨霽，星皆出。

二十三日早起，欲渡江，願丈騎馬來，邀遊吳山。願先去，約共集三茅觀，留隸導余行。與建初先過吳山第一泉，泉凡五眼，銀床石井，操器汲者成市，金鱗於物，殊不爲潛。由大井巷北行，人家夾磴道，居行漸深，山氣漸綠，山以伍行人得名，訛爲吳。或云春秋爲吳，南封盡處，以別於越，一邱一壑，支支異稱，其實皆吳山也。

先入中興觀，次至德觀，登星宿閣，江色從樹中來，寒動金像。又次皮場廟、火鏡殿，皆不入。入重陽菴，觀青衣泉，泉出山下，深可一尋，闊如深之半。中爲方池亭，據其上，睨視池面，與江光相映一線，潏潏作風雨聲。窟中青衣爲髻童妝，相傳泉所由名也。山至此，一名寶蓮。由菴至城隍廟，路逕曲雜，江光隱見，隨樹疏密。山至此，一名金地廟，後爲大虛樓，樓面湖，廟臨江，千波萬流，左顧右盼。讀樓下石牌，知孫

公名謏，滌州人，文出其手，亦琅琅可句。隸言孫在郡時，栽花彌谷，錦繡被磴。今悉爲茂草，樓空野鶴來巢。日方午，願丈家人送酒至，云主人奉使者檄，出郭不能來。余與建初飲三茅觀。山至此，一名七寶。欲急過紫陽菴，三杯而出。紫陽隣霜府，設禁甚嚴，客一入門，卽爲邏者所獲。余以隸自衛，得從間道入。一壑玲瓏，雲氣爲碎，攢星簇霞，曲曲成境，如王家池臺假山，餽釘華整，松檜蒙籠，不雨翠溼。山至此，一名瑞石，總謂曰吳山云。

大抵杭州諸山無甚勝，吳門南金東箭，客自爲寶。吳山散而緩，越山聚而湊，行春星梁，何漸六橋具區萬頃，西湖斯下。保叔插霞，雷峯貫月，非不表表。而上方靈巖之浮圖，亦復影掛青漢。補陀巖石棧，仲伯天台，大佛所當北面。孤山暗嶼水心，松色如髮，何得與太湖一峯比肩。藕花居外寬中窄，比之治平草堂，當退三舍。紫陽奇詭，雲泉競秀，城中丹嶂，雲泉所無，霞表石梁，紫陽亦欠。斯亦尺短，截長足補。銅坑七寶龍墓九珠，白雲長流，天池不涸。若夫第四第三，具載水經，尤非青衣沁雪所能甲乙。其餘昭慶淨慈之流，紛紛土木，皆籬壁間物，何足爲之比論。或謂飛來天竺之蓬，棲霞靈鷲之雄，虎視海宇，客皆未見。余家虎邱鄧尉洞庭四飛之屬，故亦未經雖黃。他日與越人樽蒲，猶可一擲百萬，勿云吳兒孤。

注也。與建初抵掌軒渠，杭人聞者，皆相顧自失。

二十四日，顧丈來送別，遣隸護行。過鎮海樓下，出永昌門，青泥一尺，負而登舟。錢唐江一名浙江，秦始皇由浙江至會稽是也。又名曲江，又名羅刹桑漸，水經以爲漸水，當由「浙」字之誤。西興隔水，略如楊子瓜渚，所乏者金焦兩點。東望海門，羲和正升。人言八月潮生，如雪山東傾，雷霆鬪鳴，爲天下潮聲第一。是日風氣甚恬，江流似鏡，漏刻未移，已達西興。

六月十一日，還蕭山，雨作。到西興，小晴。萬壑齊赴，江流頓高，買大舟渡錢唐江，海門在烟中，不可見。入杭城，楊梅滿市，間價甚賤。欲就顧丈，衍齋飽餐，以病作，還舟中。夜有微月。

十二日，鱗舟得勝壩，檢校行李，遣顧杭州隸歸，并問張觀察元超，尙未至。晚出關門。  
十五日，午還家。

## 味水軒日記

李日華

李日華，字君實，號竹懶，又號九疑，嘉興人。生於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歿於崇禎八年乙亥（一五六五—一六三五）年七十一。

李氏，萬曆進士，官至太僕少卿。工書畫，精鑑賞，世稱博物君子。著作有官制備考、書畫想像錄、竹懶畫媵、六研齋筆記等。

味水軒日記八卷，自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一六〇六）三月，迄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十一月，約八年，但並不是逐日記錄的。其中記錄書畫的最多。這裏選錄了四天的日記，兩天是記錄書畫的，一天是描寫神會的，一天是論列酒味的。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七月七日，霽，乍涼，夜臥冷簟，小不快。

客持宋張擇端文友清明上河圖見示，有徽宗御書「清明上河圖」五字，清勁骨立如褚法，印蓋

小鬟，絹素沈古，頗多斷裂。前段先作沙柳遠山，縹緲多致，一牧童騎牛弄笛，近村茅屋竹籬，漸入街市，水則繡艫帆檣，陸則車騎人物，列肆競技，老少妍醜，百態畢出矣。卷末細書「臣張擇端畫織文綾上。」御書一詩云：「我愛張文友，新圖妙入神，尺縑賤衆藝，采筆盡黎民。始事青春早，成年白首新，古今披閱此，如在上河春。」又書賜錢貴妃印，內府寶圖方長印；另一粉箋，貞元元年正月上日蘇舜舉賦一長歌，圖記眉山蘇氏。又大德戊戌春三月，剡源戴表元一跋。又一古紙，李觀李巍賦二詩。最後天順六年二月，大梁岳濬文璣作一畫記，指陳畫中景物極詳。又有「水村道人」及「陸氏五美堂圖書」二印章，知其曾入陸全卿尙書箚中也。後又有長沙何貞立印；又余嫺友沈鳳翔超宗二印；記超宗化去五六年矣，其遺物散落殆盡，此卷適觸余悲緒耿耿也。此圖臨本，余在京師見有三本，景物布置，俱各不同，而俱有意態，當是道君時奉旨令院中皆自出意作圖進御，而以擇端本爲最，俱內藏耳。又余昔開分宜相柄圖，需此圖甚急，而此卷在全卿家，全卿已捐館，夫人雅珍祕之，諸子不得擅窺，至縫置繡枕中，坐臥必偕，無能啓者。有甥王姓者，善繪性巧，又善事夫人，從容借閱，夫人不得已，爲一發藏，又不欲人有臨本，每一出，必屏去筆硯，令王生坐小閣中，靜默觀之，暮輒厭意而去。如此往來兩三月，凡

十數番閱，而王生歸輒寫其腹記，卽有成卷。都御史王忬迎分宜旨，懸厚價購此圖。王生以臨本售八  
百金。御史不知，遽以獻分宜，喜甚，發裝潢，刷湯姓者，易其標識。湯驗其贗，索賄四十金於王，爲隱其故；  
王不允所請，因洗露匠者新僞，嚴大曬王，因中之法，致有東市之慘。夫王固功名草草之士，宜不具鑒，  
分宜少頗淹雅，晚年富貴已極，搜閱甚多，宜一見了了，而王生之僞，必藉老匠以發，則臨本之工，亦非  
泛泛者。今臨本不知何在，而眞者獨出，亦有數存乎其間耶？夫書繪本大雅之玩，而溺者至以此傾人  
之生，諳者至以此媒身之禍，豈清珍之品，本非勢饒利波所得借資者耶？所謂衛懿公之鶴，不如嵇阮  
之酒，觀此則有癖古之嗜者，不當復媒榮膺，而居顯位者，可推此以遜寒士矣。王生號振齋，亦因此構  
仇怨，瘐死獄中。或云：眞本爲衛元卿所得，元卿續獻之嚴，僞本乃敗，未知的據。

十一月十三日，夏賈持諸畫來披閱，乃上海潘氏物也。皆神品，一一疏記之。趙子昂白沙圖一軸，  
密絹地淺色，下作坡石，叢林三堵，層層壘石，一岡高峙，對岸一坡脚，水勢滾滾，上層作遠沙碎石，渺然  
雲際，最有奇思。此長宜二興太湖濱景也，不知爲誰作。有題句云：「山之凹兮水之漚，沙棧棧兮石壘  
壘，有徵人兮如彼蘭蒨，思之不來兮使我心痲。」劉松年雪江凍柳。文徵仲爲復生楊君寫意，做大癡



筆。又文徵仲做梅道人一軸，老木空亭，對岸蘆葦中，一漁郎吹笛。有詩云：「曉雨晴來山斂黛，暮潮平處水浮空。一江秋色無人畫，都屬詩人短笛中。」石田蓮石蒼鵝一軸，楊循吉題云：「蒼毛冷落秋江淨，獨立清灘睥睨然，不羨隴西鷄鴉貴，長羈金索畫堂前。」沈公此圖，爲存菊所藏，失而復得，因賦此以寄意。鄂渚黃公山人李承芳題云：「江湖散性野雲姿，誤落羲之洗墨池，只爲愛蓮飛不去，春陵有箇道人知。」有「湖西義學」印記。

是日，客又持范文正公道服贊，較停雲館拓本，尙有名公題語未盡刻者。富川吳立禮分隸題曰：「獲觀文正公之詞翰，淳重清勁，如其爲人，每展卷諷誦，未嘗不想見風采，何名德之重，使人愛慕如此其深也。」此幅紙有「檜」字一方印，又「秦氏藏書」一印。廉希憲題云：「文正爲同年友，許書記作道服贊，言皆至理，書特清勁，至今觀之，悚然增敬，所謂龜爲辱君，驕爲禍府，重此如師，畏彼如虎，是又美不忘規，益可玩味。乃知異時丞相堯夫布衾銘，實權輿於此歟？是贊不載文正集中，則公之文遺珠者有矣。抑亦盛年之所作，而或失於緇次也耶？因綴廿字以寓景仰之意云。文正道服贊，忠宣布衾銘，家乘揆一德，名言符六經。寶祐乙卯冬日。」文彥博寬夫題云：「竊觀范文正公道服贊，文淳筆勁，

既美且臧，以盡朋契之義，有以見高陽公之德矣。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諒哉！戊申後十有七日，許昌郡齋中題。江萬里題贊云：「范文正公道服贊，其書有法，而詞有氣，前人題跋盡之矣，余復何言？敢借用公韻，敬作遺墨贊，欲范氏後裔，益知所寶重云。我觀遺墨，端嚴齊楚，柳骨顏筋，微公孰與？龜文龍鱗，或翔或處，烈士忠臣，兼文兼武，畫見諸形，曰心爲主，詞發諸口，曰學爲府，石抉怒猊，章成繡虎，百世珍藏，弗替厥祖。咸淳甲戌秋日。」真德秀題云：「范文正公當時文武第一人，至今文經武路，衣被諸儒，譬如著龜，而吉凶成敗不可變更也。故片紙隻字，士大夫家藏之，世以爲寶。至其小楷，筆精而瘦勁，自得古法，未易言也。端平甲午十一月朔。」文天祥題云：「余嘗謂士君子能爲光明俊偉之事業，必先有高潔灑落之胸次，爲之地也。范文正公道服贊，所見如此，其身心固若蕭然出於風埃之外者，則其所立卓越千古者，有以哉！咸淳癸酉二月文天祥書。」趙雪松題云：「文正公爲其同年友許君作道服贊，都九十八字，磔勁弩策，皆入規矩中。上有悅生印，蓋賈秋壑故物也。因題其後。至大二年四月二日。」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四月二日，先是，三月三日，秀水濮院鎮醮金爲神會，結綵羅綺，攢簇珠翠，爲

樓閣數十座。閣上率用民間娟秀幼穉，妝扮故事人物，備極巧麗。迎於市中，遠近士女走集，一國若狂。蓋無賴輩誘惑愚蕩，利其科斂乾沒，所入不貲故耳。且迎會之日，民間親戚來聚其家，漿酒臠肉，費用甚侈，貧者至典質以應之。又有樓閣至經行之處，羣惡少竟自毀拆牆屋，無可告訴。甚則踰越之盜，乘人盡出，恣行探賂。不良之姬，飄蕩之子，潛相拐引。其他幼弱挨擠，蹈背折支，酌狂鬪很，喪生搆訟，騷然不寧者，數日未已。鎮民甚苦之，云：「每三年必遭一劫，蓋三年一迎會也。特以鎮去郡遠，官法不能盡行，而無賴輩結黨橫肆，良民不敢觸之也。今歲郡中諸無賴輩，抵掌效尤，以城隍神爲由，自閏三月十四起，至二十五六日，晝夜騎馬嘶鑼，糾聚勒索，嘉興陸令君前後出示，嚴禁不止，反借他事編謠歌以污鎮之。又假借諸鄉紳名目，公行抗拒，日夜撥簇擡閣，城內外約七八十，擁塞街巷。司理沈公出，不避道，公怒，命焚之，諸無賴輩慮人搶掠，各拆卸遁去。余以爲令行禁止，乃可爲國；令不行，禁不止，何亂不釀，何法可恃，此真可爲寒心也。而無識者反怏怏於游觀之不足，此何異燕雀處堂者耶？」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四月五日，自余隱角里，飲酒不能甘，不能苦，又不能淡，而喜冲與冽。冲非甘也，而覺味之輕，以舌之易舉也；冽非苦也，而覺神之清，以喉之無窒也。於是內子大講釀法，春有百花

「夏有蓮露，秋有竹葉香，冬有雪汁，皆備冲泐之致。余感其意，爲作繪以酬之。系一絕云：「家住江南楊柳村，春來釀得百花樽，平生解笑劉伶婦，酒國同遊勝鹿門。」」

## 遊廬山日記

徐宏祖

徐宏祖，號霞客，江陰人。生於明萬曆十三年乙酉，歿於崇禎十三年庚辰（一五八五—一六四三），年五十六。

徐氏少負奇氣，年三十，攜襆被，遍歷四方佳山水，自吳越至閩，至楚，北歷齊魯燕冀嵩雍，登華山而歸。旋復由閩至粵，又由終南背峨嶺，訪衡山。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尋金沙江，從瀾滄北尋盤江，復出石門關，數千里，窮星宿海而歸。所至輒爲文以志游蹟，歿後手稿散逸，其友季夢良求得之，而中多闕失。商務印書館有丁文江校訂徐霞客遊記。

遊廬山日記，只是徐霞客遊記中的一滴。所記「戊午」爲萬曆四年（一六一八年）。

（江西九江府。山之陰爲九江府，山之陽爲南康府。）

戊午，余同雷門白夫，以八月十八日，至九江，易小舟沿江南入龍門河，二十里，泊李裁縫。登陸，

五里，過西林寺，至東林寺。寺當廬山之陰，南面廬山，北倚東林山。——山不甚高，爲廬之外廓，中有大溪，自南而西，驛路界其間，爲九江之建昌孔道。寺前臨溪，入門爲虎溪橋，規模甚闊。正殿夷燬，右爲三笑堂。

十九日，出寺，循山麓西南行。五里，越廣濟橋，始舍官道，沿溪東向行。又二里，溪迴山合，霧色霏霏如雨。一人立溪口，問之，由此東上，爲天池大道，南轉登石門，爲天池寺之側徑。余稔知石門之奇，路險莫能上，遂倩其人爲導，約二兄逕至天池相待。遂南渡小溪二重，過報國寺，從碧條香靄中攀陟。五里，仰見濃霧中雙石帆立，卽石門也。一路由石隙而入，復有二石峯對峙。路宛轉峯罅，下瞰絕澗，諸峯在巖船峯旁，俱從澗底躡管直上，離立咫尺，爭雄競秀，而層烟疊翠，澄映四外。其下噴雪，奔雷騰空，震盪耳目，爲之狂喜。門外對峯倚壁，都結層樓危闕。徽人鄒昌明畢貫之新建精廬，僧容成焚修其間。從葦後小徑復出石門一重，俱從石崖上，上攀下躡，磴窮，則挽藤，藤絕，置木梯以上，——如是二里，至獅子巖。巖下有靜室。越嶺，路頗平。再上里許，得大道，——卽自郡城南來者。歷級而登，殿已當前，以霧故不辨。逼之，而朱楹綵棟，則天池寺也。蓋燬而新建者。由右廡側登聚仙亭，亭前一崖突出，下臨無地，曰文

殊臺。出寺，由大道左登披霞亭。亭側歧路東上山脊，行三里。由此再東二里，爲大林寺；由此北折而西，曰白鹿昇仙臺；北折而東，曰佛手巖。昇仙臺三面壁立，四旁多喬松，高帝御製周顛仙廟碑在其頂，石亭覆之，製甚古。佛手巖穹然軒峙，深可五六丈；巖端石歧橫出，故稱「佛手」。循巖側菴右行，崖石兩層突出深塢，上平下仄，訪仙臺遺址也。臺後石上書「竹林寺」三字。竹林爲匡廬，幻如海上三山，何論竹林。還，出佛手巖，由大路東抵大林寺。寺四面峯環，前抱一溪，溪上樹大三人圍，——非檜非杉——枝頭著子纍纍，傳爲寶樹，來自西域。向有二株，爲風水拔去其一矣。

二十日，晨霧盡收。出天池，趨文殊臺，四壁萬仞，俯視鐵船峯，正可飛鳥。山北諸山，伏如聚蠃；匡湖洋洋山麓，長江帶之，遠及天際。因再爲石門游。三里，度昨所過險處，至則容成方持貝葉出迎，喜甚。導余歷覽諸峯，上至神龍宮右，折而下，入神龍宮，奔澗鳴雷，松竹蔭映，山峽中與寂境也。循舊路，抵天池。下，從歧徑東南行，十里，升降於層峯幽澗，無徑不竹，無陰不松，則金竹坪也。諸峯隱護，幽倍天池，曠則遜之。復南三里，登蓮花峯側，霧復大作。是峯爲天池案山，在金竹坪則左翼也。峯頂鑿石磷峴，霧隙中時作覓人態。以霧不及登。越嶺東向，二里，至仰天坪。因謀盡漢陽之勝。漢陽爲廬山最高頂，此坪則爲

借廬之最高者。坪之陰，水俱北流，從九江；其陽，水俱南下，屬南康。余疑坪去漢陽當不遠，僧言中隔桃花峯，尚有十里遙。出寺霧漸解，從山塢西南行，循桃花峯東轉，過礮穀石，越嶺南下，復上，則漢陽峯也。先是遇一僧，謂：『峯頂無可託宿，宜投慧燈僧舍。』因指以路。未至峯頂二里，落照盈山，途如僧言。東向越嶺，轉而西南，卽漢陽峯之陽也。一徑循山，重嶂幽寂，非復人世。里許，蒼然竹叢中，得一龕，有僧，短髮覆額，破衲赤足者，卽慧燈也，方挑水磨腐。竹內僧三四人，衣履揖客，皆慕燈遠來者。復有赤脚短髮僧，從崖間下，問之，乃雲南雞足山僧。燈有徒，結茅於內，其僧歷懸崖訪之，方返耳。余卽拉一僧爲導，攀援半里，至其所，石壁峭削，懸梯以度，一茅如慧燈龕，僧本山下民家，亦慕燈居此。至是而上，仰漢陽，下俯絕壁，與世復隔矣。暝色已合，歸，宿燈龕。燈袁廡相餉，前指路僧亦至。燈半月一廡，必自己出，必徧及其徒，徒亦自至，來僧其一也。

二十一日，別燈，從龕後小徑直躋漢陽峯。攀茅拉棘，二里，至峯頂，南瞰鄱湖，水天浩蕩，東瞻湖口，西盼建昌，諸山歷歷，無不俯首失恃。惟北面之桃花峯，錚錚比肩，然昂霄逼漢，此其最矣。下山，二里，循舊路，向五老峯。漢陽五老，俱匡廬南面之山，如兩角相向，而犁頭尖界其中，退於後，故兩峯相望甚近。



而路必仍至金竹坪，遶犁頭尖後，出其左脅北轉，始達五老峯。自漢陽計之，且三十里。余始至嶺角，望峯頂坦夷，莫詳五老面目；及至峯頂，風高水絕，寂無居者。因遍歷五老峯，始知是山之陰，一岡連屬，陽則山從絕頂平剖，列爲五枝，憑空下墜者萬仞，外無重岡疊嶂之蔽，際目甚寬；然彼此相望，則五峯排列自掩，一覽不能兼收；惟登一峯，則兩旁無底，峯峯各奇不少讓；真雄曠之極觀也！仍下二里，至嶺角北行山塢中，里許，入方廣寺，爲五老新刹。僧知覺甚稔三疊之勝，言道路極艱，促余速行。北行一里，路窮，渡澗。隨澗東西行，鳴流下注亂石，兩山夾之，叢竹修枝，鬱葱上下，時時仰見飛石，突綴其間，轉入轉佳。旣而澗旁路亦窮，從澗中亂石行，圓者滑足，尖者刺履。如三里，得綠水潭，一泓深碧，怒流傾瀉於上，流者噴雪，停者毓黛。又里許，爲大綠水潭，水勢至此將墮，大倍之，怒亦益甚。潭前峭壁亂聳，回互逼立，下瞰無底，但聞轟雷倒峽之聲，心怖目眩，泉不知從何墜去也。於是澗中路亦窮。乃西向登峯，峯前石臺鵲起，四瞰層壁，陰森偏側，泉爲所蔽，不得見，必至對面峭壁間，方能全收其勝。乃循山岡，從北東轉二里，出對崖下瞰，則一級二級三級之泉，始依次悉見。其塢中一壁有洞如門者二，僧輒指爲竹林寺門云。頃之，北風自湖口吹上，寒生粟起。急返舊路，至綠水潭諦視之，上有洞翕然下墜，僧引入其中。

曰：「此亦竹林寺三門之一。」然洞本石罅夾起，內橫通如十字，南北通明，西入似無底止。出湖溪而行，抵方廣，已昏黑。

二十二日，出寺，南渡溪，抵犁頭尖之陽。東轉下山，十里，至楞伽院側。遙望山左脅一瀑，從空飛墜，環映青紫，天矯滉漾，亦一雄觀。五里，過棲賢寺，山勢至此始就平。以急於三峽澗，未之入。里許，至三峽澗。樹石夾立成峽，怒流衝激而來，爲峽所束，迴奔倒湧，轟振山谷。橋懸兩岸石上，俯瞰深峽中，迸珠戛玉。過橋，從歧路東向，越嶺，趨白鹿洞，路皆出五老峯之陽。山田高下，點錯民居。橫歷坡陀，仰望排障者三里，直入峯下，爲白鶴觀。又東北行三里，抵白鹿洞，亦五老峯前一山塢也。環山帶溪，喬松錯落。出洞，由大道行，爲開先道。蓋廬山形勢，犁頭尖居中而少遜，棲賢寺實中處焉；五老左突，下卽白鹿洞；右峙者，則鶴鳴峯也。開先寺當其前。於是西向循山，橫過白鹿棲賢之大道，十五里，經萬松寺，陟一嶺而下，山寺巍然南向者，則開先寺也。從殿後登樓眺瀑，一縷垂垂，尙在五里外，半爲山樹所翳，傾瀉之勢，不及楞伽道中所見，惟雙劍巔衆峯間，有芙蓉插天之態；香爐一峯，直山頭圓阜耳。從樓側西下，壑瀾流鏗然，瀉出峽石，卽瀑布下流也。瀑布至此反隱不復見，而峽水匯爲龍潭，澄映心目。坐石久之，四山

曠色返，宿於殿西之鶴峯堂。

二十三日，由寺後側徑登山，越澗盤嶺，宛轉山半，隔峯復見一瀑，並掛瀑布之東，卽馬尾泉也。五里，攀一尖峯，絕頂爲文殊臺，孤峯拔起，四望無倚。頂有文殊塔，對崖削立萬仞，瀑布轟轟下墜，與臺僅隔一澗。自巔至底，一目殆無不盡，不登此臺，不悉此瀑之勝。下臺，循山岡西北溯溪，卽瀑布上流也。一徑忽入，山迴谷抱，則黃巖寺據雙劍峯下。越澗再上，得黃石巖，巖石飛突，平覆如砥。巖側茅閣方丈，幽雅出塵。閣外數行修竿，拂翠峯而上，與山花霜葉，映配峯際。鄱湖一點，正當窗牖。縱步溪石間，觀斷崖夾壁之勝，仍飯開先，遂別去。

## 甲申日記

黃淳耀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菴，嘉定人，生於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歿於弘光元年乙酉（一六〇五—一六四五）年四十一。

黃氏，崇禎進士，南都亡，嘉定破，偕弟淵耀殉。著作有陶菴集、山左筆談。

甲申日記，是甲申年（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一月到三月的日記。這裏，是就一月的日記選錄的。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一日，晨起，謁宣廟、關廟、城隍廟。歸拜家慶畢，閱『程子遺書』二十頁，心境稍清。午後，閱韋蘇州詩。札與聖舉，有答札。記原研德來覲歲，因留夜坐，往而復來，仍約智含同來。先是智含送所和『鹽』字韻詩來看，甚佳。

二日，閱二程書二十頁。赴聖舉約，扶鸞見警。是夕，同仲華、研德、智含、眉聲集。

三日晏起，是一過。管幼安自訟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此。』今豈可習以爲常耶？聖人亦人也，四十而不惑。今我尙未到「立」境界，一可懼也。顏子不貳過，今有過皆復犯，二可懼也。『朝聞道，夕死可矣。』今此身可以死乎？三可懼也。古人蒙養時，便有天下國家之具，今時過而後學，從前歲月，皆棄擲於無用之地，四可懼也。

與人說一句話，便有成物作用在內；若謔浪笑敖，及順口應人，便是不誠無物。

已前覺得歲月易過，只是工夫未曾積累。

晚，赴熙孟飲，心境在半清半濁之間。古人每夜必焚香告天，使略有穢滓，便不堪告天矣。

人之生也直，直者，率性之謂。

閒話多，是一大病，中間逗漏不覺。

燈下，讀紀事本末二十八頁。

四日，讀二程書十餘頁。出答帖，至雍瞻齋，見「彈琴」，「鎖諫」二圖，爲之悵然。午，約雍瞻熙孟令融小酌。令融寫南還詩見示，稍爲篋砭。義扶來即去，赴介庵約。

心雖無大病，卻不免雜。又語言尙多信口。

是日札與義扶，論亂語且莫刻。義扶領余意。札與智含。寄銀往嘉禾請經十三種，智含先以傳燈錄，大慧語錄二種來。

七日，飲食啓處，皆所以養氣，厚味醲酒，重茵累褥，皆足以昏氣也。氣昏則志動。

存心以應事，然既存其心矣，又須考之於事。

門人汪長士遂汪進之立同來。

開尹子翼來。午後過義扶，同介庵集，談笑時，有一種作意拘捉之病；原來拘捉太過，便致放越。

八日，午，過掄生，同內三爾支開尹熙。孟集。旋過令融，同雍瞻。義扶。眉聲進卿諸子集。暨崑山柴集。勛葛瑞同五集。

酒食相徵逐，笑談皆無義無味，此等處蹉了許多好事，此後居家，當立一出飲之約，庶不至玩歲愒月。

是日，得大鴻所寄書。此兩日，畢竟以徵逐廢事，心境亦稍雜。

九日，午過了灑飲，同啓霖談，頗暢。是日，午前，陳靜夫來。復過雍瞻，同柴葛諸子集燈下。因憶鹿鹿，頗有浪過時日之恨，遂覺舉體不安。憶在京師，見館閣諸公，終日拜客，甚笑之，甚恥之。今若隨波逐流，把玩時日，與彼何異？本在閒處住，卻與忙處不異，更可笑也。此後當立戒，不與燕集矣。是日，得廣成先生書，餽金八兩。晚集，見孟先生與雍兄書，爲此悵然。并聞沈兩元之死，人命真如朝露耳。此輩臘月三十日，皆所謂懣懣一場者，竟爲人所料定，亦可痛也。

心氣不定，細看，卻本無動我之物。

十日，早，作廣成札。午前，過眉聲，爲直言社諸子各質所見，皆有警策。翼王懺居喪之過，聖舉懺演亂之過，皆聖學種子所賴以不絕也。公羊見約，欲辭之，不果，與義扶同赴飲，至夜分而散席。亦無心病，與昨集有異。晝質諸所爲，夜驗諸夢寐，二項工夫，不可闕，夢寐者所爲之券也。

人與禽獸不遠，只在分界處要認清。

十七日，粥前，聖舉啓霖來，言學宮構臺演劇，大褻宣聖之靈。余因作書劉廣文，屬其禁戢。午時，廣文復書，言臺已拆矣。午後，讀紀事本末第十卷竟。是日，心不清，夜夢亦雜，縱任之過，由拘束來。

十八日，傅大士日常備作，夜則行道；須知備作時，亦無別物。

傅大士示衆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

是日多心散時節。又與偉恭思前算後，惹起無明種子，卻是自入坑塹也。午後，聖舉札來，索二程抄釋。永思先生札來，付『疊山秘笈』看。子翼來，飯訖去。讀紀事本末，了十一卷。夜夢雜甚。夢入圍牆中，此啓霖所云執心所爲也。又夢見令融浮舟而來，拍頭縛袴。又夢見聖舉，家單阿師後身，趺坐說法。十九日，力學不進，如撐急水篙相似，進寸退尺，殆可憐憫。昔人有云：『性從偏處克將去，』吾偏在好勝，吾偏在畏難，吾偏在不專，吾偏在不毅，知其偏而克之，如程子所云，日畏尖物，即偏空中置尖物，久之，自能不畏也。

『近思錄』云：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造次顛沛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做工夫惟有勿忘，勿助，余數日來，或助或忘，相循環。伊川曰：學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能自得。

自察動靜語默之間，不當處多，當處少，畢竟心有病。



午後，鱗長來餽銅盟器一枚，墨一函。晚，約至齋中小談。夢雜。

二十日，早，往西北二路謝客，歸，雍瞻來。午後，偉恭述一家庭之言，大爲心累。夜幾無夢，而復現幻境。

二十一日，早，臥未起，鱗長來，亟着衣冠延入，與談良久。寫春聯一紙而去。午得智淵書。程孝吉來送墨四匣。午後讀紀事本末。連日甚廢工夫，非爲人事所累，乃心累也。六祖風幡義真了義也。夜夢雜。二十三日，寄孟衍書。兩日以偉恭娶親事，家閒不靜，未免與之俱動；覺得心氣蕪漫不治，此非境能牽之，蓋自己怠惰，不策勵之罪也。夢雜，惡。

二十七日，是日，雜客查至，半日不得閒。飢飭傷氣，神亦不清。午後，聖舉兄來，因留之小談，燈下別去，談中甚多發明。夜，有夢，不記。

二十八日，早起，寫南旋諸詩與紀原，并借紀事本末對訛字。僧筏來。粥後，冠服，詣王峻伯致拜，以五弟畢姻也。歸後，智含研德來，各出日記付看，用功甚嚴密。義扶來商作札與玄非和尚，義扶屬草甚妥，因命五弟書之。寫一小楷於五弟扇，寫時意甚閒樂，勝昨日。寫訖，偶取陳超宗嚴式如寄懷詩閱之，

困和四律。是夕大人邀峻伯至，同起羽集。夜夢雜。

二十九日，粥後，同偉悲過義扶，拉之同到唐園看梅。義扶令童子取飯至，飯訖，吾家取酒至，因遲坐至下午而歸。閒談頗有近道處，然亦流連光景而已。夜夢，自誦南還雪詩中「藍田烟去惟存玉，滄海潮枯盡裹豎」對人此比體也。又夢中作時藝數行，蓋是習氣未洗之驗。

三十日，午前，看紀事本末。出拜客。午後，偉恭約蔚生德持小飲，因與蔚生較弈數局，至夜分，客去。是日，午前心頗清，弈時偶因偉恭說一家庭之言，不免心動，遂借弈自遣，而神氣不佳。是夕，第一覺無夢，第二覺夢雜。

## 尋花日記

## 歸莊

歸莊，字元恭，江蘇崑山人。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歿於清康熙十二年癸丑（一六一三—一六七三），年六十一。

歸氏，諸生，文辭書畫，奄有衆長，墨竹入神品。工詩，酒後悲歌，旁若無人。國亡後，避入山林，故爲佯狂，與顧亭林齊名，時有「歸奇顧怪」之目。著作有恆軒集。

尋花日記二卷，上卷收洞庭山看梅花記及觀梅日記，下卷收看牡丹記、尋菊記及看寒花記。這是各專標一題而記載逐日底經歷的。有不具姓氏一跋：「元恭今年飽看牡丹、菊花，記其遊最詳，屬予評定；歲暮偏寒，卒卒未遑點筆，姑書此以復之。然元恭看牡丹詩云，『亂離時逐繁華事，貧賤人看富貴花。』此二語可抵記遊數十紙矣。」這裏選錄了洞庭山看梅花記及看牡丹記的兩篇。所記「庚子」爲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辛丑」爲順治十八年（一六

### 洞庭山看梅花記

吳中梅花玄墓光復二山爲最勝；入春則游人雜沓，輿馬相望。洞庭梅花不減二山，而僻遠在太湖之中，游屐罕至。故余年來多捨玄墓光復，而至洞庭。

庚子正月八日，自崑山發棹，明日渡湖，舍于山之陽路蘇生家；時梅花尙未放，余亦有筆墨之役，至元夕後始及游事。

十七日，侯月鷺翁于止各攜酒邀余至鄭薇令之園。園中梅百餘株，一望如雪，芳氣在襟袖。臨池數株，綠萼玉盞，紅白梅相間，古幹繁花，交映清波。其一株橫偃池中，余酒酣臥其上，顧水中花影人影，狂叫浮白，口占二絕句，大醉而歸寓。

其明日，乃爲長圻之遊，蓋長圻梅花，一山之勝也。乘籃輿，一從者攜襍被履過平嶺，取道周灣，一路看梅至楊灣，宿於周東藩家。

明日，東藩移樽并絮山中酒伴同至長圻。先至梅花深處名李灣，又至湖濱名壽泚者，怪石崩崩，與西山之石公相值。太湖之波，激蕩其涯，遠近諸峯，環拱湖外。既登高邱，則山塢湖村二十餘里，瓊林銀海，皆在目中。還過能仁寺，寺中梅數百株，樹尤古，多苔蘚斑剝，晴日微風，飛香滿棹。遂置酒其下，天曛酒闌，諸君各散去，余遂宿寺之翠巖房。

自是日，令老僧爲導，策杖尋花，高下深僻，無所不到。其勝處，有所謂西方景覽勝石西灣騎龍廟者。每日任意所之，或一至，或再三，或攜酒，或攜茶及筆硯弈具，呼弈客登山椒對局。仍以其間，閒行覓句，望見者以爲仙人。足倦則歸能仁寺。山中友人，知余在寺，多攜酒至，待於花下。往往對客吟詩揮翰，無日不醉。余意須俟花殘而去。

二十四日，路氏復以肩輿來迎，遂至山之陽。

明日，策杖至法海寺。歸途聞曹塢梅花可觀，雨甚不能往，遙望而已。

又明日，往翁巷看梅，復遇雨，手執蓋而行。

二月初，天初霽。薇令語余：「家園梅花尙未殘，可往盡餘興。」欣然諾之。薇令尙在書館，余已先

步至其園，登高阜而望，如雪者未改也。徘徊池上，則白梅素質尙妍，玉疊紅梅，朱顏未凋，綠萼光彩方盛，虢國淡掃，飛燕新妝，石家美人，玉聲珊瑚，未墜樓下；佳麗滿前，顧而樂之。就偃樹而臥，方口占詩句未成，而薇令自外至。薇令讀書學道，吾之畏友，願取余狂興高懷，出酒共酌。時夕陽在樹，花容光潔，落英繽紛，錦茵可坐。酒半，酌一卮環池行，遍酌梅根，且酌且祝。已復大醉，每種折一枝以歸。

探梅之興，以鄭園始，以鄭園終。以梅花昔稱五嶺羅浮，皆遠在數千里之外，無緣得至；區區洞庭，近在咫尺，聊以自娛。在長圻遇九年前梅花主人，已不復相識，蓋顏貌之衰可知矣。而世事如故，吾之行藏如故，能無慨然？昨爲薇令述之，薇令曰：『人生逆旅，又當亂世，九年之後，尙得無恙，復來尋花，已爲幸矣。』其言尤可悲也。已復自念，惟當亂世，故得偷閒山中耳，半月之樂，勿謂易得也。退而爲之記。

## 看牡丹記

余素愛花，庚子歲，欲刻期逐羣芳之勝會，病阻。辛丑二月，體健興豪，遂先游園墓觀梅花，留滯旬餘。又醉虎邱玉蘭之下累日。歸崑山，則東西兩寺，新綠可愛，時時婆婆其下，數候牡丹之信。

牡丹，中州西川爲盛，江南不能及，吾郡尤少名種。願遠者不能至，近地不可失也，乃以四月辛巳，旁死魄，先觀於本邑人士家中。始杜山人，次馬進士，醉於花前。旋過鄭進士、葉刑部、葉秀才。是日觀一家之花，刑部園中爲勝。有二種，約計三四叢，花八九十朵。

壬午，哉生明，飲卯酒，出丙舍而西，尋花於城中，不問路遠近，人貴賤，交親疎，有花處卽入。復出南門，至栽接之家，昏暮而歸。迴環旋折，約行二十餘里，看花十有一處。葉進士、顧王兩秀才、章山人、陸巴州五家爲勝。大抵皆「玉樓春」一種，惟徐季重齋前，有「慶雲紅」、「福州紫」、「小桃紅」諸種，而本甚小，開亦未齊，栽接家每年境外之花畢集，時猶未至，余將更逐花於婁東練川，不能待也。

癸未，將東行，而李光祿、徐翰林兩家花，昨未得觀，復先後過之，皆留飲。先是所過花主人留，皆卻之，恐滯我遊履也。是日，兩家花旣勝，爲邑中之冠，而光祿則廣庭疎籬，古木奇石，映帶參差；翰林之園，背山臨流，嵐光樹色，尤移我情，不覺夕陽之沈也。同遊者爲徐季重。夜，遂宿其家。

甲申，天微雨，乘小船而東。舟中作看花詩一律。午後至太倉。先過郁儀臣，道所以來之意。郁遂導至其兄明經家看花，花頗繁密，約百有餘，小酌而出。復導之遊許氏、李氏。許氏花視郁差少，而肥澤勝

之。過吳孝廉，遂止宿。是夜知婁東牡丹，吳司成、張給事、許嘉興三家爲勝。

乙酉，過吳司成。花計百數十，而佈置絕勝，縱橫散朗，俯仰高下，皆有致。如石家美人，妝分濃淡，似別輕重。又如宋家鄰女，不施朱白，不容增減，天然妍麗。主人留飲花前，各出新詩互觀。雖復推激風騷，縱談文史，而意終在花。罷酒，復徘徊久之而出。過張給事，門者辭以他往。余曰：看花耳，何必主人？又辭以無鑰。固強之，許少待。乃先過王太學。太學亦他出，直入其書齋，齋前花百餘朵，甚鮮美，留一詩而出。復過張，乃得入，庭花繁於吳，而佈置不能及。然有「猩紅」一種，絕勝。出則將過許嘉興，而與之無交，又聞其拒客，詎得王中翰兄弟，方闖入，園門尙開，乃持一刺，先以看花詩一首，仍託中翰爲介，主人遂出。蕭客園花三倍於張，約六七百朵，有三種，而「玉樓春」居多，如巫山之雲，千層萬疊。至薄暮，撤翠幕，落霞斜映，天影高臨，光彩爛然，有觀止之歎。停杯，口占一詩，將留贈之，索紙筆，久不至，遂出。是日賞牡丹之暇，復看張氏、王氏紫藤，皆盛觀也。同遊者爲陸翼王，陸以老儒授經，頗逐狂客之後。余得伴，與益發夜，仍宿吳氏。是日知嘉定之南翔鎮，頗有花。

丙戌，將跨驢馳至嘉定，以天雨，仍用舟，先過王太常，庭花晚發，著雨殊鮮潤。連酌數杯而入。舟出



東園至嚶塘登岸，聞知唐氏有花，遂入觀之。主人折數朵以贈。向晚，入嘉定之北門。宿門人張生家。生言其兄太學園中花最盛。因商明後日遊事。

丁亥，雨不絕，張蓋衝泥而行。先過同宗彥容家，花一叢，百餘朵，惜庭中湫隘，託非其所。逢人間牡丹，顯城中絕少。憶王公對孝廉園，昔年嘗醉其下，遂過之。花有四種，可百朵，紫者已殘，白者絕佳，素姿淡妝，儼然統國夫人也。恨連雨，色少悴耳。中庭太湖石，或臥或峙，嘉木錯列。堂中盆蕙盛開，玉幹亭亭，高二三尺餘，芳氣襲人，與庭中牡丹相對。主人方置酒召客，余遂坐上座。壺觴之暇，揮翰弈棋，與會酣適。夜，宿眞際菴。

戊子，復小飲王花前。亟呼張生至，與同出南門，至張太學園。園計二十畝，榆柳千章，濃綠環市，梅桂蠟梅天竹之屬，皆數十株各自成林。牡丹則前後庭二處，約計花二三百。前庭累石爲山，花列其下，紅紫相間，以積雨，漸向離披。後庭十數叢，皆佳種，有「水晶毬」者，色白，大幾盈尺。絳者紫者甚多，主人不能盡名其種。大抵粧殘倦態，啼痕欲溼。惜不及見其盛時也。園中長廊高閣池館之勝，爲一邑最。林間雙鶴，清唳入雲。有五層樓，巋然矗雲表，不及登而出。遂別張生，獨泛舟至南翔。偵知南翔寺有花，

先至陰公房，窗前二叢，白者佳，然已殘矣。復至惺公房，惟一玉樓春，亦向殘。時已暮，遂宿焉。

己丑，同惺公看張氏花，花已翦入瓶中，主人分以贈。又過王氏園，花可百餘，然不堪觀矣。常年牡丹開過，瓣墮地猶成錦茵，今以多雨，花遂泔爛枝頭。昨南門張氏花，已如將入井之麗華；今南翔王氏，則如既墜樓之綠珠矣，可勝惋歎。其園丁云，三日前猶可觀。且曰，某某家有某某種，今皆衰殘，惜來暮耳。既而遇張刑部於其叔子石席上，問其家花，亦以雨過，未盡開而摧敗。於是尋花之興闌矣。

自念去年發此興而不得遂，今既歷三州縣，看遍三十餘家之花，不可謂非樂事。但昔人稱牡丹爲富貴花，遊賞者必香車寶馬，豔姬妖童，十千沽酒，一石亦醉，乃爲宜稱。余今或徒步，或乘一葉舟，倩友人家三尺童相隨，雖所至不泛酒，願病後不能多飲，窮儒看花，景象如此，然意興則不減也。且必待富貴之具，而後恣其遊賞，豈可得哉。吾以爲三州縣三十餘家者，其花石樓臺之勝，服玩之珍奇，歌舞之妙麗，洵不可及矣。乃若胸懷無累，行止自由，恐未有如余者也。茲遊不可以不記。雖然，竊恐中州西川人見之，笑我爲井蛙夏蟲也。

十一日庚寅，逐花狂客歸乎來，記於南翔寺禪房。

## 甲行日注

葉紹袁

葉紹袁，字仲韶，號天寧道人，吳江人。天啓進士，官工部主事，以不耐吏職，乞養歸。妻沈宜修（宛君），工詩（有午夢堂集）。五子三女，并有文藻。乙酉（清順治二年，公曆一六四五年），清兵陷南京，遂棄家爲僧，自號粟庵。著作有湖隱外史、甲行日注等。

甲行日注，八卷，署名凡五易，作明筆桐流衲木拂、雨山游衲木拂、一字浮衲木拂、茗香客衲木拂、松雪巢衲木拂。始乙酉（一六四五）八月二十五日，迄戊子（一六四八）九月二十三日。這是葉氏在明亡後「游方外以遯時」的日記。這裏是就乙酉八月二十五日迄十二月三十日的記載中選錄的。

乙酉二十五日甲辰，微雨，四更起，櫛沐告家廟，辭之。同子世倅（雲期）、世侗（開期）、世舒（星期）、世樞（弓期），往圓道庵。三幼孫藏之他所，冀存一綫。長名舒崇，六歲；次舒徵，四歲；又次舒

崑二歲。庵主達元留余，且再觀去就。

二十六日乙巳，大雨。以兩先人及亡婦子女遺像七軸，家譜一帙，誥敕六軸，余詩文雜著八本，夢堂集六本，授達元，爲護藏之。他日天心厭亂，返我故服，彭咸舊都之居，孫綽遂初之賦，亦未可知。至晚，嚴甥仲日來，（名祇敬，文靖公曾孫。）云：「我亦拜辭老母偕往矣。」母卽余姊，賢智識大體，謂甥曰：「爾非名宰輔子孫乎？若去一絲髮爲虜，卽日在我前，我死目亦不瞑；汝若全去髮爲僧，天涯海角，我心亦安。」遂同宿庵中。有浪船人張安，曾貸余十金，以備檣帆，五六年矣；頃六月，亦棄舟去，不知何往。是日，忽冒雨來見，泣涕，悉其苦狀，袖出十金償焉，藉之爲萍蹤之助。小人好義如此，故識之。

二十七日丙午，雨曉起，理裝。家人輩至庵中拜別。余曰：「此行也，若幸中與有期，則歸來相見亦<sub>有日</sub>，不然，從此永訣矣。兩幼主室家之好未完（<sub>倜儻</sub>未婚），豈不痛心！然留之事虜必不可。我亦無可奈何耳！三孫不及見其長大，幸爲我善視之。踞湖山先隴松楸，幸念之毋忘。聞虜令，<sub>不降者</sub>，籍入不牘數畝，與環堵之室，不暇計矣。願夫人公子，向受錢唐公之託，今亦有愧九原。當令善返崑山耳。諸婦女可寄西方尼庵，汝輩但爲謀其餬口者，俾無凍餒以死，感且不朽。」家人皆伏地哭，余亦泣。登舟，

二兄幼與叔秀姪來送。姪孫舒胤亦來，時年十五，淚漉漉不止矣。既發，冒雨至棲真寺，即香上人簡庵夜，可生上人爲祝髮焉。即此後，或有黃冠故鄉之思，但恐彭澤田園，門非五柳，遶東歸鶴，華表無依耳！

二十九日戊申，雨俱在簡庵。余患河魚之疾二十日矣，日間胸懷作惡，困悴尤劇。家自七月中，廩人告匱，借一從昆米十石，食指率然，又復告罄。茲行，攜圓通庵米一石，錢二千文。子路曰：傷者，貧也！又當此亂世，被華廡，何人者歟？

九月初一日己酉晴。恩恩戒行李矣，極忽病瘧。

初二日庚戌，雨早，別二上人行（即香可生）。余曰：「行將焉往？」有言雙徑，有言武林，有言鄞尉。余曰：「我，吳人也，不可更入吳；其湖與杭乎？」先是錢唐公二使，同法相寺開修來，在余湖上。顧夫人商公榷，計猶豫未決，故開修因未即歸。而湖汴無多庵，寧初俗家武康二公可仗也，遂同行。出王涇塘，虜以空漕艘掛帆而南，纒纒不絕，舟人慌焉。風雨漉漉，煙波渺漠，遠樹低天，荒葭冷岸，滿野黃雲，偃蹇深潦中，俛首如泣，正自使人斷魂！未至烏鎮十里，風狂雨橫，暝色愁人，道邊小橋之北，有經堂庵，踰爾借宿。

初三日辛亥，霜降，微晴。早至瀟頭鎮，雙徑道，非，不可行也。夜至衛村，無僧舍可借。舴艋隘甚，不能展衾，僅和衣一倚枕耳。

初四日壬子，曉，日出矣，方鼓棹，又雨。過石門，頽牆廢垣，殘毀駸裂，野店無煙，晨星數人；兵火後光景，真可太息！次塘西，又值虜舟，幸疾雨飛注，虜遙不見，津梁疲矣，迷途生悵；昏霧帶鴉，荻花無語；又如焚道，漏天淋漓不止。正彷徨間，有漾永庵，屹然水湄，繫纜而登。主僧嗣明，留宿水閣中。綠萍覆池，衰柳依依，隄上籠煙曳雨，滿目淒涼！

初五日癸丑，大雨。早至一華庵，超寰開門揖入（聞修之師）采園，橘供茶，橘色正青，甘香獨異。錢唐公使者自香積兜夜歸，云：「虜聞江東兵至，日夕巡譙警堞。」斷橋秋色，半在羌笳胡柝中，未可問西子湖也！

初七日乙卯，晴。寧初辭歸。

初八日丙辰，陰。兒輩同曇津（治平寺僧）訪東山之勝，得華桐，臨安廬，將移笈就之。

初十日戊午，晴。乍寒，冷甚。兒輩再往安廬，定居停之約。余無聊獨步廡間，見殘帙一小詞，太平時

序，兒女柔情，不覺銷凝久之。詞云，「韶光悄悄溶溶處，半是落花與飛絮。人靜晝長，重門深閉，芳簾疏簾無語。」畫屏春夢正來時，上苑東風又歸去。燕子泥香，游絲日暖，一霎薔薇紅雨。」

十二日庚申，晴，暖。午後，遷安廬。自劉家橋上岸。兒輩學行脚僧，自擔榔栗，余與曇津先行，可二三里，至華桐岡。鑿山爲陟，三面皆峯，蒼籬善徑，高下委折。主僧云，「此雲棲惠文師所創，安廬榜，李長衡書也。」屋西嚮供佛，北嚮爲香積，南嚮聽竹軒二間居焉。修篁千幹，錯以松檜楓梓諸木，夾蔭四圍。碧岫如蛾眉臨鏡，浮出黛痕半抹，在千重綠步障間。黃花四五枝，婀娜依人。佛前供香圓一盆，杳非日來想際。屋後流泉淙淙，如美人銀甲挑箏絃，柔緩中作鶯栗響。擘竹爲筏，繇山坳屈曲引下，滴之池盎。夜來天高月迥，空山無聲，摩挲林影下，如在洞天，非人世矣！

冷。  
十三日辛酉，五更時，松濤竹韻，會心不遠。曉起，卽濃濃如霧，尋，大風，溼雲繚繞天際矣。午，大雨，甚

十四日壬戌，晴。日色射松竹間，如流黃碎錦，金剪刀裁出。兒輩與會所寄，登崇嶺，眺錢江。逾嶺至半山，訪神女廟，神女，倪氏處子也。宋高宗初，兀朮追至臨安，女避亂出奔，旋死，埋半山下。卽託夢諸將

帥，必速決戰，我以陰兵助汝。諸將異之，遂戰。果以神助獲勝，共爲立祠。至今廟貌不毀，然香火冷落甚矣！余謂正當賞其土木，冀明鑒於神焉可也。

十五日癸亥，晴，暖。佺病。

十六日甲子，晴。風日霽潔，纖雲不飛，花影移紙窗上，蕭疏如畫，能無思發花前之歎？初食苦珠，似榛栗而小，同豆羹之，則苦味出矣。山中最多。

十七日乙丑，晴，暖。寧初又來，云：田園尙猶如故，室廬亦幸儉存。故鄉風景，則半似遼陽以東矣，但村人未會吹蘆管耳！

十八日丙寅，立冬，晴，暖。午後陰晦。有餽鮑魚四頭，余戒殺久矣。又僧舍中，余屋後有小池，放之。屋背枕圓臺，端如覆釜，池在釜之下，上承流泉，琤琮作響。池底蒼苔綴密，蔭以高松，臨流俯挹，衣襟亦綠矣。魚如游碧玻璃鏡中，寒光皎映。夜聞山中如人大呼者，甯初曰：此麋聲也。

十九日丁卯，晴，暖。甯初往臨平，訪朱子夏，夜至，亦已爲頭陀。

二十日戊辰，晴。與子夏坐石上看紅葉，頽霞千片，錯繞青翠閒。斜陽半掛，四無人聲。涼風微動，葉



葉如欲吐語。

二十一日己巳晴。子夏早行。

二十二日庚午晴。住十日矣。初聞山鳥嘯風，恨無子規聲；春來滿山亂嘯，入秋卽止。

二十三日辛未晴。印虛上人來，醫不忝九折臂，藥更精美。睡又病瘧。

二十四日壬申晴。時去家莢落矣。仲日旣感白雲親舍之思，又念征途爰止倚閭未知也，故與初同歸。但病者在牀，行者在道，秋氣生悲，忽當言別，分袂增愴，更傷羈旅。秋興賦云：「彼四感之疚心，遭一途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諒無愁而不盡！」然總不如江文通「黯然銷魂」一語也。

二十五日癸酉，陰雲繁翳，細雨微零，北風振條，颼颼送冷。四山木葉，十有五六紅矣。前與子夏看者，又半已脫去，忽忽傷懷。

二十六日甲戌陰冷。朱子夏遣訊致醫陳起巖來，高襟樸袖，術亦名家之傳也。

二十七日乙亥晴冷。超聞二公來候。日落木靜，寂寂凝寒，父子五人，而二子臥牀，二子兼執僕役，一僮又病，悽慘之況，對景倍盈！

二十八日丙子，晴，冷。詠少陵詩，「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情。」淒然泣下。

三十日戊寅，晴。客有談王孝廉昭平（名道規）、陸大行鯤庭（名培），俱殉節死。陸郎北府之年，尤爲難耳！山陰劉祁二中丞，則先於七月間一謝孤竹之粟，（劉公宗周念臺）一捐沉江之袂矣！

（邴公彪佳世培）

十月初六日甲申，陰，冷。又有以六魚見遺，亦放之池。大登精舍二楓葉甚麗，與侗偕徘徊一晌。僮瘳止又作。離遜孤蹤，病復不輟，豈堪爲懷！

初七日乙酉，晴，冷。西風謾謾，在松梢竹杪之上，如鳧陣疾飛，寒聲峭急。小僮張辰病自初三日，沈困，有沈泰徵不以醫行，而善方脈，云必牛黃可療，不則以蘄艾灸其額。深山安得有此？往覓橋覓得麝香少許，同阜角刺末吹入鼻孔，僅僅一動，是夕竟死。死生固亦大數，然使安然在家，卽死我亦不恨。患難追隨，流離山谷，倘或故園可返，歸計有期，亦何以爲情乎？我悲與之同出，而不與之同入也。初來，十一歲，今年十八，孩時失父，母更嫁，叔撫之甚殷，每見，未嘗不摩頂鳴泣，傷其父之早亡也。人皆義之。今生死不得相訣，我深媿彼叔矣！

初八日丙戌，繁雲迷天，細烟含雨，如相愁咽然。

初十日戊子，雨，午晴。寶壽石公來。石公，曹洞巨宗，先承枉駕，又婉諷主人不當輕避世客；臨行，更勉余泉石自娛，毋久隕愛時之淚。邂逅高情若爾，能無結縷佩之！

十一日己丑，陰冷。晦景沍寒，午窗疑暝。

十二日庚寅，晴。薄暮，登廬後山岡，一望廖廓。王敬伯云，人言愁，我亦欲愁。門前紅黃滿地，觀之愴然。

十三日辛卯，晴。蔣問如佑嗣，問如子菌含來。

十六日甲午，晴，暖。侄病初起，已盈月矣。

十七日乙未，晴。往新庵，樓舍俱宏敞，庭中老梅古木錯立，上卽陸中丞杰墓。松可百尺，直上無斜曲之枝。唐伏虎禪師塋也。初欲奪塋爲穴，方及開視，卽時衆虎鳴山，故懼不敢動，止於左右分窆焉。中爲宋真歇了塋。院中一溜水，石架如蟲食，樹葉作鳥篆蟻籀狀。相傳石蟹所齧痕，蟹不知何往矣。西南柳翠臺，石碑書嬾娜居士塋，宋人題也。夜夢亡僮，寤後，枕端爲溼，明月映牖，如白日耳。

二十日戊戌，晴。門外木葉盡脫，岡嶺曠然。

二十七日乙巳，陰晦，小雨。夜與兒輩談長至伊邇，家中無拜祭兩先人者，爲泣下霑衣。詠顧著作詩：「此夜斷腸人不見，起行殘月影徘徊。」悲惋久之！

三十日戊申，晴，迴景激霽，爽如秋籟。

十一月初一日己酉，晴，始冰。月明菴慧持邀齋，與侗偕赴之。伊蒲之供，最爲精美。庭中孤桐峻聳，黃花晚茂。小樓向南挹日，坡公詩「林深窗戶綠」矣。殿後卽月明杲墓，碑文不載柳翠事。「齊諧」固無足徵，豈嘉亦附會歟？碑云：「杲與了俱蜀人，同爲丹霞潭法嗣，」而五鐙不列杲。

初四日壬子，冬至。黑雲漫布，風色黯冽，冷以是日爲最。超公冒寒來候，并惠食物。

初五日癸丑，晴，異冷如昨。陳起巖同許明長來，開國勳衛世胄也。芑支時，曾受知吾邑周忠毅公，（公爲仁和令）今秋次當明經選矣。以虜故爲僧，居黃林菴。天氣甚寒，余爲沽酒夜話。山多麝狸，是夜聞其香而不見。

初六日甲寅，晴，冷甚。陳許別去。僮又病。黃昏，斜月半鉤，掛寒林之末，幽涼黯淡，迥非人境！

初八日丙辰，晴。宏濟同袁雲林來。

初十日戊午，晴。龍居徐二華與立宗夢曙二上人來。立宗，鎮江人，精形家。夢曙能詩，曾遺札規德謙，毋爲慢客。

十三日辛酉，晴，暖。與侗信往訪宏濟。數椽矮屋，窗几明潔，黃菊猶依依在庭。宏濟卽遣侗信往拾松球，衰茗，不知誰爲主客。又至烟石居，李長蘅寫經處，僧介眉疏樸，有巖壑致，山漸高，石巉巖峭立。遠望諸山環峙，黛屏可數。宏濟贈椽條杖，送至陸墓，別。

十四日壬戌，晴。太平寺前酒家金奉川敬宇兄弟造謁，送橘栗諸品，爲余棄家行，遜慕重之也。市井中有好禮如此，可爲窮途之嘉遇矣！

十五日癸亥，晴，暖。夜月空巖，千林縞色。

十六日甲子，晴，冷。張慶常來，方弱冠，亦僧服，自楚中歸。云：長江數千里，蒼茫無一廬舍，焚修之慘，不忍舉目！

十七日乙丑，晴，冷。徑山覺道二僧中表戴宏致書，邀余入山，以石公言知之。

十八日丙寅晴。徑山二僧早別答簡，兒病未能也。

二十日戊辰晴，家中音問杳絕，欲寄歸郵，而道途多梗。德謙慨許與行，遂於午後發足。方去，即風作，松泉萬斛，颺颺巖谷矣。

二十二日庚午，積雪彌山，如泛銀海中，光搖耳目，枯藤亂石，皆瓊柯玉甃也。

二十三日辛未，陰冷，午微晴。寒暉薄影，與兒輩暫向前谿，一覽殘雪。

二十四日壬申，余初度日也。雪更大，更奇。世外異觀，直在海中三神山上耳。

二十五日癸酉，溼霧籠林，森陰銷雪。金奉川裂燒魚一孟，冒雪來送夜，大登致橡栗腐，色如蕨粉，而味遜之。

二十七日乙亥，陰冷。雪消下澗，如胡塞琵琶聲，悲涼悽咽，盡是明妃別漢之恨。兒輩沿石磴探尋瀑窟，登翠微而上，余不能耐寒耳。

二十九日丁丑，愁雲濃疊，引領家信。

三十日戊寅，晴冷。偶閱西湖志，載劉後村弔趙紫芝詩，「盡出香分妓，惟留視與兒」二語，韻甚。

余固無分香事，硯有先人所遺一二，不知猶存否？金奉川送生魚五尾，亦放之池，共十五魚矣。兩君意甚隆，天涯旅況，何以爲瓊玖之報？抵暮，德謙與蒼頭至。家鄉虜盜交訐，人無生意。途中胡虜絡繹，舟楫難前，嗣後信音，終付之溟雲。隴月矣！故德謙南返，塗次許邨，偶值一南潯船，卽爲吾輩定之，而拉其篙師亦同入山。蓋德謙逐客意已甚久也。余自至安廬，兩兒病皆幾死，又死一僮，無多囊橐，盡耗醫藥間。條忽此行，又無半錢粒米寄至，毋論久留取主人厭，實亦不能枵腹存也。次日，卽爲整裝計矣。

十二月初一日己卯，晴，暖。往別顯寧具公。余初至臯亭，具公入吳。泊歸，余以晦迹在此，恐叢林傳說易廣，故未修造謁。今將行矣，一辭別可也。師和悅傾挹，元箸超然，楛嶂莊嚴，足稱勝境。華桐去有數里，買一小棹航之。舟人姜八老，年五十餘矣，善談史籍事。又云，「當以心之公私，論戰之勝負。」此語竟照破馬士英諸姦臣心術，可爲大奇兒輩往一華菴謝別。夜金奉川爲祖道之餞。

初二日庚辰，晴，暖，午後大風雨。侵晨，金奉川以夜皮餘品具饗；超寰率其徒雲白，定林持米二斗，食物數種，早來送行。（聞修久遠出）又慧持朗演演合章宏濟至，俱送至陸墓前別。超宏二公，更送至金駕帳。雲白附舟往崇德。船在許邨，須欲過壩堰上，又覓一楫渡去，皆金家兄弟經營之，故奉川亦

同行，又肩挑鼻食往焉。方發棹，出半山橋，上卽神女廟也。天大晦，石尤陡作。至桐扣五雲橋，見陳起巖於道上。問子夏安在，云已北返三日矣。桐扣卽晉時石鼓，張茂先以蜀桐刻魚扣之者也。過臨平，零雨濛飛，寒峯霧隱。遇勝運柴，舟人不解事，近之，我舟遂爲所奪，非真虜也。卽羅木營兵耳。放肆無忌，幸奉川開說之，行李悉拋擲東岸。然兒輩拔沙而上，至邨舍，倩一小舫載裝。身復渡西岸，塘上步行，同行，雪白奉川也。雨稍止。行十里，已暗，抵吉祥寺。舟卽在寺門後河耳。買寺僧酒澆寒，夜宿寺中。

初六日甲申，晴，冷。午，至寶筏菴，見徐匪石，陳湖起，義士也，亦爲僧。密通家信，夜，家人輩來見。

初七日乙酉，晴，夜，金五雲持酒一罈，大蟹六隻至，六人各食一蟹，餘已無他，亦自不俗也。

初八日丙戌，小雨，潘秀山早來，送酒食物。午，至普明菴，訪可生，爰定居焉。菴主慈洲，樸而有情，鄰皆濃厚，穆乎仁里之風。

十一日己丑，晴，大風。吳叔向送其尊公謚生，星帶草堂集詩文，足稱作者。聞其人，古篤行君子也。十四日壬辰，陰。吳巨手來敘先德世誼之雅，（巨手，祖海洲先生，先君丙戌同籍也。）起義，遭難之絲，相對愴然。



十五日癸巳晴。巨手贈詩云：「開六月城陷，生民塗肝腦。我泣類婦人，長夜直微曉。戴星奔武唐，結友欲共討。何期彼貞臣，絕藥餌先天。」（陳幾亭）驚逝爰一吟，自此腸便槁。歲寒誰同心，翳霧空自飽。今視賢聖僧，不覺心傾倒。冠裳變胡服，斯文盡已掃！父子及昆弟，如公家直少，削髮皈空王，除煩不除惱。破寂無權吟，投誠有怨齋。先世忝同籍，約契苦不早。我行淩溟渤，（將泛海入閩）望此善自保。英主方恢疆，佛前豈終老？」是日在簡菴與巨手同舟返普明，王其翼亦在。

十七日乙未晴暖。退谷上人贈詩云：「北風吹破笠，草木度殘年。偶接高人論，因知達者全。笑言能竟日，俯仰不殊天。然限關心處，梅花亦自憐。」

二十一日己亥晴。姪孫起重、燦若、綱尚、遺酒食物。

二十二日庚子晴。吳虎文來。（叔向弟）

二十三日辛丑，獨坐無聊，忽憶亡儻，心閒刺病。又歎太子永定二王，且有不可知之恨矣，何況我子？  
子瞻懷撫念，輒遣哀思！

二十五日癸卯晴暖。孫學山（卽舒胤）載酒肴來，云：周魯望（名東侯）、吳子方（名肅）、王

延平（名建），皆爲僧。士之貧而節者也，何可不識之，以媿世之富貴胡服者。

二十六日甲辰晴。吳叔向邀爲其尊人題主，辭再三，不獲。今日設硯席菴中行之。夫方外從事，固爲創聞，其家不求諸朱紱以爲寵榮，而屬一流離行遜之老衲，古君子之風雅歟？

二十七日乙巳晴暖。公玉姪寄貺四金，看寒谷春也。公玉性嗇而弱，仗義則勇。六月間，沈君晦師起，餉以百金。族人媚虜者，尋之爲怨府，公玉遂受侮不少矣。又豪貴公子，爲虜所執，以奇貨徵厚賂焉，亦委責於公玉，慨然捐二百金贖之，不敢問償也。

二十九日丁未晴大暖。閱可生詩，可生眉目疏秀，操履純靜，詩亦如之。如「簷低窗引日，竹覆瓦通烟」，「野花含雨笑，芳樹覺春遲」，皆佳句也。

三十日戊申，輕烟細雨，寒林如畫。吳叔向書箱畫笥皆寄菴中，頃來檢其祖父遺像，歸爲設供，不覺念兩先人，附膺一哭。

追溯平生所過除夕：庚午請告終養，於前一日抵舍。二載之別，一日之聚，高堂在上，哲婦在下。瓊章以令嫻之質，莫愁之年，娟然與琴檜相映。倅亦伯符江東之歲矣，文章故正奇進。餘如僧達、僧綽、虎

子、鳳凰、最小者，軒渠作笑。余述都門事，可歌可泣，是夕爲最樂也。癸未，遷葬百福，自風塵發棹，巨風疾帆，繇太湖飛渡，俄頃百里，幸兩人得安吉地，足慰風木，而亡儻之痛，方新不能已。最慘莫乙亥爲尤甚。一歲三喪，淚痕相續。送年之況，何子哲所云，「彼哭者之懷，豈可思耶！」從兄汝嘉，念我孤寂，舍其家中肴藪之會，而來伴我，淒然相對酒杯間耳。又次，則壬申，瓊章脫屣塵世，又遭昭齋之感，同傷共悲，猶有亡荆在也。又次，則己卯，亡俗病深，就療武唐，佺留視之。侗贅婦家，余與佺偕三幼兒，一盞黃昏，含愁卒歲。在外度除夕者三：其一，則甲子公車，是夕至任丘同家，廷尉陸任吾、黃孺完、姪叔秀、高歌快飲，而旅店在劉侍郎元震中丞元霖坊下。坊題兄弟同登，遂爲余與廷尉成佳識。其二，則己巳，皇華報命，虜薄都城，不能進矣。家奉常香城在濟寧州，因往就焉。椒盤柏酒，奉常主之，不知爲他鄉逆旅也。其三，則今夕矣。國破家亡，衣冠掃地，故園極目，楸隴無依。行年五十餘七，同劉彥和慧地之稱，蕭然僧舍，長明鐙作守歲燭，亦可歎也！所幸父子相聚，兵燹暫遠，但求不媿天地，不辱父母，不負二祖列宗，雖不能死，稍以自盡，此心亦已矣！

## 揚州十日記

王秀楚

王秀楚，揚州人，偉大的無名作家。

揚州十日記，是清兵入揚州，屠殺慘酷，王氏記錄了他底經歷的。所記「己酉」爲清康熙八年（一六六九）。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失守，跟蹤奔揚州，閉城禦敵。至二十四日，未破城前，禁門之內，各有兵守。予住宅新城東，楊姓將守焉，吏卒恭置。予宅寓有二卒，左右隣舍亦然。踐踏無所不至。供給費錢千餘，將不能繼，不得已，共謀爲主者觴，予更謬爲恭敬，酬好漸合，主者喜，誠卒稍遠去。主者喜晉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娛軍暇；是夕，邀予飲，滿擬縱歡，忽督鎮以寸紙至，主者覽之色變，遽登城，子衆亦散去。

越次早，督鎮牌諭至，內有「一人當之，不累百姓」之語，聞者莫不感泣。又傳巡軍小捷，人人加

額焉。午後，有烟氏自瓜洲來，避興平伯逃兵。子婦緣久別，相見歎噓。而大兵入城之語，已有一二爲子言者。子急出詢諸人，或曰：「靖南侯黃得功援兵至。」旋觀城上守城者尙嚴整。再至市上，人言洶洶，披髮跣足者繼塵而至。問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對。忽數十騎自北而南，奔騰狼狽，勢如波湧，中擁一人，則督鎮也。蓋奔東城，外兵逼近不能出，欲奔南關，故由此。是時始知敵兵入城無疑矣。突有一騎自南而北，撒韋緩步，仰面哀號，馬前二卒，依依轡首不捨。至今猶然在目，恨未傳其姓字也。騎稍遠，守城丁紛紛下竄，棄冑拋戈，并有碎首折脛者。迴視城櫓，已一空矣。先是督鎮以城狹，砲不得展，城墜設一板前置城徑，後接民居，使有餘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畢。敵兵先登者，白刃亂下，守城兵民，互相擁擠，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匍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扞之即傾，人如落葉，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劍戟相擊聲。又如雨雹挾彈，鏗然鏘然，四響不絕。屋中人惶駭而出，不知所爲。而堂室內外，深至寢闔，皆守城兵民緣屋下者，惶惶覓隙潛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廂比屋閉戶，人煙屏息。子廳後面城牆，從窗隙外覷，見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嚴整，淋雨亦不少紊，疑爲節制之師，心稍定。忽叩門聲急，則鄰人相約共迎王師，設案焚香，示不敢抗。吾知事已不濟如此，然不能拂衆議，姑連應曰，

「唯唯！」於是改換服色，引領而待，良久不至。予復至後牕，窺城上，則隊伍稍疏，或行或止。俄見有擁婦女雜行其間，服飾皆揚俗，予始大駭。還與婦曰：「兵入城，倘有不測，爾當自裁。」婦曰：「諾。有金若干，付汝收藏，我輩休想復生人世矣！」涕泣交下，盡出金付予。值鄉人進，急呼曰：「至矣！至矣！」予趨出，望北來數騎，皆按轡徐行，遇迎王師者，即俯首若有所語。迨稍近，始知爲逐戶索金也。然意頗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問；或有不應，雖操刀相向，尙不及人。次及子們，一騎獨指子呼後騎曰：「爲我索此藍衣者！」後騎方舍轡，而予已飛遁矣。後騎遂棄予上馬去。予心計曰：我粗服類鄉人，何獨欲予？予弟至，予兄亦至，因同謀曰：「此居左右皆富賈，彼亦將富賈視我，奈何！」遂急從僻徑，托伯兄及弟扶婦女，冒雨至仲兄宅；予獨留後以觀動靜。俄而仲兄至，曰：「中衢血濺矣，留此何待？予伯仲生死一處，亦可不恨。」予遂奉先人神主，偕兄至仲兄宅；當時兩兄一弟一嫂一姪，又一婦一子二外姨一內弟，同避仲兄家。天漸暮，大兵殺人聲，已徹門外；因乘屋暫避，雨尤甚，數人共擁一毡，絲髮皆溼透，門外哀痛之聲，悚耳懾魄。延至夜靜，乃敢攀簷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周火起，近者十餘處，遠者不計其數，赤光相映如霞電，爍爍聲轟耳不絕；隱隱又聞擊楚聲，哀風淒切，慘不可狀。飯熟，相顧驚憂，淚下不能下箸。

亦不能設一謀。子婦取前金碎之，分爲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帶內皆有，婦又覓一破衲舊履，爲分換訖，遂張目達旦。是夜也，有鳥在空中如笙簧聲，又如小孩啼哭聲，如在人首不遠，詢諸人，皆聞之。

二十六日。頃之，火勢稍息，天亦漸明；復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數人伏天溝內。忽東廂一人，緣墻直上，一卒持刀隨之，追躡時飛；望見子衆，隨舍所追而奔子，子惶逼卽下竄，兄繼之，弟又繼之，走百餘步而後止。自此遂與婦子相失，不復知其生死矣。諸點卒恐避匿者多，給衆人以安民符節不誅；匿者競出從之，共集至五六十，婦女參半。兄謂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終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羣，勢衆則易避，卽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當是時，方寸已亂，更不知何爲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與就之。領此者，三滿卒也，搜余兄弟金皆盡，獨遺子未搜。忽來婦人，內有呼子者，視之，乃余友朱書兄之二妾也，子急止之。二妾皆散髮露肉，足深入泥中，沒脛；一妾猶抱一女，卒鞭而擲之泥中。旋即驅走，一卒提刀前導，一卒橫槊後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數十人如驅牛羊，稍不前，卽加鞭撻，或卽殺之。諸婦女長索繫頸，繫繫如貫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擻馬蹄，或籍人足，肝腦滿地，泣聲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爲五色，塘爲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

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深遠，處處皆有積尸；予意此間是我死所矣，乃逶迤達前戶，出街復至一宅，爲西商喬承望之室，卽三卒窺穴也。入門，已有一卒拘數婦女，揀拾箱籠，綵緞如山；見三卒至，大笑，卽驅予輩數十人至後廳，留諸婦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婦人製衣。婦本郡人，濃抹麗妝，鮮衣華飾，指揮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卽向卒乞取，曲盡媚態，不以爲恥。卒嘗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嗚呼！此中國之所以亂也！三卒將婦女盡解溼衣，自表至裏，自頂至踵，并令製衣婦人相修短，量寬窄，易以鮮新。而諸婦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體，不能掩蓋；羞澀欲死者，又不待言也。換衣畢，乃擁諸婦女，飲酒食肉，無所不爲，不顧廉恥。一卒忽橫刀躍起，疾呼向後曰：「蠻子來！」近前數人已被縛，吾伯兄與焉。仲兄曰：「勢已至此，夫復何言！」急持子手前，子弟亦隨之。是時，被執男子共五十餘人，提刀一呼，魂魄皆散，無一人敢動者。子隨伯兄出廳，見外面殺人，衆皆次第待命。子初念亦甘就縛，心忽動，若有神助，潛身一遁，復至後廳，而五十餘人不知也。廳後宅西房，尙存諸老婦，不能躲避。穿至後面，盡牧駝馬，不能踰走，心愈急，遂俯就駝馬腹下，歷數駝馬腹，匍匐而出；若驚駝馬，稍一舉足，卽成泥矣。又歷宅數層，皆無路，惟旁有街可通後門，而



衙門已有長鐵釘錮；予復由後衙至前，聞前堂殺人聲，愈惶恐無策。回顧左側有廚，中四人蓋亦被執治庖者；予求收入，使得參司火掌汲之役，倖或苟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點而役者也，使再點而增人，心疑有詐，禍必及我。』予哀求不已，乃更大怒，欲執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視階前有架，架上有甕，去屋不遠，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甕，而身已傾仆，蓋甕中虛而用力猛故也。無可奈何，仍急趨衙門，兩手捧錐，搖撼百度，終莫能動；擊以石，則響達外庭，恐覺，不得已，又復搖撼，指破血流，錐忽動，盡力一拔，錐已在握；急掣門屨，屨本槿也，濡雨而漲，其堅塞倍於錐，予迫甚，但力取門屨不能出，而門樞忽折，扉傾垣頽，聲如雷震，予急聳身飛越，亦不知力之何來也。疾趨後門出，卽爲城脚，時兵騎充斥，前進不能，卽於喬宅左鄰後門，挨身而入。凡可避處，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至前，凡五進皆如是；直至大門，已臨通衢，兵丁往來，絡繹不絕，人以爲危地而棄之，予乃急入，得一榻，榻顛有仰頂，因緣柱登之，屈身而匿。喘息方定，忽聞隔墻吾弟哀號聲，又聞舉刀砍擊聲，凡三擊，遂寂然。少間，復聞仲兄哀懇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取獻。』一擊復寂然。予時神已離舍，心若焚膏，眼枯無淚，腸結欲斷，不能自主也。室有仰屏，以簾爲之，不勝人，然緣之可以及椽，予以兩手扳椽行條而上，足托駝梁，下有席蔽，中黑如漆，仍

有兵至，以矛上擲，知是空虛，料無人在上，子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又不知幾何人。街前每數騎過，必有數十男婦哀號隨其後。是日雖不雨，亦無日色，不知旦暮。久之，軍騎稍疏，左右惟聞人聲悲泣。思吾弟兄已傷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子婦子不知何處，欲踪跡之，或得一見。乃附梁徐下，躡足至前街，街中人首相枕籍；天暝，莫辨爲誰，俯身遍呼，無應者。遙見南首數火炬，蜂擁而來，子急避之；循郭走，城下積尸礙步，數跌復起，每有所驚，卽仆地如僵尸。久之，得達小路，路人昏夜互觸相驚駭。大街上，舉火照耀如白日。自酉至亥，方及兄家。宅門閉，不敢遽擊；俯聞婦人聲，知爲吾嫂，始輕擊，應門者卽子婦也。大兄已先返，吾婦子俱在。子與伯兄哭，然猶未敢遽告仲兄季弟之被殺也。嫂詢子，子依違答之。子詢婦何以免，婦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衆人攔之，獨遺我；我抱影兒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跌傷足，亦臥焉。卒持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婦幾十人，皆魚貫而縛；因囑我於諸婦曰：『看守此婦，無使逸去！』卒持刀出，又一卒入，劫吾妹去。久之，不見卒至，遂給諸婦出。出卽遇洪嫗，相攜至此，故幸免。」

洪嫗者，仲兄之內親也。婦詢子，告以故。哭泣良久。洪攜宿飯相勸，哽咽不可下。外復四面火起，倍於昨夕。潛出戶外，田中橫尸交砌，喘息猶存。遙見何家坟中，樹木陰森，哭音成籟；或父呼子，或夫覓妻，呱呱

之聲，草畔溪間，比比皆是，慘不忍聞。回至洪宅，婦欲覓死，予竟夜與語，不得開，東方白矣。

二十七日。問婦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柵後，古瓦荒磚，久絕人跡。予蹲亂草中，置子於柵上，覆以蘆蓆，婦僕居其前，我曲附於後，揚首則頂露，展足則踵見，微出氣息，拘手足爲一裹。魂少定，而殺聲逼至，刀環響處，槍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至於紛紛子女，百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至午後，積尸如山，殺掠更甚。幸至晚，子等遂巡走出。彭兒酣臥柵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渴時則取片瓦掬溝水潤之，仍睡去，呼醒，抱與俱去。洪姬亦至，知吾嫂又被劫去，吾姪在襁褓，竟失所在。嗚呼痛哉！甫二日，而兄嫂弟姪，已亡其四矣。相與覓臼中餘米不得，遂與伯兄枕股，忍飢達旦。是夜，子婦覓死幾斃，賴洪姬救免。

二十八日。予謂伯兄曰：「今日不知誰死；吾兄幸無恙，乞與彭兒保其殘喘。」兄垂淚慰勉，遂別逃他處。洪姬謂子婦曰：「我昨匿柵中，終日貼然，當與子易而避之。」婦堅不欲，仍到柵後同匿焉。未幾，數賊入，破柵，劫姬去，捶擊百端，卒不供出一人，子甚德之。少間，兵來益多，及子避所者，前後踵接，然或一至屋後，望見柵而去。忽有十數卒，喞喞而來。其勢甚兇。俄見一人至柵前，以長竿擣予足，予驚而

出，乃揚婦爲彼向導者，面則熟而忘其姓，予向之乞憐，彼且索金，獻以金，始釋予，尙曰：「便宜爾婦！」出語諸卒曰：「姑舍是！」諸卒乃散去。喘驚未定，忽一紅衣少年，操長刀，直抵余所，舉鋒相向，獻以金，復索余婦，婦時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給之曰：「婦孕多月，昨乘屋跌下，孕因之壞，萬不能生，安能起來。」紅衣者不信，因啓腹視之，兼驗以先塗之血袴，遂不顧。所攜一少婦、一幼女、一小兒，兒呼母索食，卒怒，一擊，腦碎而死，挾婦與女去。予謂此地人徑已熟，不能存身，當易善地處之；而婦堅欲自盡，予亦遑迫無主，兩人遂出，并縊於梁，忽項下兩繩一時俱斷，併跌於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門，直趨堂上，未暇過廊。予與婦急趨門外逃，急奔一草房中，悉鄰間婦女，留婦而卻予。予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積連屋，予登其顛，俯首伏匿，復以亂草覆其上；自以爲無患矣，須臾卒至，一躍而上，以長矛擗其下，予從草間出，乞命，復獻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數人，皆有所獻而免。兵既去，數人復入草間，予窺其中，有方桌數張，外圍皆草，其中廓然而虛，可容二三十人，予強入之，自謂得計，不意敗垣從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爲兵窺見，乃自外以長矛直刺，當其前者無不被大創，予股亦傷；前者盡爲卒得，後者倒爬而出。予復至婦所，婦同衆婦女皆伏臥積薪，以血塗體，糞綴其髮，煙灰其面，形如鬼蜮，鑒別以聲。予乞衆

婦，得入草底，衆婦女擁臥其上，子閉氣不敢動，幾悶絕；婦以竹筒授子，口啣其末，出其端於上，氣方達，得不死。戶外有卒，一時手斃二人，其事甚怪，筆不能載。草上諸婦，無不戰慄，忽哀聲大舉，兵已入室，復大步而去，不旋顧。天漸黑，諸婦起，子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復同婦歸洪宅，洪老洪嫗皆在；伯兄亦來，云：「是日被刼去，負擔，賞以千錢，仍付令旗放還。途中亂尸山疊，血流成渠。又聞有王姓將爺，居昭陽李宅，以錢數萬，日給難民；其黨殺人，往往勸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餘，昏昏睡去；次日則二十九日矣。

自二十五日起，至此已五日，私幸或可薄赦，又紛紛傳洗城之說。城中殘喘，冒死絕城逃去者大半，舊有官溝，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然亦以此反罹其鋒。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結伴夜入官溝盤詰，搜其金銀，人莫敢誰何。子等念既不能越險以逃，而伯兄又爲子不忍獨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原避處知不可留，而子婦以孕故，屢屢獲全；遂獨以子匿池畔深草中，婦與彭兒裹臥其上。有數卒至，爲刼出者再，皆少獻賂而去。繼一狼卒來，鼠頭鷹眼，其狀甚惡，欲刼子婦，婦偃蹇以前語告之，不聽，逼使起立，婦旋轉於地下，死不肯起，卒舉刀背亂打，血濺衣裳，表裏漬透。先是婦戒子曰：「倘遇不幸，吾

必死；勿以夫婦故乞哀，併累子。」故子遠躲草中，爲不知焉。子亦謂婦將死，而惡卒仍不捨，將婦髮周數匝於臂，橫拖而去，怒叱毒打，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多地，環曲以出大街，行數步必擊數下；突遇衆騎中一人，與卒滿語數句，遂捨子婦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無完膚矣。忽又烈火四起，何家墳前後多草房，燃則立刻成燼；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網者，爲火一逼，無不奔竄自出，出則遇害，百無一免，亦有閉戶焚死者，由數口至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積骨多少。大約此際無處可避，亦不能避，避則或一犯之，無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與尸骸雜處，生死反未可知。子與婦並往臥塚後，泥首塗足，殆無人形。火勢愈熾，墓中喬木燒着，光如電灼，聲如山崩；風聲怒號，赤日慘淡，爲之無光。目前如見無數夜叉鬼，驅殺千百地獄人而馳逐之，驚悸之餘，時作昏曠，蓋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間矣。驟聞足聲震響，慘呼震心，回看墻畔，則伯兄被獲；遙見兄與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脫，卒遂趕去，此卒卽前日刼吾婦而復捨者也。半晌不至，子心搖搖。伯兄忽走來，赤身披髮，爲卒所逼，不得已向子索金救命，子僅存一錠，出以獻卒，而卒怒甚，舉刀擊兄，兄輾轉地上，血流滿身；彭兒拉卒，涕泣求免，卒以兒衣拭刀血，再擊，而兄將死矣。旋拉子髮索金，刀背亂擊不止。子訴金盡，曰：「必欲金，則免死，他物亦可也。」卒牽子髮

至洪宅，子婦衣物置兩甕中，倒覆塔下，盡發以供其取；凡金珠之類無不要，而衣服擇好者取焉。見兒頸有銀鎖，將刀割去。去時顧子曰：「吾不殺你，自有人殺你也。」知洗城之說已確，料必死矣。置兒於宅，同婦急出看兒，前後項皆被傷，深入寸許，胸前更烈。子二人扶兄至洪宅，問之，亦不知痛楚，忽曠忽甦。安置畢，子夫婦復至墳處躲避，鄰人俱臥亂草叢中。忽有人語子曰：「明日洗城，必殺一盡，當棄汝婦與吾同走。」婦亦勸子行。子念伯兄垂危，豈忍舍去；又前所恃者猶有餘金，今金已盡，料不能生。一痛氣絕，良久而蘇；火亦漸滅。遙聞砲聲三，往來兵丁漸少；子婦抱兒坐糞窖中，洪姬亦來相依。忽見一人，紅衣佩劍，滿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隨從一人，衣黃背甲，貌亦魁梧；後有揚州數人跟隨。紅衣人熟視子曰：「視爾非若儔輩，實言何等人！」子念時有以措大而獲免者，有以措大而立斃者，不敢吐實，飾詞以告。復指諸婦子問是誰，具告以實。紅衣人曰：「明日王爺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命隨人付衣幾件，又金一錠，問：「汝等幾日不食？」子答以五日矣。命：「跟我來。」子與婦且疑，不敢不行。至一宅，所蓄甚富，魚米充盈；向一婦人曰：「你好好待此四人。」與子等別去。時已暮，子內弟被卒劫去，不知存亡；婦傷之特甚。少頃，老嫗搬出魚飯食子；宅去洪宅不遠，子取魚飯食吾兄，兄喉不能

咽，數箸而止。予爲兄拭髮洗血，心如刀割。是日，聞封刀之語，衆心稍定。

明日，爲五月朔日。勢雖不甚烈，當未嘗不殺掠；而富家大室，方且搜括無餘。子女由十餘歲起，搶掠殆無遺類。是日與平伯復入揚城，而寸絲粒米，盡入虎口矣。蕭條殘破，難以盡述。

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恐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屍。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尸簿載數共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被擄者不與焉。

初三日，出示放賑，借洪姬至缺口關領米。米卽督鎮所儲軍糧，如邱陵，數千擔，片時蕩然一空。往來負載者，俱焦頭爛額，臂脛傷折，刀痕滿面，如燭淚成行。搶米之際，雖親友不相顧，強者去而復來，老弱被重傷者，終日不能得升粒。

初四日，天晴，烈日蒸薰，屍氣薰人。前後左右，處處焚燒，煙結如聲，腥聞數十里。是日，予燒棉及人骨成灰，以療兄瘡；兄垂淚頷之，不能出聲。

初五日，幽僻之人，始稍出來。相逢各淚下，不能出一語。予等五人，雖獲稍甦，終不敢居宅內。晨起



早食，卽出處野畔，其粧飾一如前日。蓋往來打糧者，日不下數十輩，雖不操戈而各制槌恐嚇，詐人財物，每有斃於杖下者。一遇，仍肆擄掠，初不知爲清兵，爲鎮兵，爲亂民也。是日，伯兄因傷重刀瘡崩裂而死，傷哉，痛不可言！憶予初被難時，兄弟、嫂、姪、婦、子、親共八人，今僅存三人，其內弟、外姨，又不復論。

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故漫記之如此；遠處風聞者，不載也。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閱之當警惕焉耳！

## 使魯日記

姚鼐

姚鼐，字姬傳，其齋名惜抱軒，人因稱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生於清雍正九年辛亥，歿於嘉慶二十年乙亥（一七三一—一八一五）年八十五。

姚氏，乾隆進士，授主事，遷郎中，告歸，主講鍾山書院。以長於古文名。所選古文辭類纂，於清代惟取方苞、劉大櫓之作，古文有「桐城派」之目，實自此書啓之。著作有惜抱軒詩文集、三傳補注等。

所著使湘魯日記，未入全集，載青鶴雜誌中。這裏，選錄其使魯日記所記「戊子」爲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

戊子七月二十一日，已初刻出門，微雨，行八九里，晴。三十五里至新店，小憩。又行二十五里，至良鄉。時山西考官秦澹初、王蘭圃，與山東正考官朱克齋，俱已先到。各與小敘，而天復雨，遂各回寓館。至

晚，雨甚；夜，止。

二十二日，晴。晨起，頗寒。道路經雨極淨，望大房山，色絕佳。二十里至洪恩寺，偕秦王朱同遊，作一詩。又行二十五里，至福聚寺朝飯。寺甚荒落，其地名挾河。又行二十里，過涿河。又五里，宿涿州南門外，與克齋同居一館。傍晚，復雨。克齋見余洪恩寺詩，有和章。夜，蘭圃來晤甚久。

二十三日，晴。與蘭圃別於涿州南行室之側。澹初先去，不及與別。蘭圃西行。余與克齋南行三十里，至三角淀早飯。又三十里，至新城，館於甘露寺。旁臨紫泉，上有茂陰，館舍極清。是日作一詩。

二十四日，行十里，過琉璃支河，其地本有橋，爲水所敗，以小舟渡。又行二十里，至白溝早飯。又四十里，至雄縣南關外宿。克齋見余收字韻詩，有和章。

二十五日，夜起，行十里，至十里鋪，乘小舟過趙北口。是時水決，高陽沿道田畝，盡被淹沒。舟中作一詩。天明行約十餘里，登岸至張林莊。復乘舟十里至鄭州。水路穿城而出南門，乃舍舟從陸，十五里至代河早飯。又三十里，至任邱。同年商衡童初爲縣令，晤之。商云：舊朱龍河至任邱，河流至苟家莊入淀，沒塞其流，令東入淀，今年朱龍河決，西行故道，而下至苟家莊，則前阻隄閘，水不能過，緣道一百餘

村盡被其害矣。現報災九分，以俟賑卹。

二十六日，行三十里，至新中驛。有毛公祠。又二十里，至河間二十里鋪早飯。又二十里，入河間城，借一馬氏宅作公館，甚淨潔。是夜，大風雷雨。

二十七日，曉晴。出城十里，道爲水所沒，乃乘舟五十里，至臧家橋登岸，過漚沱，逾橋二十里，至縣，作一詩。

二十八日，行四十里，至交河阜莊驛早飯，又四十里宿阜城。

二十九日，行五十里，至景州，遊開福寺，登塔，相傳隋開皇時建也。凡塔中心有立柱，人行環繞螺盤而登，此塔獨中只十二層，塔磴皆穿空而過，最爲巧異，但其上磴甚窄，登下稍難。其旁有行宮數間，以備中頓。克齋與余同至，克齋至二層不能登，余獨上至八層，亦下，作登塔詩一首。是日閻譯二伯父因館於景州，遂來一晤，留之午飯，及暮乃去。晚，景州牧榆次章名在來晤，庚午同年也。

三十日，夜雨，行四十里，至留智廟，雨止。入山東界，承善及省吏來接。飯畢，行二十里，過運河，至德州。連日與克齋同住一館，是日乃分舍，宿州城西。

八月初一日，緣城外行三十里，至黃河厓，進點心。又二十里，入平原界，鹿店早飯。又行三十里，宿於平原城東。有懷顏魯公，作一詩。

初二日，從平原行二十里，至二十里鋪。又十五里，至黎吉寨早飯。又三十五里，至禹城縣。

初三日，過趙王河橋。行二十里，至二十里鋪。又三十里，至晏城早飯。又二十五里，至高河城下，過大清河橋，住。爲克齋寫經，作一詩。

初四日，早起，過渡（人言卽小清河，疑）二十里，至□□。又八里，至□□。與克齋點心。出行，過山岡，殆標山也。下望濟南，旁矚羣岸，烟景如畫。行四五里，輿從來接，乃更朝衣入濟南東城，與克齋分住，共一街。是日封門，無相見者。

初五日，令人持名帖候在省諸官。司道遣人送「科場條例」及「筵宴儀注」，又下帖請入籩宴。

初六日，司道遣人送速帖，及未申時，凡三速，乃往巡撫衙門公宴，酒三行，卽入閣，少待，內監試及籩官俱入，內監試沂州守湖州蔡彩霞名應彪，及「春秋房」濮洲牧歸安潘退庭名汝誠，皆伯父舊

交，書三房，福山令安鄉潘經峯名相，癸未同年，「詩一房」，鄒縣令獻縣孔名傳，庚午同年。「易一房」，萊蕪令秀水張愚，名慶源。（壬申辛巳）。「易二房」，安邱令中部張，名東。（丙子丁丑）。「書一房」，博興令山陽王，名溥。（壬申壬申）。「書二房」，壽張令中州彭，名時清。（庚辰）。「春秋房」，海豐令休甯黃，名樹棠。（壬申）。「詩二房」，夏津令蘭陽范，名汝載。（戊午壬申）。「詩三房」，嘉祥令婁縣瞿，名朝宗。（壬申）。「詩四房」，房陵令黃安吳，名沂。（丁卯壬申）。「詩五房」，青城令錢唐周雨，睦名嘉猷。（甲子乙丑）

九月十一日，出城，行五十里，至齊河。又六十里，至禹城，可一更許。

十二日，行七十里，至平原。又八十里，至德里，宿羅年兄家。

十三日，行六十里，至景州。又四十里，至阜城縣。又五十里，至阜莊驛。

十四日，行四十里，至獻縣。又六十里，至河間。又七十里，至任邱，時已二鼓。晤商童初。又晤江五哥。十五日，行五十里，至趙北口下船，行二里許，十里鋪登岸。十里，至雄縣。途間細雨，水邨紅葉，甚佳。

晚，行九十里，宿新城。

十六日，行六十里，至涿州。又七十里，至良鄉，夜已二鼓。

十七日，入都。

十八日，至順義。

十九日，至密雲縣北十五里。

二十日，接駕。

二十一日，回京。

## 荷戈紀程

林則徐

林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晚號竢村老人，福建侯官人。生于清乾隆五十年乙巳，歿于道光三十年庚戌（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六十六。

林氏，嘉慶進士，道光朝，官湖廣總督，那時廷議禁絕鴉片，命林氏馳赴廣州辦理。林氏查獲英商鴉片二百餘萬斤，盡焚毀。英兵攻粵，不得逞，因移師北上。清廷懼，與英議和，謫林氏戍伊犁。旋又起用，官雲貴總督。太平天國興，清廷召爲欽差大臣，中途卒。著作有政書、雲石山房詩集。

荷戈紀程，是林氏謫戍伊犁時途中逐日記載的日記。林氏于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一八四二）七月初六日，從西安出發，十一月初九日到伊犁。這裏，選錄「余策馬出嘉峪關，」直至達伊犁，及報告到戍。

壬寅九月初八日癸丑，晴。昨夕司關官吏來，問所帶僕從及車夫姓名，告以人數。今晨起行，余策



馬出嘉峪關，先入關城。城內有游擊巡檢駐劄，城樓三座，皆三層，巍然拱峙；出關外，見西面樓上有額曰：「天下第一雄關。」又路旁一碑亦然。近關多土坡，一望皆沙漠，無水草樹木，稍遠則有南北兩山，南卽雪山，北則邊牆，外皆蒙古及番地耳。西行四十里，至雙井，有人家數十戶。在隆順店飯罷又行，則交玉門縣界矣。三十里，紅山子，有兩三人家。又二十里，惠回堡，有堡城，乃乾隆年間官吏駐千總一員，兵一百名，此處有林木水泉，頗爲關外所罕。

初九日甲寅晴。丑正刻行，三十里，火燒溝，爲台站換馬處。又二十五里，俗名脖膝蓋，有居民數家。又十五里，赤金湖，此地無湖而以湖名，或舊有之耳。五代晉高居誨使於閩記云：「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玉門關，一然則赤金湖，卽古之金河歟？飯後又行，二十里，千店子，有營汛牌坊曰：「赤金營。」聞有赤金堡，駐一都司，一把總，設兵二百名，但不在大路旁耳。又二十里，赤金峽。是日路長一百一十里，因起行甚早，故酉初得到。沿途沙路平坦，將至峽則山徑狹窄，不免顛簸。其山不甚高，而皆紫色，道旁頗有雜樹，而山上轉無寸草。赤金亦作赤斤，明永樂二年有蒙古塔力尼率所部降，遂建赤金蒙古所；正嘉以後，爲吐魯番所據，國初定鼎後內附，康熙五十七年，置靖邊同知，雍正三年，以柳溝通判調靖

邊廳，領靖邊衛赤金所，乾隆七年，改赤金所爲五衛，二十四年，西城拓疆，遂將靖赤二衛併爲一縣，賜名玉門縣。閱郝鶴皋先生萬里行程記，以赤金爲赤斤之訛，然考元和郡縣志，載金山在古玉門縣東六十里，其山出金；太平寰宇記引十三洲志云：「金山在延壽東，有玉石障。」按延壽屬古酒泉郡，則此地自是出金之峽矣。

初十日乙卯晴，寅刻行，西風頗大。二十里，俗名賊窩鋪；又二十里，高見灘，有古石碣，字蹟剝落，今未得見。又二十里，三十里井，有居民數家，因在此飲茶喫麵。又二十里，大東渠，距玉門縣城十里。涉靖邊渠，入南門，在城內行館宿。按玉門縣係乾隆二十四年御賜今名，非古之玉門也。古玉門關在今敦煌縣境，今之驛路，不必由之。

十一日丙辰晴。此一程應住三道溝，只五十里，緣其地民居較多，過此則難住也。早晨在旅館一飯而行，十里，頭道溝，涉水而過。又二十里，千店子；又十里，二道溝；又十里，三道溝，此處交安西州界。聞安西州境有十道溝，皆通雪山水利，故有田萬頃，居民數百家，村內頗有市肆，賣醃磨菹，味可。

十二日丁巳晴。寅刻行，三十里，六道溝；又十五里，七道溝，有旅店數家，因就店中爲粥而食。又過

八道溝，四十五里，至布降吉，爲雍正年間會駐大兵之地。有土城，今駐都司，帶兵一百名。土城內行館，白楊兩株，甚茂。

十三日戊午，晴。丑刻行，二十里，野馬溝；又二十里，雙塔堡，有堡城。駐千總一，兵一百名。頗有田畝，旅店數家，在此爲食而行。二十里，亂山子；又十里，沙棗園；又二十里，小灣，宿。此處水利頗饒，田土腴潤，林木葱秀，居民數百家；惟途甚不平，則車馬經由者多也。村中有王正學者入泮，是日設尊宴客，因與小談，亦口外一雅事也。御者云：「附近別有一路，由駱駝井至安西州，里數與大路等而道較平。」緣偏僻，未允行。

十四日己未，晴。子刻卽行，三十里，車轆轤場；又十里，乾溝；十五里，林家房；十五里，安西州，城內住。十五日庚申，晴。辰刻行，出北門，約十里，過疏勒河，水甚乾涸，其上有龍王廟。又十五里，地窩鋪，僅一家村；又二十里，大梁，亦然；又十五里，石簷子，有土屋兩家。飯罷又行，三十里，至白墩子，時已更餘矣。此程雖云九十里而覺甚長，土人云，實有一百二十七里。自安西以西，皆沙磧，往往數十里無水草；辟沙之下，有石底，車行戛戛有聲。夜在車中宿。

十六日辛酉，晴。黎明行，四十里，至獨山子，有土屋兩間，因憇爲粥。過此多循山坡行，坡皆不高，其色紫黑，沿途小石片如碎瓦。三十里，至紅柳園，宿。民居數十間，有太清宮，頗敞，惟地名不知何取，不惟無所謂紅柳，且樹木初無一株也。是日，路七十里，尙不甚長，未刻卽到，詢之御者，明日可兼程，因晚飯後，復督車碾月而行，是夜仍在車臥。

十七日壬戌，晴。子正刻過小泉，已行五十里。又三十里，寅刻到大泉，待輿夫秣馬，至黎明入旅館一飯。辰刻復行，三十五里，大山頭，亦名地窩鋪，有居民兩三家。大抵戈壁中，凡有一二土屋處，皆稱地窩鋪也。又行二十里，見東南一帶，山石多白色，曠野亂石，亦往往白如明礬，檢數拳，頗可玩，聞土中掘出者爲佳。近日蕭州玉器，有一種曰「馬連井」者，卽此石也。又十五里，馬連井，宿。自昨夕至今日，行一百五十里。計安西州所轄東自三道溝，西至此，共八站，將六百里。此地附近有金礦，多挖礦淘金之人，故居民及千戶云。

十八日癸亥，晴。辰刻行，三十五里，紅柳河，無河亦無柳，僅一家村，小憩，煎茶飲之。過此循山峽行，路崎嶇。又二十里，無地名，亦一家村，爲粥食。又二十五里，星星峽，向爲宿站，僅大小兩店，皆甚骯髒，借

隔鄰土屋喫飯。夜在車宿。此地間於山峽，陰氣森然，居民僅九家，開峽之西有魍魅，自建關聖廟，邪魔漸遁，過客於廟中留香火資，有捨兩馬於廟者，遂爲神馬。一往各山自覓食，朔望一至廟，旋又不知何往；每一日自赴村店，有過客餒馬，卽與同槽食，飽且自去。今往來僕御咸知之，見馬來食，遂喜，以爲神佑云。

十九日甲子，陰。寅刻行，西北風大，出峽皆石路，且多自上而下，車顛甚。五十里，小紅柳園，有店三家，止飯：仍不見所謂紅柳者，詢之土人，謂伐以爲薪，遂若彼濯濯者矣。又四十里，沙泉，居民數十家，向爲宿站，就旅店卸車，店差不惡，而土炕外別無一物，沿途旅店皆然，幸自帶繩凳活几，勉爲一餐。此處水鹹，昨在馬連井購一壺盧貯水來，因星星峽與小紅柳園之水俱尙可飲，至此始用之。是晚風愈大，夜大雪，積厚四五寸。

二十日乙丑，晨寒甚，仍飛雪。巳刻雪霽，見陽光，始行。三十里，疋磔井，僅有兩店。在此喫麵。又五十里，至苦水，無行館，卸車於店，店亦甚陋，亥刻又行。五鼓至紅山墩，已行八十里，因路平，行尙不滯，僕夫餒馬，在此略停。

二十一日丙寅，五鼓有微雪。辰刻行，天漸晴，路亦平。午正三刻至格子煙墩，已行六十里矣。居民二十餘家，水尙可飲，鴿子頗多，有店數家，俱惡，仍用自帶几凳，夜宿車中而已。

二十二日丁卯，晴。子刻卽行，三十里，滴水崖；又四十里，長流水，時已天明，在旅店中爲食。巳刻又行，四十里，有小店二家，名曰四十里井，小憩又行。三十里，黃蘆岡，此地多田畝，產哈密瓜，今已過時，殊不適口，有晒乾切片，結爲一團者，味甜似柿乾，亦不佳。

二十三日戊辰，晴。午刻行，四十里，盧晴墩；又三十里，哈密城，時方侵晨，自覓東門外福興店居停。考哈密本漢伊吾廬地，置宜禾郡尉，唐爲伊州，後陷於吐番，元代入版圖，明爲哈密衛。今其地土潤泉甘，田多樹密，可謂樂土；惟田歸回民耕種，入糧於其王，滿漢官民無與焉。土城甚小，辦事大臣及協辦大臣同署，餘則一副將，一通判，一巡檢，皆住城內。回城距此五里，回王府在焉。城內及附近回民，約萬餘戶，男戴印花小帽，女穿紅衣，土人呼爲「纏頭」。其語與華言大異，然能華言者亦多。自此而西南，大抵皆回地也。哈密距嘉峪關一千五百餘里，本十八站，此次兼兩程，故行十六日耳。新疆南北兩路，皆於此分途，天山橫亘其中，故有南北祁連之稱；祁連卽天山，夷語謂之達般。北路過達般，則至巴里

坤，卽鎮西府城，附郭爲宜禾縣，凡赴古城、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伊犁者，皆取道於北。其西南達土魯番，凡赴南路喀喇沙爾、庫車、烏什、阿克蘇、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者，皆取道於南。然北路過達般，其寒徹骨，且雪後路迷難辨，恐陷於無底之雪海，故冬令雖往北路，亦多由土魯番繞道，而中有十三間房一站，爲古之黑風川，起大風，車馬皆可掀簸空中。則土魯番一路，亦行人所憚。惟別有小南路一條，亦通古城、烏魯木齊，其路較近，由哈密西南二百八十里之瞭墩，分途往北，既避北路達般之雪，又避南路十三間房之風，行人無不樂由。聞宜禾縣令不許商旅行此一路，將店拆毀一空，故中有數站，無店可住，并新建關聖廟亦被毀去；俄而宜禾地震半月，城垣衙署，半就傾圮，縣令始悔毀廟拆店之非，此本年六七月間事也。頃聞小南路往來行人，仍復不少，余亦決計由此而行，特觀縷識之。

二十四日己巳，陰。本欲登程，御者請稍息，以養馬力，從之。求書者盆集，竟日作字。

二十五日庚午，晴。早晨出東關，過回城，一觀其王府，高出城顛，回王名百善，封此四十餘年矣。三十里有一土屋，無村名，小停爲食。又四十里，頭堡，有土城，城內回民百餘戶，城外漢民二十餘戶。夜宿

車中。此後大抵皆以吾車爲臥榻矣。

二十六日辛未，晴。寅正刻行，二十里，過二堡，時甫日出，有店未停車。又四十里，三堡，漢回居民，與頭堡同。今因天旱，飯後又行五十里，沙泉宿，亦名沙棗泉。是日家忌茹素。

二十七日壬申，晴。寅正行，二十里，鴨子泉，甫辰初，又四十里，七子泉。食罷復行，二十里，大墩，有回民兩家。又二十里，瞭墩，宿。自七子泉以西，皆碎石石路，車甚顛簸，蓋循天山西南麓行也。將至瞭墩之二十里，實有三十餘里長，連日望見達般積雪，一白連天，開古城等處，本月望間雪厚數尺，沒過車箱。日來天晴，未知可漸消落否？

二十八日癸酉，晴。御者修整車軸，停一日未行。

二十九日甲戌，晴。辰刻行，陂陀重疊，屢登屢降，小石滿路。五十里，溝口，無人家，尙有泉流，在此爲食。又行三十里，爲一盤泉，有土屋一家。飯畢又行，徹夜未歇。

三十日乙亥，晴。五鼓過芟芻槽，距一盤泉四十里；又十五里，車殺泉，甫日出。七十里，七箇井子，此處關聖廟及民屋數間，爲宜禾令毀去，祇就頽垣之下，作飯而食。遇江西南城人朱姓，從伊犁烏魯木



齊販鹿茸回建昌，言新疆事甚悉。晚又開行，天已變陰，濃雲如墨，然縱駝車之所，祇有勉行耳。半夜，雪甚大，至六十里，名黑山子，有兵房一間。人馬極乏，姑在此停，寒不可耐。

十月朔日丙子，天明起視，停車在山峽中，雪積五六寸，四面全不辨路，始就兵房燃薪作飯。已刻見陽光始行，而路中轍迹，仍不可辨，且陂陀登降，峽路蜿蜒，欲迷者屢矣。勉行三十里，至白山子，日已斜，此處合於北路巴里坤之大道；北路由噶順至此三十里，有店兩家，人馬俱疲，只可住此矣。下午，天晴。

初二日丁丑，黎明行，仍是峽路，三十里，色壁口，有店兩家，在此喫麵。又十里，爲色壁橋，亦有民居，過此，陂陀尤多，有一陂殊陡，殊費馬力。又三十里，大石頭，係奇台縣轄，民居數十家。飯後欲復行，而大雪紛紛，不得不住此矣。

初三日戊寅，晴。辰刻見陽光行，高岡平原，一白無際，馬沒蹠，人沒踝，勉行三十里，地名戈壁頭，回語謂之烏蘭烏蘇。是時天又稍陰，御者請少憩，仍在車中臥。

初四日己卯，晴。寅刻行，四十里，沙河，甫日出，爲食又行。陽光普被，積雪漸融。五十里，三箇泉，回語

謂之阿克他斯。

初五日庚辰晴。寅刻行，五十里，一盤泉，有小店兩家，爲食又行，四十里，木壘河，商賈雲集，田畝甚多，民戶約五百家。有河一道，洩雪山之水，今冬令涸矣。出阿魏，磨菽。

初六日辛巳晴。寅刻立冬。是時開車行，五十里，爲東城口，有旅店小坐，遇獵者殺兩狐，取其皮傳觀。已刻又行，四十里，奇台縣城，住南關外，貿易頗多，田疇彌望，天暖，雪融成泥。

初七日壬午，陰晴相間。子刻卽行，五十里，甘泉鋪；四十里，古城，住，圍闊甚多，北口外之科布多等處，蒙古諸部，均在此貿易。有滿兵、漢兵兩處土城，相距三里；滿城曰罕遠城，駐領隊大臣一員，及協領以下數員，滿兵一千名；漢城住游擊等員，漢兵四百名。夜又雪，積至寸餘。

初八日癸未，晨起已晴。五十里，大泉，有兵房查驗東旋人口，烏魯木齊都統委員駐此。四十里，濟木薩，住，阜康縣丞與參將駐。有土城，縣丞催科理訟，與東樂縣丞同。自古城來，沿途田畝連塍，村落相接，俗謂哈密至烏魯木齊，有窮八站，富八站，戈壁頭以東之八站爲窮，木壘河以西之八站爲富也。

初九日甲申，陰晴相間。辰刻行，三十里，雙岔河；二十里，腰站子；二十里，三臺汛；亦濟木薩縣丞所

轄。榆柳甚多，有上台中台下台，上台有五百餘戶，縣丞收糧之倉在焉；鋪戶皆在下台，相距約二里。

初十日乙酉，上午陰，晚晴。辰刻行，四十里，爲濟木薩、阜康縣交界，名四十里井，有店兩家，在此爲食。又四十里，爲滋泥泉，名曰揚河，仍在車臥。

十一日丙戌，晴。寅刻行，五十里，大泉；四十里，阜康縣城內，宿。是日名九十里，實有一百三十里長。雪融後泥濘滿塗，已費馬力，且路多坎窞，一車陷則衆車皆停，故自寅至亥，始能抵次，而車之折軸脫輻，且不一而足，殊累人也！

十二日丁亥，晴。因候折軸之車，午刻始行，四十里，甘泉堡。晚又行五十里，至古牧地，入迪化州界。道路之長，泥淖之多，與昨日相彷彿。

十三日戊子，晴。辰刻行，此處距烏魯木齊、寧城，名四十里，實有五六十里長，路尙坦，但多澗水。二十里，七道溝，土城一座，屯田把總駐。又十里紅山，入城，至行館住。都護提軍以下多來晤。此地滿漢二城，皆繁會之區，都統道州駐滿城，提督駐漢城，相距約十里。余住滿城，不及往漢城矣。

十四日己丑，晴。晨往漢城答拜各客，廢員戍此者，多來晤談。

十五日庚寅晴。小憩整行李。爲人作字，夜分始罷。

十六日辛卯晴。晨往答各客，并辭行。回寓後，復作字，雇赴伊犂車。

十七日壬辰晴。晨開車，十里，爲十里店；二十里，地窩鋪；二十里，亦名地窩鋪；十里，爲三十里墩，交

昌吉縣界。又十里，爲頭墩河，冬令水已涸，而積雪彌漫，陰寒特甚。十五里，爲昌吉縣城，舊名洛克淪。

十八日癸巳晴。晨行，十里，榆樹塘；二十里，小蘆草溝；十里，大蘆草溝；十里，榆溝，爲食。又二十里，爲

二十里店；二十里，呼圖壁，宿。有土城名景化，巡檢駐。雖云九十里，實有一百里長。

十九日甲午晴。晨行，二十里，爲五工台，小坐。二十里，亂山子；二十里，圖古里克，俗呼土葫蘆，仍呼

圖壁巡檢轄。此站只六十里，向爲宿站，緣過此則無住處矣。

二十日乙未晴。晨行，三十里，樂土驛，小坐。二十里，塔西河，民居甚盛，閩漳泉人在此耕種者數百家，皆遣犯後嗣，近來閩粵發遣人，亦多配此。因在店食。十五里，鮑家店，樹木頗多。又二十里，綏來縣，在東關外住。此地舊名瑪納斯，田土膏腴，向產大米，販各處，人物之繁，不亞蘭州。有南北兩城，縣令與副將駐北城，都司駐南城。

二十一日丙申，晴。與人換鞍未行。由此赴伊犁轍迹愈寬，車鞍每邊出車箱一尺二寸。下午，爲人書條幅楹帖。

二十二日丁酉，晴。辰行，過西關，十里，瑪納斯河，今冬令水弱，河流隔爲三道，深且及馬腹，夏令不知若何浩瀚矣。又三十里，破城子，居民數百家，無所謂城也。爲食又行，四十里，烏蘭烏蘇軍台，宿。民戶亦多，前人記載，皆言此處蚊多且虐。冬令幸無患。

二十三日戊戌，晴。聞此站長，卯初行，黎明寒甚。二十五里，五顆樹；十五里，三道河，此四十里，有五十里長，所謂三道河者，指夏令言，冬則涸矣。民戶盈千，在飯館中一飯；又二十五里，曰五斗完糧，蓋以一村納糧之數，名其地耳。又二十五里，安濟海，此五十里，有六十里長，仍綏來縣轄。居民五千戶，軍台及旅店皆小，卻有行館，敝甚，遂宿焉。

二十四日己亥，晴。黎明行，沿途空曠，與前戈壁等。三十里，有一人家，無地名。二十里，爲四十里井，仍綏來西界，過此，隸庫爾喀喇烏蘇之糧員管轄矣。又四十里，奎墩，居民百餘戶，聞水利薄，田不腴，村墟殊荒陋耳。

二十五日庚子，晴。黎明行，三十里，河沿子；三十里，庫爾喀喇烏蘇，宿。有土城，領隊大臣游擊守備營糧長駐。

二十六日辛丑，晴。晨行，沿途無人煙，樹木不少。三十里，乾河子，新立牌坊曰「豐潤」。河傍有小店。又四十里，布爾噶齊，住，居民百餘戶。

二十七日壬寅，晴。黎明行，十五里，過小河；五里，四顆樹，此二十里，有三十里長。又四十里，爲敦木達，有軍台，此四十里較短，到時尚早，因再行三十里，河沿子，宿。

二十八日癸卯，陰晴相間。黎明行，約三里，涉河兩道：一甚淺，一稍深，夏秋則大渠也。又七八里，皆小石子路，過此乃平坦，樹木極多。又二十里，固爾圖；二十里，花樹林，有店未停，惟行李車飼馬。二十里，托多克；又二十里，沙窩頭，過此皆沙窩矣，店一家，甚湫隘。

二十九日甲辰，晴。黎明行，甫里許，卽窩路，此路至沙泉子六十里，先二十里沙最深，疲馬力；中二十里略淺；後二十里多蘆沙，似石底，然車行尚不滯。沙泉子僅一店，湫隘與昨日之店同。因尚早，知精河距此五十里，又前行，間亦有沙，但不甚深。三十五里，過一山，穿缺出，山自喀喇烏蘇至精河橫截南

北，土人稱爲南山，似亦天山之支麓也。過山後又行十五里，精河城外宿。有土城，糧員及都司駐。

十一月朔日乙巳，晴。住一日。此地安插遣犯二百餘名，令種地及各營服役，閩粵人居其半，乞賞紛紛，勉應之。

初二日丙午，晴。辰刻行，數里卽入葦湖，道旁葦草彌望，聞夏令皆水，須繞戈壁二十里，今水涸，惟間亦有沙窩耳。四十里，有牌坊曰「永濟湖」，俗呼爲腰站，有一店頗潔，小坐；民居四五家。又二十里，爲托里，有軍台，此站六十里，有七十里長。附近田地，皆土爾扈特種，故前後皆有土爾扈特氈帳。

初三日丁未，黎明行，天陰甚寒。沿途從葦間穿行，五十里，至大河沿，此地爲馬頭，市肆民居頗盛。又行三十里，爲托霍木圖軍台，俗稱爲五台，仍隸精河轄，居民寥寥。南山環繞如翠屏，其北亦羣峯聳秀，遇伊犁差官貢馬八十四，聞正貢不過數匹，歲例三次，此係明年端陽之貢。

初四日戊申，黎明行，陰晴相間。沿途皆戈壁，微有陂陀，然尙平坦，南北多峯巒。四十里，有一小店，無地名，在此爲食。其地乏水，不能飲馬。又行四十里，至四台，爲伊犁界；昨日五台，尙精河轄耳。居民數家，兩店甚陋。

初五日己酉晴。黎明行，沿途山坡盡石。四十里，有店無水，祇賣乾餅，昨夕爲粥帶來，食之。又四十里，三台宿。四面環山，諸山水匯巨澤，俗呼海子，考前人記載，所謂賽里木諾爾是也。東西寬約十里，南北倍之，波浪湧激，似洪澤湖，向無舟楫，亦無魚鱗之利，土人言：「中有神物如青羊，見則雨雹；水不可飲，飲則手足疲軟。」意雪水性寒故耳！

初六日庚戌，黎明，大風，天陰。過一卡倫，循海子而西，沿途風濤之聲。四十里，松樹頭，海子始盡。兩山劈開，千松挺立，行人謂之過達般，不知其名。考前人記載，當是塔爾奇山。大雪飄灑，有店小坐，雪稀過山，山爲行者所憚，實不甚峻；東來上山少，下山多，西來則反是矣。下後峯迴路轉，俗名果子溝，實塔爾奇溝也。祁鶴皋先生行記稱：「奇絕仙境，如入萬花谷中。」值冬，濃碧嫣紅，不可得見，而沿山松樹重疊不可計數；雪後巖白松蒼，天然圖畫，古徑幽折，泉溜清冷，二十里中，步步引人入勝，誠不僅作山陰道上觀也。過橋十餘道，二台宿，晚，雪霽。

初七日辛亥，晴。辰刻行，仍在山峽中。蜿蜒旋轉，雖路石高低，車行頗簸，而松雪清泉，處處動人欣賞。木橋數十道，橋下泉聲若琴筑然。四十里，至頭台。飯畢又行，五里，出山峽，就曠野。四十餘里，大蘆草



溝，宿土城曰廣仁，駐一遊擊，漢兵六百名。

初八日壬子，晴。辰刻行，路甚坦。四十里，地窩鋪；又二十里，綏定城，宿城爲伊犁鎮駐。其署中有園亭之勝，額曰綏園，又曰會芳園，搭爾奇城距此十里。

初九日癸丑，陰。辰刻喫麵行。十五里，爲十五里鋪；又十五里，至伊犁城。謁將軍考贊，拜領隊四人及撫民同知。回寓布置，寓南街鼓樓前寬巷。

初十日甲寅，晴。將軍發摺，爲余報到成，並派掌糧餉處事。

# 歸湘日記

何紹基

何紹基，字子貞，號東洲，一號媿叟，湖南道州人。生於清嘉慶四年己未，歿於同治十二年癸酉（一七九九—一八七三）年七十五。

何氏，道光進士，官編修，工書。著作有惜道味齋經說、說文段註駁正等。

日記一卷，載古學彙刊中。提要：「何媿叟日記一卷，稿本，何紹基撰。道光乙未，媿叟歸應鄉試，由京而鄉，中解元，復由鄉而北。此記記其談書畫，應科舉諸事。是時先生年甫逾三十，而到一處，求書者雲集，蓋已享大名矣。」松禪跋語：「媿叟乙未歸湘日記一卷，余以數十錢得於打鼓擔上。叟知之，索觀甚急，後仍還余。余謂叟，「王氏瓊簫同行」一語，何遽塗去耶？叟亦大笑。松禪記。」道光乙未，爲道光十五年（一八五三）。

乙未年六月二十二日，將出都，僱車後，走別李石吾、陳雲心、程春海師。歸，收拾行李，僱轎車一輛，

到汴梁。京錢六十五千文，價極昂矣。比日即用及籌備經費事，例指官出京者紛紛，車少故也。

二十三日，午刻，方起行，叩辭大人後，三五兩弟送行，出南星門，至小有餘芳路，張石州同年先在，陳雲心兄後至，楊季子、王芷庭亦至，酒十餘行而別。子毅未來，家中不閤也。道中略有泥濘。三十里，到黃村，已將暝矣。

閏六月初七日，三十里，瓜子營尖，是去年楊星甫請客處。子有句云：「停車看大雨，飛夢渡黃河。」未成篇也，今忽記起。

初八日，早，行四十里，入開封府東門，至易屏山師處，方寫感應篇，炎天作精楷，亦奇。留點心，師以酒相陪。再到湯薇堂處晚飯。因徧觀道署，較前八年增飾多矣。前園爲假山，有亭，後園作一閣，甚高，雜植花樹，皆黎雲屏丈締構者。

初九日，早，詣雒山宅，晤史鼎卿承墜，陞臣之兄，講求金石文字。余前曾見其所著金石書，雖聞見未確，是有心人也。三人同至孟廟，到會文堂帖鋪，是從前買信行禪師碑處，見夢樓書「我肉衆生肉」一首，字劇佳。到文光堂，書甚少，因回署。薇翁烹鴨留飯。飯後小眠，與鼎卿同回周寓。余復詣楊桂山廉。

訪丈處。歸寓，奉陪屏山師、靜堂丈、鼎卿兄晚飯，仲甫請客也。

初十日，獨遊鐵塔。敲僧門，不開。鐘臥地，甚遠。還過兩湖會館，卽雲屏丈前翹息機園址也。丈去官，改爲會館，屋半頽圮矣。地當萬柳原，殊有趣。回至維山處，同詣文廟，到崇聖祠，看宋嘉祐二體石經，只餘一面，是禮記，「其」字篆皆作「箕」，「於」字皆作「烏」，古奇可掬。其一面是尙書，嵌入牆內，守廟者云，已被人磨去刻他碑，故嵌之。然此語未可信，當仍出之以釋惑，或與陳留之一石同，未可知也。別維山歸寓，適周家珏、胡香陞來，共早餐，十九出京，昨日方到此。桂山丈促入署，頽後，出所藏字畫見示。陳伯羊畫漢陂行，並寫詩，吳仲圭竹子卷二，周東村山水，沈石田短卷，皆佳。香光卷有佳者，石菴六幅大楷行書，殊爲罕見，款署子佩者，桂山丈之太翁也。出署，催轎馬，仍入晚飯。同席者，蔡、蔣、五、邵諸先生。蔡子瀟，甲午副榜，邵樸山，辛酉世兄也。子樸三弟淳，□□四弟濱，幼韓五弟潮，皆得晤。子樸詩筆有超妙氣，年十七耳。

十一日，仲甫看檢驗，出城去。余寫對子十餘件，扇九柄，等至巳刻，馱轎始至。午初後起身，出南門，五十里，至朱仙鎮。

十九日，早行，泥水極大，卻不礙事。連昨晚共四十五里，至朱毛店尖。尖後，繞西行數里，爲大路。四十五里，確山縣北三里店宿。走訪王毅菴大令，是己卯冬在山西鳳臺縣署同拜坡公生日者也。後復見於京師，今忽忽十八九年，話及季壽文昔日風雅，深爲悵悵。毅菴年五十九矣。旋即到店回拜。上半日，大晴，下午後陰。縣西二十里北泉寺，有顏魯公像，是當日被害處，天晚不能往看矣。范滂，亦此地人。荀淑爲朗陵令，卽此縣也。毅菴送甲午分房同門卷，屬書團扇而別。

二十六日，天明起身，一里卽上船。行十里，登陸。又三十里，至夏鎮。步行尋船，約十里，方至大馬頭。知釣鉤都在外江，小河水大，不能泊也。與王德渡河至月隄，雨來疾走，趨晴川閣，未至，見楊泗廟，因避雨焉。入門，一翁詢問姓名，卽同鄉憲吉甫先生也。不見幾二十年，不復相識，欣然道故，喜出望外。雨止，命僕取行李來，兩人銜盃對雨。晚間，涼爽襲人，望對岸武昌鐘影，晝不能到也。

二十七日，收拾行李，忽大風報。武昌黃鶴樓倏然不見，雨脚鉅如槌，江水驟長數尺。午刻雨住，風太大，亦未能行也。今日景尤奇，獨遊晴川閣，復至龜山頂，後風大不能步立。歸與吉甫酌，頗暢。

七月二十一日，在長沙。午間謁吳中丞丈。到陳柏心、王太守、彭丈處，借觀吳丈翁氏響榻，定武蘭

亭，舊拓皇甫碑石鼓文，董臨麻姑女史箴，然不如東坡二帖爲最妙。帖雜刻坡自書詩文，奇姿各出，不知是何刻本。

八月初八日，三叔七叔先進場，余入場時，上鐙矣。進東轅門，甚擁擠，坐儘裏頭「竹」字號。一身淋雨沾溼，得陳福茲大令著人接入，得少方便耳。同號無熟人。

初九日，天明後，題目出：「季康子問政一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賦得曉汲清湘然楚竹，得然字。」午刻草稿畢。昏莫騰真畢。福茲送炭、菜、沙、水，三場同。

初十日，早，出場。午飯後，冒雨到各處閑談。

十一日，入三場，亦雨，「餘」字號。

十二日，大雨竟日。「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叔在藪，火烈具舉，禮揚暴虎，獻於公所。」秋八月壬午，大閱。「祭坊與水庸。」上鐙時寫完。

十三日，早，出場，走尋星陔不遇。到湘皋丈處。到雨耕、季眉處。到文光堂買全唐詩，燭間，手自檢清，分定本數，共三十六本。

十四日，入場頗早，大約申初也。是日始晴。「風」字號。

十五日，天晴。經、史、說文、閏朔、九江鐘初完。

二十六日，檢行李及書字。早飯後，方清吳中丞，荷屋丈，連日催邀，因於午後入院署，與虎癡同屋。虎癡之弟子李揚卿亦同屋。虎翁每夜歸家耳。荷丈來談。

二十七日，荷丈出金石字畫各數十件來，爲題跋。各件以後按日送來，隨到隨看，隨題，劇鮮暇也。晚，飯長沙縣陳福茲處，同席者鄧湘皋丈、宋於庭、胡雪門、沈栗翁、黃虎癡也，談頗洽。

三十日，荷屋招飲又一村，出玉杯瑪瑙碗勸客，余幾醉矣，以玉杯餉焉。前日得家書，堂上下均平安，惟陳東之病，殆不可救。今日作書，淚墮不可止也。晚看荷丈所藏宋槧蘇詩施顧合注本，作七古一篇。

九月初三日，午後，出撫署。距二十六日午後整七日，爲看金石字畫約四百餘件，其碑帖類蘭亭

自枕祕本外，尚有八十餘種，大約人間本亦具在是矣。李懷仁碑、梁鑿碑、曲阜隸碑、受禪尊號碑、宋廣平碑、絳帖、全鼎帖一本、閣帖二本，皆至精品。畫有范華原、郭河陽各妙迹。南唐按樂圖、王叔明、葛仙移家圖、伏生授經圖、秋山行旅圖、倪雲林山水，俱妙。盛明書畫家，如文董唐以下，不具論。余爲作詩十餘首，題跋約三十餘事。爲題衡嶽開雲圖、補梅圖、浮山觀瀑圖，皆中丞小照也。浮山詩二十五首，余爲小字書於軸，因附鄙句。王二樵屬題專拓軸，及唐人寫經冊子，粟園學詩圖，皆詩也。鄧湘皋丈松堂讀書圖，羅研生出示周忠介公書寒月篇扇面，係爲人介觴之作也。中丞丈苦留在署候榜，而余岳遊之願甚果，不能留矣。因題董翁論書卷子，敍及雅誼，有「迴憶深鐙古紙，劇評疾跋，何僅三宿之愈耶」云。書竟，不禁慨然。出署後，到湘丈處，晤辛階、七星、秋耘共話，寫對數付。旋至張宅，晡飯後，卽上船，開行約三十餘里而泊。

初七日，到衡山縣，上坡，到署。劉稚泉大令，下鄉驗看，晤其大郎德紀，留飯，住書房，譚湘芷家元館焉。本約五更起身，雨不住，凡再起，與湘芷談至五鼓，復睡。

初八日，早雨不住，且大。早飯後，與黃天池、鵬雲同行三十里，至岳廟，莫矣。竟日雨。



初九日，早雨，上南嶽，三十里，登祝融峯，真大氣象。惟雲海一白無際，目不見十步外，爲可恨也。回至上封寺飯，飯後下山，至岳廟。催轎夫卽行至署，時上鐙後矣。稚泉於昨午回署，因得暢談。鐙下見「題名錄」，余無名焉，殊爲悶悶。與稚泉及二客暢飲而罷。

初十日，起，不甚爽快，山上受風涼也。辰巳之交，稚泉攜一「題名錄」來，余名在第一，知昨錄係僞刻。初七日，夜夢見「題名錄」，余名第一，父親適從外來，邀客同話，余因同諸客行至一處，滿地石闌干，數千百曲折，說是陳榕門相國舊蹟，殊不可解。今科初入發榜，正夢時也。同榜中熟人極少，張年伯璞辛酉優貢，今始獲中。孫少梧之子鼎臣，才十餘歲，中矣。稚泉留午飯，後僱夫轎行十里而天黑。兼燭行二十里，至解頭鋪住。風雨不息，泥濘甚大。

十一日，雨中行竟日，甚苦。夜燃火把行，五更至湘潭，遇一倒划船，卽登舟行。

十二日，舟行，申刻到省，寓張得吾處。卽往房師楊蘊生先生家，麟，兩主考，撫台，俱未見，撫署請主考也。

十三日，早，拜房師、兩主考、吳崧甫師、王春綏師，俱得見。吳中丞丈亦同見。卽飯署內，飯後，約午初

赴「鹿鳴燕」同至者，同年十二人，三拜三揖者五次。先謝恩，九叩首。歸來，得吾備飯。蔣石輔垣來話，至夜分。

二十二日，早，作書半日，會同年，同年到者，三十二人，飲酒，極暢洽。

二十四日，早，作書看古董。姚子經來，爲畫小照。晚，看米襄陽、吳居父、王孟津各妙墨。仇實父清明上河圖，孟津畫建蘭萎後復生卷子，又宋拓米帖淳化閣第四卷，王石谷大冊子，宋元人畫冊，詩翰冊，均奇妙。楊刺史送會試文書來。

二十七日，見北闈題名錄，湖南中十人，下場者才二十七人耳。熊雨臚同年得南元，辛卯湖南兩優貢，遂同年中，一解元，一南元，尤佳話也。許印林世兄中矣。

二十八日，早，收拾行李，得吾以園名請，余方作書，因題曰「寫園」，亦聊可寫心也。行李下船。未申之交，與得吾別後，到趙竹泉廉訪處久談。到宋於庭處，已出省，到吳中丞師處謝謝，並還十七帖，前從中丞索坡帖，中丞未允，而以此帖塞望，不敢受也。

十月初六日，舟行十餘里，天明而起，舟過扁山，余因乘小舟上山，山無可遊。復買舟，十餘里，至君

山，山有六七寺，茶竹幽異，開周圍三四十里。至一寺中，見淳祐五年十二月所作鐵捐二，各重千斤。廚屋中有大鐵缸，嵌壁者半，以接壁外水，索匙勒不可得，俗呼千人鍋。又有萬人牀，一大木牀耳。寺中買君山茶二兩，百文。見南園先生一聯云，「閨堂半可分龍住，活句時應與客參。」過柳毅井，下陡陂，絕而下。回舟，順風，至岳州上，我即上坡，到汪家見姻母與子均兄弟，一飯而別。王平舫處，不及拜矣。南門鄉，鎗彩頗盛，傲皇會也。學使將按臨，棚廠滿矣。登舟即發，行至荆河，腦泊，甚喧，有燈火。

二十七日，早起，獨出，進開封西關，步至周仲甫寓，尚未起也。談即留早飯，請蔣子瀟來同飯。見河南題名錄，郭竹圃中矣，然而年將六十。子瀟亦中，出仲甫門。飯後謁楊桂山丈，晤介廷弟兄，丈賜皇清經解一部，即自檢理，久之始清，即載歸。丈曰：以是爲賀儀也。歸店後，仲甫送肴酒來，甚妙。

十一月十二日，早入保定西門，到南司署訪封榮生，看謝信莊所藏傅青主草書十幅，極龍蛇飛舞之致，然亦有太近散漫者。早飯同席者，有吳竹泉、顧貞木、吳開周三位。飯後，到信齋處看所收藏數種，有姜西溟卷子，尚佳。出署，同走關廟前城隍廟前古董鋪數家，無甚可觀。同到方鐵璠經歷署，看黃石齋先生詩卷，麻姑仙境記，又長沙帖，弟二弟四兩冊，有黃小松題跋，張叔未冊，極詡秀，不似如今古

怪也。回，仍飯署中，看堯甫碑、竹泉小楷帖，有孫退谷各跋。

## 求闕齋日記

曾國藩

曾國藩，字滌生，號伯涵，湖南湘鄉人。生於清嘉慶十六年辛未，歿於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一—一八七二）年六十二。

曾氏，道光進士，授檢討，累官禮部侍郎。丁憂歸，會太平天國革命起，在籍辦團練，遂編制鄉勇，助清廷攻陷沿江各省。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曾氏亦爲一文章家，稱爲桐城派之中興者。著作有曾文正全集。

求闕齋日記類鈔，湘潭王啓源校編，分學問、克省、治道、軍謀、倫理、文藝、鑒賞、品藻、頤養、游覽等十類。這裏，選錄「倫理」及「頤養」兩類。

倫理

萬化始於閨門。除刑于以外無政化，除用賢以外無經濟。（壬寅十一月）所貴乎世家者，不

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能自樹立，子孫多讀書，無驕矜習氣。（戊午十月）開溫弟信，國家事故憂鬱填膺，不能辦一事，夜不成寐。（戊午十一月）沅弟專二人送信，勸我速移東流，建德情詞懇惻，令人不忍卒讀。余復信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讀沅季此信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友。遂定於二十四日移營東流，以慰兩弟之心。（辛酉四月）紀澤兒體氣清瘦，系念殊深，或稱其讀書太勤，用心太過，因教以游心虛靜，雖有榮觀宴處，超然之義。（癸亥十月）閱張情恪之子張愨敬公師載所輯課子隨筆，皆節鈔古人家訓名言，大約興家之道，不外內外勤儉，兄弟和睦，子弟謙謹等事，敗家則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翁謝余致賻儀之信，則別字甚多，字跡惡劣不堪，大抵門客爲之，主人全未寓目。聞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雖黃，而喪事潦草如此，殊爲可歎。則達官之子弟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所謂驕也。由驕而奢而淫而佚，以至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爲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顯宦，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吾家子姪輩，亦多輕慢師長，譏彈人短之惡習，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子弟之驕，先戒吾

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謬不堪，既以面諭紀澤，又詳記之於此。（戊辰正月）與紀澤一談，囑其看理學書，俾志氣日趨於剛大，心思日入於沈細。（戊辰七月）鴻兒稟稱澄弟臨別，以火狐馬褂送我，蓋眉生述杜小舫之言，謂天下之最暖者，莫如火狐，勝如紫貂元狐云。余曾兩次述此言與澄弟聽，或弟意疑我畏寒，遂解己所著之衣以贈我邪。余本有貂馬褂猓狗馬褂，而弟歸途少此禦寒之具，寸心十分不安。（戊戌十月）

頤養

夜洗澡。近製一大盆，盛水極多，洗澡後致爲暢適。東坡詩所謂「淤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頗領略得一二。（己未四月）百芸齋言養目之法，早起洗面後，以水泡目。目屬肝，以水養之，以凝熱之氣，祛散寒翳，久必效，云云。而後漢書方術傳云，愛齋精神不極視，大言二語，亦養目之法。（庚申四月）放翁每以美睡爲樂。蓋必心無愧怍，而後睡夢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課也。（辛酉正月）務觀言養生之道，以目光爲驗。又言忿怒二字，聖賢亦有之，特能少忍須臾，便不傷生，可謂名言至論。（辛酉正月）養生家之法，莫大於懲忿窒慾，少食多動八字。（辛酉正月）梁蒞林中丞歸田

瑣記，言養生之道，不特食宜少，眠亦宜少，可謂名言。（辛酉正月）余少時每遇困乏即夢覺，道光十二年間，先大夫數數呼喚不醒，每以爲憂，今三十年矣，而此病如昔，精神亦似未甚衰減者。（辛酉二月）養生之道，當於眠食二字，悉心體驗，食即平日飯菜，但食之甘美即勝於珍藥也。眠亦不在多寢，但實得神凝夢甜，即片刻亦足攝生矣。（辛酉十一月）養生之大，莫大於眠食。眠不必甘寢，寢睡而後爲佳，但能淡然無欲，曠然無累，閉目存神，雖不成寐，亦尙足以養生，余多年不獲美睡，當於此加之意而已。（壬戌正月）累年不能成寐之病，今春忽得痊愈，達宵多得美睡，殊不可解，豈俗所謂時好運好，百病皆除耶，抑憂勤變爲逸豫，清明變爲昏溺，爲衰耗之徵耶。（壬戌二月）余自三十時，即不能多說話，說至數十句，便氣不接續，神尤困倦，今已三十餘年，故態不改，亦不加甚，故知身體之強弱，千態萬變，未可以一專之偶強而遽信爲壽徵，一事之偶弱而遽信爲敗徵也。（壬戌九月）細思近日之所以衰頹，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亦由圍棋太多，讀書太久，目光昏澀，精神因之愈困也。嗣後當戒圍棋，即看書亦宜少減，每日靜坐時許，以資調攝。（癸亥）因咳嗽，勉強靜坐數息，果有效驗，可停一二刻不咳，靜坐良久，間以偃臥，直至燈時，覺咳痰微減矣。（丁卯九月）近來因眼蒙常有昏瞶



氣象，計非靜坐別無治法，因作一聯以自警云，「一心履薄臨深，畏天之鑒，畏神之格。兩眼浴日浴月，由靜而明，由敬而強。」（庚午二月）吳竹如爲余診脈，渠謂余病在心肝，虛火上炎，宜靜坐以養之，非藥所能爲力。（庚午十二月）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爲緊要。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眼必虛恬。歸海謂藏息於丹田氣海也。垂簾謂半視不全開不苦用也。虛謂心虛而無營，腹虛而不滯也。謹此四字，雖無醫藥丹訣，而足以卻病矣。（辛未八月）日內眼蒙益甚，或謂調息養神，尙可補效，因試爲之，捧土而塞孟津，深恐其無當也。（辛未十一月）

## 使西紀程

郭嵩燾

郭嵩燾，字伯琛，號筠仙，因築室曰養知書屋，學者稱養知先生，湖南湘陰人。生於清嘉慶二十三年戊寅，歿於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一八—一八九一），年七十四。

郭氏，道光進士，光緒間官至兵部左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著作有養知書屋文集、詩集、奏議、禮紀質疑、讀管札記等。

使西記程二卷，是郭氏於光緒二年奉命出使爲英法大臣，途中的日記。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十月十七日自上海出發，十二月初八日抵倫敦。這裏，是節錄的。

十月二十一日，至香港，視上海寒燠迥異，皆改着薄棉衣。香港總督鑾爾狄，遣其中軍阿克那亨，以四人與來迎，偕劉副使及繙譯官，乘坐所派十槳小船。登岸，礮臺礮聲十五，大列隊伍，作軍樂以迎。乘輿至總督署，文武官集者二十餘人。詢及學館，適其大學館總教習斯爵爾得在坐，約陪同一游。酒

罷，遂適學館，并見其副教習法那、鏗爾兩君，皆總司學事者也。館凡分五堂課，中國五經四書及時文三堂，課洋文一堂，洋人子弟課五經四書者一堂。每堂百人，一教習主之。課五經四書者，中國教習也，課洋文者，西洋教習也。堂分十列，而空其前。每列設長案，容坐十許人，以次向後層累而高。其前則教習正坐相對，亦有教習中坐，而左右各分五列者。要使耳目所及，無一能遺飾。其課五經四書，皆有期限。而於詩文五日一課，謂之小課，猶曰此術藝之小者，五日一及之可也。

二十二日，以修船耽延一日。香港總督鏗爾狄及羅伯遜來報見論西洋法度務在公平，無所歧視。此間監牢收繫各國人民之有罪者，亦一體視之。問「可一往觀乎？」欣然曰「可。」卽願阿克那亭以肩輿來迎，而屬羅伯遜陪行。其監牢設正副監督。至則副監督達摩森，導以入。屋凡三層，罪犯重者在上層，下層一人一房，上層三人一房。禁錮者扃其門。每屋一區，或自爲一行，或相對兩行，皆設鐵柵，扃之。房設小木榻當中，如人數。衾褥氈毯巾帶盤盂畢具。日疊衾氈榻上，齊整如一。不如式者減其食。其所收繫，有西洋人，有呂宋人及印度人，通計三十餘人。中國至五百一十四人。別有罰款，二百元至四五元不等。收繫久者五年七年，少或五日，亦有禁錮終身者。辦法亦略分三等，有錮閉者，有久












竊謀以織氈毯者，有運石及鐵彈者。運鐵彈者三處，一西洋人，一呂宋人，一中國人，皆以兵法部勒之。或五人爲隊，或十人爲隊。每日以兩時爲度。運石者一處，則所犯較重者也。其禁錮者，房設一鐵軸，令手運之。每日萬四千轉。有表爲記。不如數者，減其食。人日兩食。飯一盂，小魚四頭。收繫久者，肉食飯亦精。別有女囚一處，皆人一房。達摩森導令徧游各監牢。運石及鐵彈處，有至百餘人，環立一院中。舉手示之，皆趨就行列，成三列四列。立處截然齊一，舉手加額以爲禮。卽禁錮室中，啓外牢，揚聲喝之，皆起立當門，垂手向外。節度整齊可觀。牢外設浴堂一。人日一就浴。中設禮拜堂一。七日禮拜，囚人環立聽講。病館一，以處病者。一醫士掌之。又收斂病故人犯堂一。所至灑濯精潔，以松香塗地，不獨無穢惡之氣，卽人氣亦清淡，忘其爲錄囚處也。禱在明云：從前人犯，皆督令工作；築牆垣，修補道路。鑿總督乃始禁錮之，不令工作。運石若鐵彈及轉鐵軸，皆所以苦之，亦以勞其筋骨，導其血脈，使不至積鬱生病。其刑具有鎖有杻，皆以械足者。有鞭用繩爲之。五十鞭卽皮裂矣。其變詐反復，亂風俗者，則刺其頸爲○，鬻而逐之，不準留香港。亦有用刀私削其○，以膏塗之，瘡愈而成斑。亦經巡捕查獲，執而囚禁之。

三十日。新嘉坡西北行二百一十里，過麻刺甲。卽西行，出印度海。禱在明見示倫敦代謨斯日報，

爲西曆十一月初十日，中曆之九月二十五日也。正當京師啓程之期，屬德在初鳳鑿九譯出申論游案一段，其中敍英總兵勒爾斯探北極事。以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四月起，（爲中國之甲戌年）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七月回國。言至北極之八十二度，尙見地土，過此皆冰海矣。其始舟行積冰中，測度冰之厚薄，有至十六丈者。再上則舟不能行，鑿冰爲道。凡兩船三百餘人，牽倚以北，每日約行三里許。至北極八十三度二十五分，凡行兩年餘不見日者一百四十餘日。死者四人，凍折足者數人。至是不復能前進，乃循來徑而返。其初議尋北極，冀能同行者，得七百餘人。遣醫視其筋骨血脈強固，能任寒者三百餘人，挈之以行。歷二歲餘，君主下詔褒美，賞給勒爾斯頭等寶星。

十七日雨。是日爲西洋元旦，亦無慶賀禮。惟聞印度以是日推立英主爲印度皇帝，遠至西域諸回部，及布達拉、廓爾喀、布魯克巴、克什米爾之奉佛教者，及南洋之暹羅。并遣使稱賀，列象至千餘。所轄地皆施放大礮，歌萬年曲，放烟火。同舟英商斯諦文生言，在印度種茶三千餘畝。中國種茶，每畝收百觔，印度可至三倍，生植歲益加多。近二十年，歲出茶三十萬磅。詢知種茶之地，卽孟加拉東北之阿薩密也。瀛寰志略稱其歲得茶二十餘萬觔，今已踰百倍之多矣。

二十一日，抵蘇爾士，僭劉雲生、黎蕪齋等，至洋行小坐。行主特爾勒，亦英人也。爲言民居多土築，居皆平頂，遠不逮西洋各口埔頭之繁盛。其人皆着長衣，無前襟。目下籠其首而衣之。婦人則冒其首，以前領當鼻，用藤紐合之，著於鼻端，惟露兩眼於外。卽乞丐亦然。飲水僅一井。法人於其地開造花園，而用機器引水，相距五里，未能一往。

二十四日，至波賽北岸。有嚮埃及古蹟圖者，得數幅。中有克里阿卑拿尼得爾圖兩幅，蓋一石柱，高七八丈，四方，方各七尺許。馬格里得其前方。劉雲生得其後左二方。上有尖頂。每方上層，刻爲鳥形者三。其下爲文三行，行十餘字。字體大逾二尺，絕類鐘鼎文及古篆籀。屬黃玉屏摹出之。其中爲筐圍，若石鼓文者頗多，如之類。而作之字，一方中至四五見。又有似鳥者，作。有似馬者，作。亦有竟作馬首者。有似眉眼者，作或作或作或作或作。有似爪者，作。其竟類今篆者，如。其柱不知始何時。埃及流傳古有賢后克里阿卑拿，以此石柱頂尖，相與頌讚，以爲克里阿卑拿所用之鍼，尼得爾者，譯言鍼也。乃知文字之始，不越象形會意。泰西始制文字，與中國正同。中國正文行，而六書之意隱。西洋二十六字母立，但知有諧聲，而象形會意之學亡矣。此石

柱距埃及加義羅都城不遠。開亞勒散得海口尙多有之，字體略同。

二十六日，大風顛頓至不可耐。地中海島嶼回環，風浪相激薄，洄漩而力逾勁也。船主懷德言，英總兵勒爾斯，尋北極至八十三度，鑿冰行一千二百里，遇冰山矗立，無路可通。或崎嶇行一里許，凡一百四十餘日不見日，隨行兵多病者，計窮而返。始知致病之由，以無從得水菓。而咎兵部不多儲水菓汁以行。仍決計再探之，以窮竟冰海爲期。言冰上亦有居民，鑿冰爲屋，以雪爲門。入則封之。獵魚獸爲食。衣以鹿皮，亦薦其皮以寢。其獵魚鎚冰，深至十餘丈。魚得冰竅以噓氣，則羣聚穴中，製鐵爲刃，累長竿釣取之。用魚油爲薪，夜則然以爲燈。其居逐冰窟遷徙，以憑獵取魚獸，若蒙古之遊牧然。窮荒之異聞也。

初三日，抵奇巴答。有石山聳起，高一千四百餘丈，長七里，有奇。英人名之諾。譯言大石也。因山爲礮臺，號稱奇構。其地總督勒比耳，遣其中軍卑勒斯，以馬車來迎。提督薩馬斯德亦至。詢其額兵五千，分七營。礮兵五營。又有守礮臺兵五百。皆工匠爲之。洋鎗隊千五百人，別爲步兵營。營各立學館。又有大學館一，藏書四萬冊。總督勒比耳，遣其統將狄隆，陪游礮城。繞至山西一角，觀所謂山礮臺者。蓋

穿石爲礮洞，上下凡三層。所置礮各重五千四百觔。子彈畢具。環山三面，曲折爲石街，圍繞上下。其南面臨海，壁立千仞，不設礮。所至山西一隅而已。聞其中鑿石爲議事廳，寬廣十餘丈。又爲石池一，收山雨瀆之。足供礮兵一年汲飲。合礮城列礮千數百，今皆改製新式後膛礮。已安設者，五百三十五尊。爲英國地中海口重鎮。



## 越縵堂日記

李慈銘

李慈銘，初名模，字武侯，後更名慈銘，字悉伯，號蓴客，浙江紹興人。生於清道光九年己丑，歿於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二九—一八九四），年六十六。

李氏，光緒進士，官山西道監察御史，數上封事，不避權要。中日事起，敗問至，感憤扼腕，卒於官。

越縵堂日記，都五十一冊，自咸豐甲寅至光緒戊子。這裏，就這汪洋大海中，選錄了一個月  
的日記。所記「癸亥」爲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

癸亥四月丁丑朔晴。作書送謝杰生學博往山東，並轉致長山張令一楫。向芝翁借五十金。子簡  
來，得海甫書。碩卿來，石湖來。暉庭招飲曲中，不赴。

初二日戊寅晴。作片致暉庭。得澁軒書，託寫屏幅。得吳勉齋書，催補交尾銀。

初三日己卯，晴燠。作書致金甫，致德甫。得金甫覆。是日閱邱鈔，上諭御史吳台壽及其兄山東候  
補道吳台朗俱革職。以御史劉其年劾台壽上疏欺罔，台朗夤緣肆惡，兄弟皆爲勝保私人故也。（先  
是，給事中澶樹吉上疏請速誅勝保，台壽疏爭之甚力，遂爲士夫所不齒云。）

初四日，庚辰，亥正二刻十二分小滿節，晴，燠甚。胡仲芬來，湜軒來，談甚久。以所著詩管見爲贈，并  
屬爲勸正未當處。其書博證詳說，不爲漢宋門戶之見，發明詩人本旨，多令人解頤。論羣詩中多爲樂  
歌，尤足補先儒所未逮；惟好攻鄭箋是其病也。壽玉溪來，傍晚偕允臣小遊廠市。夜閱邱鈔，詔討苗沛  
霧，并削其黨與張建猷、鄒長青、苗景開、苗大慶、苗希年、童維翰、袁有功等十二人官爵，以沛霧復叛據  
懷遠，攻壽州也。

初五日辛巳，晴，熱甚，可著單衣。鍾慎齋、沈寬夫、曉湖三孝廉來。昨夕有大星墜地，二小星隨之。今  
日晡時，日光赤而黯。傍晚風起，夜轉甚。疾發。

初六日壬午，終日淡晴。午後大風，日黃赤無光。作片致碩卿，致魯芝友。得德甫片。（索魯通甫文  
集）鬚頭。作書致金甫。得金甫、碩卿覆。夜，月赤如血。據南齊書五行志，明帝永太元年四月癸亥，月蝕，

色赤如血，三日而大司馬王敬則舉兵反。人以爲敬則稜烈所感。五更有疾風，捲屋而過。

初七日，癸未，晴。風不止。得湜軒書卽覆。得芝友書卽覆。作書致玉溪。謝惺齋來。始喫豌豆。聞紹興官紳議開畝捐，每畝二斗，深可痛恨。邱鈔詔浙江學政刑部右侍郎張錫庚照尙書例賜卹，御史洪昌燕爲疏請也。詔以大理寺卿吳廷棟爲刑部右侍郎。

初八日，甲申，晴。頗熱，如五月以後時。早出訪碩卿，晤絳丈；旋訪曉滿，晤沈衛甫、寬甫、兄弟、余暉庭、陳葉封、阮曉林、馬春暘、謝惺齋、鍾慎齋、胡仲芬、胡梅卿、胡蘭舟、莫星五、孫石湖、高蘅畹、壽玉溪、陳雲舫、錢瑞生皆鄉人也。是日報會試中式紅錄，聞山會、蕭三邑僅得朱庚一人。傍晚偕惺齋、春暘等訪琉璃殿觀音閣。逢萬蓮初及鄉人王揚庭，日入而歸。得絳丈書，並以梅花畫扇屬書。傍晚大風。七兒請喫麵。夜疾又發。

初九日，乙酉，晴。作書並扇致絳翁。是日榜發，會元浙江瑞安黃體芳。以錢二千買日記簿一冊。晡後，出詣暉庭、寬甫、勉齋、曉湖、曉歸。予恬歸。

初十日，丙戌，暉庭、曉林來，下午偕至曉湖處談，抵暮各散。夜飯後，芝友來談，至人定後去。三更後

疾復動。是日邸抄，詔薛煥署理禮部左侍郎，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一切事宜。（煥以舉人捐納知縣，而洵署少宗，亦僅事矣。）詔浙江學政張錫庚加恩子諡。按察使寧會繪照按察使例從優議卹，左宗棠爲疏請也。（左帥疏並爲運使麟趾請諡，而答詔不報，蓋外間多言麟趾未死，朝廷亦聞之也。）

十一日，丁亥，薄晴。胡仲芬來，得珊士書。曉湖來，作片致珊士，致湜軒，慰其下第，以說詩匡鼎，不能射中甲科爲比。且勸其過夏後行。得紱丈書。德甫又來索還魯通甫文。此書爲呂定、子敖、金甫輾轉相借，遂致失去，而德甫又力索不已，甚矣借書之難也。付王福零用錢十七千。得珊士復。子近來深厭人之可索文字者，而珊士頗騁之，常屬代爲貴人作文，今日持某夫人誌傳兩通來，屬爲杭人某閣學代撰文兩篇。予適不快，遂作復書，有此等村老嫗，那有精神爲作兩篇佳傳，何物閣學，乃欲使李生捉刀云云，諍氣不覺過激。今珊士復書婉謝，殊令人自媿已。得湜軒覆，晚訪趙沅鶴及魯芝友。沅鶴近日請誅勝保一疏，議論侃侃。鞏下傳誦，然其人殊委裔，不能劇談，對之令人奄奄氣盡。其書法直逼松雪，甚自矜秘。性又懶，今日因頤卿屬轉丐其書甚切，故一詣之，恩恩卽返。芝友處並晤譚念孫工部，時已曠黑，亦坐未定而歸。恬領試卷出，爲房官延學士所抑，二三藝皆僅閱一起講，殊爲悒悒。子生平於此

事受海不少。自己酉至壬子，三次出房。皆幾中復失，其後南北四試，遂皆厄於房官。最奇者，戊午房批爲「才定就範」四字，竟不似世間人語。予時欲覓其人，面加詰問，爲同考某令勸止。文章行業固全不由此，且得失分定，亦非此輩所能爲，而當時不能無憤憤。予之絕意科名，爲此耳。

十二日，戊子，晴，午後風。梳頭。鍾慎齋來，爲慎齋閱詩加評。

十三日，己丑，晴，熱甚。晨訪頌鄉，並晤潘辛芝侍讀觀保，小談而歸。湜軒來，以京錢二十八千買羅衫一領，十二千買葛衫一領，買茶鐘二枚，錢四千。夜忽胸痛，五更疾發。

十四日，庚寅，薄陰小風，終日奄懨。得恩竹樵廉使兗州軍營三月二十日書，並七古一章，又前所發一書。邀同金少伯舍人暉庭小遊曲巷，飲於桂仙家，飲於同興居，黃昏返寓。

十五日，辛卯，上午晴，下午陰，有風，傍晚雨。鍾潤齋來，孫石湖來。夜雨。

十六日，壬辰，早陰，終日晴和，有風。作片致湜軒問行期。珊士來，得湜軒覆，言明早發江西。曉湖來。壽玉溪來，石湖來辭行。

十七日，癸巳，晴。潘辛芝侍讀來，不晤。石湖書來，饋燒鴨，覆謝。飯後偶從予恬處閱漢中書題名，內

載嘉慶辛酉進士授中書者至五十一人。(大司寇太湖李莊肅公其一也。)上海趙氏之文哲，有次子秉淵，由恩賜舉人中書官，至戶部右侍郎。予向知叔之有子秉淵，以難廢中書官，至成都府知府，而不知其次子官躋卿貳，二事皆廣所未聞。其書於咸豐十一年輯成，以前無所據依，故官爵籍貫，不免譌誤，而脫漏者尤多。予六世祖諱登瀛，由康熙五十年進士官中書，充武英殿纂修，而此錄不及，他可知矣。珊士自天津查耀庭比部來，鬢頂。哺後出訪金甫、伯寅、子尊、海門、晤伯寅、海門，俱久談，歸已上燈矣。海門子尊皆新自紹興至都，而家中竟未附一字，二君亦全不知我家消息，可歎也。前託海門寄去三十金，海門、交雪，而雪甌付之浮沈如此。

十八日，甲午，晴。作書致伯寅，致金甫。作片致惺齋。得金甫覆。得伯寅書，並惠我十金。下午大風。金甫來，假我十金。風終夜橫甚。閱琴書樓詞。邸抄：李續宜奏途次患病，請開安徽巡撫署缺，專辦軍務。詔以唐訓方爲安徽巡撫，李續宜專辦皖北軍務。

十九日，乙未，晴，涼，大風，下午稍止。昨日庶吉士散館，賦題「蒙以養正」，詩題「幽亭凝碧亦瀟瀟，得霖字」。早出門，邀惺齋同詣越樵，交銀百兩，取註冊及驗看印結，尙欠銀九十一兩。向來印結局

私例，由舉人及恩拔副歲優貢生報捐者，減半。惟廩貢仍同監生。予如不先五年入都，計郡學中資格，亦當得歲貢或恩貢矣。生平讀書之不得力，大率如是。已刻歸。付車夫兩吊。金少伯來，得惺齋片，爲驗看轉託吏部司員事。往寶森書肆借虞道園集兩函，新刻蜀本也。下午腹時時作痛，畏寒，傍晚詣惺齋，不值。訪姚翁惠舫員外，因惺齋託其轉辦驗看也。不值。詣平小山，知其散館名在二等第一。並晤惺齋，寬夫；邀寬夫同車詣吳勉齋，交印結兩紙，履歷一紙，屬辦今月驗看，晚歸。夜得惺齋片，卽覆。

二十日，丙申，晴，風不止，未正一刻芒種節。得傅子純書，并惠紫毫四枝，極品羊毫一枝，桂圓肉兩包，紅綾丹二瓶。作書覆謝，反其紫毫二管，稿使人一千。作片致吳勉齋，交銀十五兩零。作片致胡仲芬，託代買帽合。得伯寅書，索閱近日記，卽覆。得勉齋覆。作稟家慈書，致仲弟書，致大姊書，致瘦生書，將以明日託鄉人附去。作移周越小牘，將託孫石湖帶去。付王福四月份工直八千。邸抄：高麗國王李昇奏辨其始祖康獻王，非李仁人之子。康熙間鄭元慶所撰二十史約編，記載多評，額請刊正。詔欽定明史中，已備載該國歷次疏辨之詞。鄭元慶此書，在明史未定以前，村塾綴輯，故尙沿明代之誤。今其書已久不行，亦無庸刊削，著各省學政，徧諭各郡縣學，俾知高麗國王事，一以欽定明史爲準。僧格林沁

奏直隸天津以東，至新城一帶，開墾稻田，今已三年，著有成效，請歸地方官經理。詔令劉長佑派員經理。屬蔚雲官補授湖北布政使，武蔚文補授湖北按察使。

二十一日，丁酉，上午晴，下午大風。黃沙晝晦，熱氣四塞。上午出訪曉湖，屬轉借二十金，又詣杜五樓，屬辦二十金，皆未得要領。詣勉齋，問此月驗看事。訪壽玉溪，不值。送孫石湖行。答拜家仲京刑部；並晤玉溪、陳葉封舍人，午後歸。朱海門來，不值。鮑允、龍眼肉一觔，極品紫毫一管。得翁、董、舫員外片，言已轉託何某吏部，可減費百緡云云，然信來已遲無及矣。作事不利如是。

二十二日，戊戌，陰晴不定，風未止。早起又脫一牙。付王福買茶瓶、手帕、手巾、鈕釦、皂胰、蓮子名徽，錢共九千八百文。梳頭家雅、邸刑部來。金少伯來。曉湖來。借到銀二十兩。晡後偕曉湖、子恬、少伯小游曲中。歸途訪子蓀，并晤其弟蓮舟秀才，晚歸。邸抄勞崇光補授雲貴總督。（聞此從英人之請，又聞署黔撫 韓超罷任。以張亮基兼署黔撫，而不見明諭，亦出英人意也。）

二十三日，己亥，晴。曉睡疾動。作書致趙沅、鶴，催書屏扇。閱虞伯生詩文。數旬以來，讀書甚匆匆無緒，豈多病所致乎？爲人書便面，偶檢王蘭泉、溟南中秋追憶舊事所作望江南詞十二首寫之。蘭泉詞



雖未超妙，然音節諧婉，自是南宋當家。此數首尤清豔可喜。追昔游之作，最利以小令寫之，而憶江南尤天然腔調，然必習於富貴歡娛，或久歷湖海者，方能言之生色。予生三十年家居，近五年來，復淅落都下，昔居貧約，已少歡悅，今見羈囚，益無佳況，加以林下乏倡隨之樂，客中絕徵逐之緣，風月寂寥，山水黯澹，凡詞壇之韻事，悉吾生之未遭，節物歲華，尠乎可述。去年清明，賦望江南六首，以鄉居勝選清明爲多也。亡友王孟調曾倚此闋十六章，憶山居四時之勝，詞意清絕。汴人周星譽，有重陽節此調八首，亦新秀。星譽因險謫無行，其詩詞亦喜爲狎邪輕褻之言。然佳處實不可沒。李山甫、康伯可俱有清才，論世者以爲溫八又柳三變之罪人，惜哉。胡仲芬爲買涼帽合一具，錢八千。

二十四日，庚子，陰，大風，下午小雨，寒可衣棉。曉晴，疾又發，終日憊甚，畏寒。賈琴殿刑部來。沈寬甫來。胡蘭舟爲代買緞鞵一雙，錢七千。是日殿試揭曉。狀元翁曾源，江蘇常熟人。榜眼龔承均，湖南湘潭人。探花張之洞，直隸南皮人。曾源，大學士文端公之孫，藥房中丞之子。去年以文端遺表恩賜進士；之洞壬午解元，少年有時名。聞其詩古文俱有法度。近日劉其年劾吳台壽一疏，傳出其手，筆力固可喜也。聞所箋試策，具論時務，首無空冒，末不到底，亦與近來體例獨殊。聞楊子恂名在二甲第八，鄉人朱

庚，二甲十三。邸抄：詔革田興恕職，交帶崇光、張亮基鞫。夜舊疾又發。

二十五日，辛丑，晴，風微寒。以道園集還寶森，作片致珊士，致五樓，均得覆。開平小山授編修。

二十六日，壬寅，晴，稍熱。碩卿來。閱趙味辛所校韓喬外傳。鬢頭。夜洗足。惺齋及章秋泉來。風未止。

二十七日，癸卯，晴。作片致駱越樵，交銀二十二兩。作片致勉齋，問昨日驗看事；得覆片，言已妥。作

片致趙沅鶴再索屏扇。作書致伯寅，下午又六風。得伯寅覆，爲刻王孟調遺稿事。爲芝翁書新齋鬲屏四幅。

二十八日，甲辰，早陰，上午大風小雨，下午風雨，復涼，平小山來。辰刻偕允臣赴午門驗看，允臣新

補戶部員外郎也。予恬、吳勉齋、查耀亭、惺齋、陳同叔、秦霖士、仲胡芬俱勞相送。御派驗看大臣爲協揆

瑞常，尙書羅倬、衍、萬青藜、趙光、載崇、侍郎崇綸、吳存義共八人。午歸。作片致暉庭，得暉庭覆。

廿九日，乙巳，晴。晨訪芝友，同詣德甫，不值。遂至邑館訪暉庭、葉封、曉林，並晤少伯、子尊、南琴、春暘，

下午同暉庭進城，訪珊士，並晤耀庭，晚歸。翁蕙芳來，玉溪來，子尊來，混軒來，俱不值。得杜五樓書，言借

銀無有，此人鬼蜮百出，屢設計相困。而又屢來請託，今委以小事，竟不應。可恨。得碩卿片，餽蝦油一器。

## 湘綺樓日記

王闈運

王闈運，字壬秋，一字壬父，湖南湘潭人。生於清道光十二年壬辰，歿於民國五年丙辰（一八三二—一九一六）年八十五。

王氏初爲張之洞幕，之洞甚契之。民國後，袁世凱屢欲大用，而傲岸不曲。經學宗今文，井研廖平是他的弟子。

湘綺樓日記，商務印書館本，跋中說，「此稿起同治八年己巳迄民國五年丙辰。凡所記載，有關學術掌故者甚多。先生刻苦勵學，寒暑無間，經史百家，靡不誦習，箋註抄校，日有定課，遇有心得，隨筆記述，闡明奧義，中多前賢未發之覆。講學湘蜀，得士稱聖，其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之勤，勛，日記中纖悉靡遺。」這裏，是就民國元年至五年選錄的。

民國元年

正月二日，晴。見電報，清帝遜位，袁世凱爲總統，不肯來南，定爲共和民國，以免立憲無程度也。清廷遂以兒戲自亡，殊爲可駭。又補二十四史所未及防之事變，以天下爲神器者，可以爽然。蕭鶴祥來，極頌袁公，亦船山史論外別有見解者。雜客數人來，俱未見。

十三日，陰，雨。有叛軍將來看屋，而仍用手本求見，可憐也。警軍與學，遂令人不知順逆，何邪敬之。迷人如此，惜不令孟子拒之。余方溺於周婆，亦未暇喻之。周生來云，張生已下省，昨遇我舟，在姜畚宿也。夜，雷。

四月五日，晴。寫字數幅，買冷布茶油，油價倍昔，云去年無茶子，尙當長價。看報，如游異國，聞怪論，世人恬不知恥，故忽然而亡也。今日多睡少事。

十日，晴。王豫六請開科，辭以不往，但求包子耳。凡上學，必有包糶，取包中之義，科舉雖廢，此不可廢也。寫字無墨，因停一日。行齋院，盡長人靜，頗有林黛玉之感。

十四日，陰。晨起見帳頂落下，竟未知其由。呼房嫗挂起，辭以不能。欲開門，則太早，乃起不睡，看梁

啓超詎語。

六月十日，庚子，中伏，大暑，頗欲風，熱，夜坐墓門看月。

七月十八日，陰，風。看金殿臣詩，亦自感人，作詩寄之，不古不唐不清，適成爲自由詩耳。

二十一日，晴，熱。才女送詞，並致果菜。三婦亦送菜，云三兒將飲盜泉矣。連日詩興大發，皆油腔也。九月十日，晴。爲代元婦寫挽聯，此女殊欲驅使我，亦無詞拒之。劉二嫂來，朽人妻先至，訴將分婉，無容身地。昔有借門樓與勾婦生子者，聊復效之，令寄我廡下，並攜子來。夜。

二十六日，晴，陰，熱。黃清蕙求詩，甚窘於思，姑取詩箋題句，乃竟成章，不喚我作才子不得也。

十一月二十日，大晴，有冰。早起，發行李。午正，登舟。出門，遇將軍，同至船上小坐。分二船，女坐自船，余坐紅船，攜一婢、一孀、一僮、兩丁一養，及周生，並僱工同行，亦一把黃篋，襍矣。下水迅速，未夜，泊袁湖。

## 民國二年

正月十日，未起，外報有紅頂朝珠客來，卽梁風子也。云昨自焦山歸，因聞前年我頂珠待客，客皆無頂珠者，故特來補一客，急起賓之，留麵，不食而去。飯後晴，寫字數幅。林開馨學臺來送詩，認真大做，

亦殊可敬。芸子來陪坐。夏紹笙來，得孔孟會證書，推我品行，告以不端。又欲要樊嬰，告以無用。遣周生往謝之。小石送七十二冊請題，皆一一看過。又看『交翠軒筆記』。乾子來，爲寫四紙。松崎來約飯。爲村山送坐蓐。

六月十三日，晴。黃如山增生送詩，並來談，忠憤之氣，溢於詞色。蕭昌世，字松喬，亦送詩文。得茂齋，並寄詩稿。純孫來云，獨立已籤字，亦古今新文也。

二十二日，晴。城中挂旗，都督稱萬歲，云將討袁也。袁未稱兵，不知何用討。此與何進討十常侍不同，進尙見十常侍，此並未見袁也，冒昧可知矣！夕雷，還家。覲虞來。夜起聞金鼓聲，云救火。

八月二十五日，陰。羅學臺來。歐道言有出山意，以每月可得冤枉薪水也。寫字半日。

## 民國三年

二月十一日，晴，熱。可夾衣。乘舟出城，上船即開，已巳正矣。得北風，未夜已到縣，泊觀瀾門。登岸，至趣園，唱戲做生，甚爲熱鬧，即宿後房。

三月七日，雨風乘濤急進，猶不能駛。過午始至漢口。一行五十餘人，均至大旅館，新開店市也；云地皮大王劉祥本家所開，名之貴狗，兼充稽查，起造三萬金，四十年歸地主，無地稅五層樓，居第三層，復降一等，程鄭所謂降階者。

四月二十九日，晴。寫字數幅。常熟孫同康送書，詩人也，有『同光詩史』之選，詩人無我名，亦足異矣！

晦日，晴。龍蛇連橫皆來，名字詭異至此，宜春秋譏之。又有福州李經文，頗送食物，意在修史，亦心照不見。

五月二十二日，晴。午睡，身如火，所謂全體熱也。宋生云，任命不可輒離，當改爲聘請，迂哉！天下豈有掌印師耶耶。

六月三日，晴。頗有薰氣。但覺日長。林婦來見，蓋烟人之外室，不似正妻也。爲片告六一，遣之。胡叢師來，忘之矣，令坐書房待飯。黃家兩婦來，滋嫁二十年，今始有妯娌來看，未能長衣見之。

七日，晴。方起，外報歐陽小道來，短衣延入，云欲修史，可謂奇想也，不能與論，蓋求財耳。看報，言周

媽事，殊有意味。王特生亦求周媽，則無影響矣，然亦裴回；與親戚同知疲民心想之奇，何事不可爲，他日定當以鬪士殺之。此等人不殺無可位置也。不知佛出何以度此？又非立達所可及。

七月八日晴。周姬呻吟，爲蟲鳥音，入主人心。請周生買藥，遇慢郎中，至午乃還。又開會，去太早，坐休息室，未正入議場，不聞何語，實當辭差，爲五斗米舉手耳。

十一日晴。晨起，送張生，聞其用錢欠帳。詰問輿兒，乃惹起重梅口角。梅生大胆，乃與金德生同，亦勇將也。易由甫午至來訪，卽留補張缺，劉宓來，無及矣。駱狀元正苦作門生，幸有門生來，足申其氣。

十六日，清晨，夕，皆雨。辦事員公請余。以梅生初至，因增一席。參政院傳至總府，期以申初，因改酉初。至申，入新華門，先坐門房，旋同五六人坐船至宸堂待集，乘三哲子次山，聚談頃之，同入居仁堂，云卽儀鸞殿，寢金花舊寓也。列三排，前二桌，兩總統對談，後侍坐十人，談不可聞，凡數百句乃退，分水陸各出。卽至下斜街綏輔會館會飲。

二十日晴。梅生芝均均來約夜飲，韓塘看櫻花，如期而往，則粗人三兩，雜花四五，陳譚對飲甚歡，亥初始散。



九月二日，晴。丁巡卿今日開弔，今日分赴，欲不去，嫌同寅同章，二誼有妨，作一聯挽之。『抱葉等寒蟬，愧我仍居參政院。嘉禾擬文虎，輸君曾上大觀樓。』此本擬俞蔭甫而作，以其近戲，改書一聯。書成卽出。未逾一卷，馬驚敗績而還，衆奔慰問，亦不知何因致傾覆也。平地翻車，奇之奇矣！王同彝坐候一日，得移文去。懿云，周兒得賄，誤之甚也。流言往往無根，不及報館有影響。

十一日，晴。昨日不能登高，今乃得佳日，所謂『殘花瀾漫開何益』也。北中菊乃能應重陽，南中必不能，戲作一詩。『長安菊有應時花，盡入王侯將相家。紫艷黃英好顏色，不甘冷淡過生涯。』

十月十一日，晴。章曼仙昨送潤筆，久思請客，以芸子在禁未可。芸子謀專館事，致此披昌，亦可惜也。纂協修又來生事，云譚芝昫所倡，芝昫責我不當把持，不知當屬誰主，此又在芸子之下，皆我所用人，我又在其下。曹孟德當復笑人，諸葛孔明得以自解，皆從孔子言。宰予起。

十一月二十二日，晴。問城中人云，是二十三日。紂不知日，今無微子矣。姑依而推班，故不書事。

二十四日，雨。昨待桂娃出城，乃一日不還，云看公館，紳而作官，亦可笑也。遂不果出。

十二月十九日，有雪霏，見白，大風。報館誣周媽受賄，道問根由。轎夫均出，遂不得出城，亦藉以避。

風也。周媽屢致人言，理亦宜如王庶虞之請去，惜無御史彈之，朝廷則無以飛語去人之禮，故遂不問。

## 民國四年

正月十二日，陰。片薦劉生去。和甫旋來，問乾館云，全無影響。夜飭房嫗不聽話，甚怒，叱之。不意老年猶有此怒，心頭火未滅也。夜雨，雷雹。

二月十七日，雨。摸牌。作『陳志』一筆滔滔，不古不今，亦消得百金也。

十九日，雨，觀音生日，房嫗大鬧，淘淘似有拚命之意，急出避之，不知整家規之法也。宜孫云，宜遣一人往雲峯燒香，自不爭矣。余謂不如唐六少那跪庭中之法。惜『順天報館』不知此趣史，聊書於此，以貽好事。

二十七日，晴。看『吳華甫筆記』，痛恨於李張，知天下有心人，固不如我之涼血也。但不知其真恨否？亦能知不能行耶？

三月六日，雨。余子和出獄來見，乃見之，油滑人也，不可充佃戶，罵而去之。羅敬則來信，留陳培心，

與書幼丹。

十六日，陰。北風稍寒。看報，孫慕韓復出京，蓋避五洋也。日俄英德法大鬧中華，中華殊不鬧，惟報館鬧耳。檢書，詩集已失去，亦奇事也！

十七日，陰。看明七子詩，殊不成語，大似驢鳴犬吠，胆大如此，比清人尤可笑也。

七月十八日，晴。晨作書復堯衢。應卜尉之請，知其無益而爲之。喚船遣與弔袁喪，并送下去。王兒復來，衛兵個戶簇擁，似皇帝也。

九月二十四日，雨。晨起頗早。寫詩與張，又與俞寫大字，亦不成章。羅姓入，再拜，似有癡疾。亦云移入，周生亦移入。終日悶睡，大有林黛玉意思。

二十五日，晨起，復雨。山中無歷日，竟不知何日霜降，或云昨日，或云前日，此二日已漸寒，蓋氣至也。詢之王生，云十六日，已十日矣。看唐詩蛾眉鶴髮云云，不覺有感。女寵而論年，是不知甯嬖者也。唐玄之於楊妃，庶幾非好少者；武氏之控鶴，亦庶幾自忘其年者。余有句云：安得長見垂髫如君，百歲不祧，亦庶幾知論老少者欲作一詩，發明其意，嫌於太褻。要之，此千古之大惑也。登徒子其賢於宋玉乎？

爲之一笑！已而看昨日日記，八十老翁，自比林黛玉，殆亦善言情者。長爪生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彼不知情老不相干也，情自是血氣中生發，無血氣自無情，無情何處見性？宋人意以爲性善情惡，彼不知善惡皆是情，道亦是情，血氣乃是性，食色是情，故魚見鱗施而深潛，鱗施見魚而欲網釣，各用其情也。鱗窺不許，與疥痔七子，皆與情無關，正是事理當然。文人戲言，又足論乎？武氏控鶴，與登徒差似，但控鶴非其配耳，此則武氏之不幸，彼真任性不用情也。說來說去，乃知荀子性惡，賢於孟子性善，孟子只說得習。

十月十七日，戊午，小雪。馮夫及濯九長來，亦言王文映告以官意與民意正反，不知誰爲是也。總非我所宜問，留鮎而去。氣寒可火，有炭無益。

## 民國五年

二月七日，陰。周姬夜歸，自出迎之，未至。還內乃見月。其夜，盜驅三豬去。

八日，陰。傭人皆出追放豚，得之七里外，旋皆入笠矣。云許外孫主謀，盜魚翅者也。

三月十一日，晴。看日記，亦似異書，頗足遣日。胡子靖來，爲錢店求壽文，吾云：吾文有價。胡言：已得彼萬金，可作十文也。笑而許焉。不知比方望溪如何？蔡六弟專人來送菜，未遑見，使已恩恩去，使乎使乎！

四月三日，陰。看報。作李傳，可畢矣。殊無可敘，故反難著筆。喫飯人告假，可省飯二日。

六日，晴。看報。責總統退位者，詞嚴義正，非武力不可解決，但爲國史增幾篇佳文耳！湘鄉稱兵，遣人送防軍北還。又戰局所無，喜多新樣。遣羅童入城，送傳序，并詢純孫歸否？

五月七日，晴。涼。看舊作狀志，頗能動人，吾文定在起衰公之上，以其不敢起「衰」，故反不「衰」！二十五日，晴。曹元弼來，皇皇欲有求，所謂不知世事，余亦樂得吃洞庭枇杷，山東杏子耳。忽忽去。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中學國文補充  
讀本第一集  
古今名人日記選一册

(84822)

每册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汪 復 泉

主編者 丁 毅 王 雲 五

發行人 張 寄 王 雲 五  
長沙 雲 南 正 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 雲 南 正 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版權所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喻飛塵)

九三〇

31122  
#52